

Convolutional Kernel CN Script

-74-A-0

11月15日法兰克福时间20点30分，民主德国广播电视台DDR2直播中……

卡特：**2045年，我们和民主德国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抗欧洲的敌人。**

自那时起，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一直试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改变当前紧绷的局势。

但我们对和平的热爱和无尽的忍耐克制，都被视作懦弱胆小！

我们的底线被一步步侵犯！

妄图推动“罗克萨特主义联盟”成立的背后势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造成新苏联局势的动荡。

我敢确信，这只是一个开端。

“罗克萨特主义联盟”是我们的敌人所组织的一场肮脏血腥的骗局，他们借着给死在2033年的罗克萨特招魂，在民主德国和新苏联中间攫取各自的利益，陷真正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卡特：**他们或许还在隐藏，或许还在酝酿阴谋，或许已经开展行动，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我非常确定，这股势力目前就聚集在法兰克福。

因此，我们将在莫斯科和法兰克福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我郑重地向你们，向所有新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人民保证，我们绝不会损害人民的利益。

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

我呼吁我们相互协作，翻过这悲惨的一页共同前进！

卡特：**新苏联的命运掌握在新苏联人民的手中。**

新苏联的军人时刻为此而准备着。

我们做出的决定将得到执行，我们国家的安全将得到可靠的保障。

我同样相信会得到你们的支持，我相信对新苏联的忠诚将赋予我们无往不利的力量。

法兰克福卫戍团第二警卫团，第77防空大队下属预警雷达站。

夜色将草地和树林染成墨绿，坐落其中的预警雷达宛如巨人仰首，将天线阵列组成的复眼望向天边。

突然，原本平稳的回波频率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雷达监控室内，显示屏幕上出现大量被标注为“未知目标”的红色光点，预警声让监控室的众人瞬间绷紧了神经。

雷达站值守人员A: 报告, 雷达探测到有飞行目标出现, 数量.....非常庞大!

雷达站值守人员B: 这不对劲.....立刻上报情况。

滴滴——

通讯接通。

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这里是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雷达站值守人员A: 这里是第77防空大队下属预警雷达站。

我们发现大量机群出现在东面空域, 距首都防空圈210公里, 向北偏6度, 航向不明。

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请提供目标信息。**

雷达站值守人员A: 雷达回波信号非常杂乱, 可能存在干扰, 我们尝试了呼叫, 但对方没有任何应答。

目前雷达还在捕捉新的目标, 总数在700架以上。

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这边会告知各防空导弹阵地, 开启火控雷达照射目标, 向他们发出警告。在上面下达命令之前, 优先设法驱离他们。**

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保持跟踪, 把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同步提交到空军指挥中心。**

雷达站值守人员A: 是。

几分钟后, 部署在法兰克福东面的防空导弹阵地内, 火控雷达相继开机, 尝试捕捉到天空中飘忽不定的目标信号。

但没过多久, 随着凄厉的尖啸声响起, 藏匿在夜色中的庞然巨影在低空发射了数枚导弹, 而这些导弹以极快速度刺向前方的大地。

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 防空导弹阵地被火海吞没。

阵地上, 未被爆炸波及的值守人员立刻将遇袭的情报发送到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102防空兵: **指挥部! 指挥部! 第102防空导弹阵地遭遇不明目标的袭击! 防空导弹与火控雷达损毁严重, 人员伤亡仍在确认中!**

收到急报的指挥部尚未做出反应, 预警雷达方面的报告紧跟而来。

雷达站值守人员A: **报告! 东面空域的目标集群消失!**

新的一批目标出现在南面空域, 他们.....他们已经突破了首都防空圈!

第77防空大队指挥部: 是电子欺骗……该死!

立刻联络空军指挥部, 我们遭到了入侵, 不明武装正在发动空袭, 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

……白区, 蜂针系统数据中心。

寂静的空气中只有机器单调乏味的嗡鸣声。

就好像不管外界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惊天巨变, 这里始终亘古不变。

Q: ……

在等待的间隙, Q算了算自己进入这里的时间, 揣测着地面世界的现状。

但隔着厚厚的钢筋混凝土, 她什么也感觉不到。

嘀。存储卡上的红光转为绿光, Q拔下存储卡, 从守卫的身边走过。

守卫恭敬地致礼, 目送着Q离开重重戒备的数据中心。

……

穿过空旷的大厅, Q走到通往斯塔西总部的电梯前。

她取出通讯器, 选择内部的加密频道。

K: **法兰克福空袭信息已同步。**

这边等待斯塔西下一步指令。

Q: 经过排查和确认, 法兰克福的防空系统没有生效。

现在防空力量遭到卡特叛军的空军大规模空袭, 但目前尚未发现叛军的地面部队。

K: **这么多轰炸机一点预警都没有吗?**

卫戍团那边难道没有任何的动作?

Q: 卫戍团团长库姆少将正在国防委员会做汇报。

现在国防委员会已通电陆军司令部进入战时状态, 授权边境武装展开护卫行动。

K: **……**

乌尔利赫主席已经启程, 我们正在前往法兰克福的路上。

Q: 好, 我会安排的。

Q结束通讯, 走进电梯。

在静谧的氛围中, 电梯载着Q上升至地面。

大地的震颤渐渐清晰起来, Q知道, 她在一步步走进战场。

天空中……一群鹰鹫般的战机俯视着法兰克福。

当拱卫首都的防空圈被撕开一条裂口之后，大量的引擎咆哮声便开始搅扰夜空，让原本尚处宁静的城市变得躁动起来。

自裂口鱼贯而入的机群中，由第555电子战编队担当其头部，最前端的长机凝视着雷达预设坐标，做好了搭箭上弦的准备。

第555电子战编队长机：接鹰巢命令，各机开始在探测区域外围投放诱饵弹。

收到指示后，众僚机便开启弹舱，各自投放出数枚诱饵弹。

这些诱饵弹被启动后，旋即伪造出战机信号，任由探测区域的电磁波将“敌情”传回至地面雷达站。

很快，远在空中之上，被称为鹰巢的预警机便截获到地面多处雷达频率。

鹰巢：**地面防空雷达型号、辐射参数，以及坐标详情现已同步完毕，各编队开始按计划实施对地打击。**

第676对地攻击编队：**收到。**

在侧身改变航向之前，他们透过座舱盖看到漆黑的地面上腾起耀眼的火光。

同一时间，其他被预先标定的位置也燃起了火光。

第676对地攻击编队：鹰巢，676编队已完成反辐射导弹投放，开始返航。

伴随着陆续传来的爆炸声，所有防空雷达阵地在短短几分钟内便被毁灭。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鹰巢：**各空袭编队注意，这里是鹰巢。**

现在同步法兰克福防空力量部署情报和敌我识别信息编码。

接下来优先摧毁敌空军指挥中心、空军基地、机场跑道、通讯设施、公路、铁路以及桥梁。

鹰巢：**护航编队，现已探明空军备用机场位置，有军事目标正在转移。**

另外，侦查报告显示已有敌机升空对我进行拦截，航向080，击落所有目标，掩护我方空袭单位。

各机编队：**——收到。**

命令发出后，更多战机开始向纵深蔓延。

天空中，战机织成的巨网已将这座美因河畔的明珠笼罩……

此时此刻，整座法兰克福正在燃烧。

-74-A-2

防空警报凄厉地嘶吼着。

呼应它的，是战机轰鸣，与市内频频传来的爆炸声。

奥芬巴赫区一角，携带FIM-92防空导弹的士兵组成小队，紧贴建筑奔行。

队员：队长，我们和其他小队的通信被切断了！

队长：是强电磁干扰。

电子战部队应该正在进行对抗……

队员：我们上次接到消息已经是十分钟前了。

队长：机场和空指已经被破坏，我们失去了制空权。

但是不可以放弃抵抗，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

队长命令全队关闭通讯器，不再让它刺耳的噪音扰乱情绪。

此时，残破的公路旁，各型高炮与防空车正转动炮塔，将30mm机炮打向漆黑的夜空。

其中一些车辆已被摧毁，在滚滚黑烟中燃烧着，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金属残骸。

队长：准备对空反击。

小队成员瞄准空中掠过的一道巨影，在指示器发出连续的哔声后，扣动了扳机。

哧——！

导弹脱离发射筒，在城市上空画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

武器操作员：导弹！6点钟下方！

飞行员：……！

被身后的战友提醒，飞行员急忙打开电子反制系统，让战机转向，同时释放出一组干扰弹。

下一秒，导弹堪堪擦着机翼飞过，留下一道白色尾烟。

飞行员：该死！

从抗过载状态中恢复过来，飞行员狠狠骂了一声。

武器操作员: 好消息! 对方电子战编队信息已被捕获。

武器操作员紧盯着面前的雷达监视器。

上面所标记的, 是正在与他们对抗的法兰克福电子战部队。

武器操作员: 结束这场噩梦吧。

武器操作员点按监视器一侧的按钮, 代表地面电子战部队的光点被牢牢锁定。

武器操作员: 引信解锁.....

空对地导弹, 发射。

机翼之下, 空对地导弹脱离挂架, 刺向前方的黑暗。

不出十秒, 那片黑暗中燃起火光, 与之相应的, 那个光点也从雷达监视器上消失不见了.....

.....公路。

呜呜——

防空警报响彻法兰克福, 最先反应过来的人们立刻试图驾车离开。

仿佛一眨眼的功夫, 出城方向的高速便堵成了一条几乎凝固的动脉血栓, 红色尾灯连成一串。

中年车主: 该死的, 快点走啊!

为什么我要见鬼地再经历一次!

滴——滴——苍茫夜色中, 惶急不安的车主徒劳地拍响车喇叭。

仿佛某种火星掉入汽油堆, 高速上的鸣笛声此起彼伏。

车载收音机:防空.....滋滋.....躲避.....滋滋.....

收音机里的杂音越发大了, 听得人牙根发酸, 很快盖过了人声。

接着, 一种嗡嗡震颤的巨大声音传来, 但非来自收音机——而是漆黑的夜空。

后座的孩子擦去车窗上的水汽, 贴着窗户向外张望, 可呼吸之间车玻璃又附上水雾, 孩子的小脸皱成一团。

孩子: 爸爸, 是什么在响? 我好难受——

中年车主: 是——

嗡嗡——一辆战斗机低空掠过, 巨大的噪音让众人耳朵发痛, 车主甚至看清了机翼下挂载的细长白色导弹!

忽然，城市夜空像打了个闪电，一瞬间炽亮！

砰！！！紧接着一声雷鸣般的爆响，然后是劈里啪啦如同烟花炸开的声音。

后视镜里，法兰克福的夜空在燃烧，巨大的蘑菇状烟雾冉冉升起。

中年车主：完了……完了……快跑！

中年车主满眼惊恐，再看一眼堵得动弹不得的道路，他心一横，将车粗暴地靠边，打开车门抄起孩子，顶着冬季的寒风发足狂奔。

滴滴——其他车辆纷纷按响喇叭，也有人对着车主的背影破口大骂。

但惶恐就像瘟疫般扩散，更多人抛下车辆向城外跑去。

咔！一架飞机右侧机翼被猛烈撞击，化为无数碎片，如同折断右翅的鸟，从数百米的高空疾速旋转着扎向地面——直对那条长长的毛毛虫。

高速公路上的车主们只见一个冒着火光和浓烟的巨大黑影从天而降，破空声越来越大！

路人：啊啊啊啊啊啊啊！！！！

嘭！！！！

巨大火光吞没大地！

坠机点，大火熊熊燃烧。

黑烟滚滚，各种残块和泥土刷拉拉掉落下来。

数百米外，受伤的人们嚎哭着爬出变形的车厢。

年轻妇人：孩子，我的孩子——

满身是血的男人：珍妮！！不！你睁开眼睛啊！！！！

血泊中的青年：救救我！啊啊啊啊我的腿——谁来救救我！！！！

但此刻的世界像一出无声默剧，近乎失聪的伤员们嘶喊着，却听不到外界的声音。

爆炸区域最外围，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艰难地推开车门，手脚并用爬出来，他眉毛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胳膊淌着血。

老人：我在哪儿……弗里切……

老人茫然四顾，逆着车流，踉踉跄跄向城市走去。

更多人从车厢里钻出来，仓惶地扶起家人，没命逃窜。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终止。

RO635: 这个人还活着！快拆车门！

M4 SOPMOD II: 好嘞！我来！

AR-15: 别担心，我们接住你了。

.....

AR-15: 按住伤口，我们把她抬上担架，一、二、三.....

RO635: SOP2, 手脚再轻一点！

M4 SOPMOD II: 喔，知道啦.....

.....

RO635: 坚持住，医疗人形来了，你们会活下来的，坚持住！

.....

.....艾莫号。

太阳照常升起，照亮了烟霾徐徐的法兰克福，和公路上停留的艾莫号。

道路上里还是弥漫着一股血腥气与火药气味，不时响起伤者的呻吟声。

近百位轻伤员或坐或躺，疲惫而茫然地等待着。

AR-18: **法兰克福一直受到电磁干扰，我们架设的埃涅阿斯会议室只能维持格里芬人形之间的通讯，目前无法联系其他人。**

指挥官: 知道了，还有什么消息吗？

AR-18: **经确认，法兰克福国际机场、西郊的军用机场、陶努斯山上的防空导弹阵地均被空袭瘫痪，暂时没有发现新苏联的地面部队。**

另外，格罗斯主席已经发表公共讲话，宣布民主德国进入战争状态。

指挥官咽下杯中冷掉的咖啡，试图让沸腾的杀意一同冷却。

指挥官: 现在城中情况怎么样？居民还好吗？

还有一直隐匿在城区的忤逆和404.....

AR-18: **目前周边居民已经躲入防御工事中，忤逆和404留在安全屋，暂时安全。**

不过，指挥官——

指挥官：怎么了？

AR-18: **艾莫号体型巨大，极有可能被侦察机当作具有威胁的军事目标，您留在艾莫号上风险较高。**

我建议您暂时撤出艾莫号，到安全的防御工事中避险。

指挥官：我不这么认为，法兰克福那么多高价值目标，暂时轮不到我这个小外来户。这次尼梅兰单独外出，机会难得，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溜掉。

AR-18: **.....明白。**

稍后我会拟定几个方案，请您一定重视人身安全。

挂掉通讯，指挥官看向走进来的RO635。

RO635: 指挥官，已经将附近轻伤人员进行了简单治疗，并安排进附近的地下设施。重伤患者.....我们没有足够的药物.....只能等待医院方面的配合。

指挥官：医院那边还有余力接手吗？

RO635: 据我们了解，医院的接收床位已经饱和，正在紧急寻找新的场地以容纳更多患者。但这不是最棘手的问题.....

指挥官：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RO635: 因为空袭，市区内的交通干道，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慌乱的车流堵得死死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出行。

指挥官：警方怎么说？

RO635: 警方联络不上，他们的所有通讯方式都无法联络上。

指挥官：.....

我们能护送患者到医院吗？

RO635: 道路损毁严重，我们也无法使用交通工具。只能由部分人形挨个护送，不过时间并不能保证。

指挥官：尽我们所能！

RO635: 明白。

指挥官: 人形损伤情况如何?

RO635: 目前除了一部分人形部件磨损需要更换零部件, 整体上没有特别重大的损伤。

哦, M99遇到一点小问题——她为钻进变形的车厢救人拆掉了自己的右手臂, 现在已经送到修理室。

指挥官: 修理出问题了? 这些等我们解决这一切再说。

RO635:不是换素体的问题。

RO635沉默了片刻, 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RO635: M99的手臂还有兔子玩偶被一位伤员捡走了, 而这位伤员无论如何要跟着她, 我们只好让他登上艾莫号.....

指挥官:

我来解决这个事。

你继续对接医院, 让AR-15来协助你调度艾莫号相关工作。

RO635: 是。

艾莫号, 待客室。

很快, 指挥官就看到了一位符合RO635描述的伤员。

那是一位老人家, 他头发花白, 身姿笔挺, 大约六七十岁, 左边眉毛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 几乎蔓延到耳朵。

他端正地坐在阶梯上, 双手扣着膝盖, 一条小巧的手臂放在他身侧, 那伤痕累累的仿生手里还捏着一个白色的兔子玩偶。

指挥官: 老人家, 你捡到的东西, 属于我的人形M99, 可以还给我吗?

指挥官在老人身边蹲下, 平视对方。

老人看向指挥官, 神色有些茫然, 仿佛过了很久才听明白指挥官的话。

老人:是我的, 弗里切寄给我的。

指挥官: 你怎么证明呢?

老人: 弗里切给我写了圣诞节贺卡!

希罗姆街12号, 老怀尔德收! 20.....对, 2046年12月25日!

老人家似乎有些糊涂, 茫然了片刻, 又颓丧地低下头。

老人: 不对, 不是我的.....

弗里切说, 兔子送给我的孙子小汉斯, 2岁的小孩会喜欢兔子。

指挥官伸手去拿, 老人却猛然抓住指挥官的手, 不肯相让。

老人: 弗里切在前线保护你们, 你却要抢他孩子的玩具?

指挥官:那我联系弗里切, 还是直接把您送回希罗姆街?

老人沉思着, 眼神渐渐清明。

老人: 弗里切.....已经回家了.....

忽然, 大颗大颗的泪珠沿着他苍老的脸颊流下来。

老人: 那么小的一个小盒子.....

他没有被新苏联打死, 却死在了自己同胞手上.....

老人兀自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

老人: 我还记得, 他出生在2024年的圣诞节, 那么小小的一团.....

后来他也选择参军, 像他老爹我一样保护国家和人民, 他是个好孩子。

可我没照顾好小汉斯, 大轰炸的时候.....我不是个好父亲, 也不是个好爷爷.....

老人抬手胡乱抹去脸上的泪水, 腰背依然笔直, 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显然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老人脸上显出些许赧然。

老人: 对不起, 我又老糊涂了, 还给你。

指挥官:不, 每一位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军人, 都是英雄。

您是老英雄。

老人: 看你的样子, 你也是军人吧?

那个答案哽在嗓子里, 指挥官沉默了片刻。

指挥官: 是的.....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

老人: 谢谢你, 勇敢的年轻人, 如果弗里切还活着, 他一定会和你成为好朋友。

指挥官:我会让人形送你到附近的地下设施, 您能自己行动吗?

老人：……可以，我家就在附近。

老人摩挲了一下自己的膝盖，动了动脚。

老人：谢谢你，虽然你和轰炸我们城市的人一样……都是苏联人。

但我还是谢谢你。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苏联的《士兵之歌》，我希望你也有成为自己国家英雄的一天。

指挥官：……谢谢您。

指挥官拿起M99的手臂，起身离开了。

指挥官：RO，M99的手臂我拿回来了，已经送到修理室。

RO635：辛苦你了，指挥官，和那位老人沟通一定很不容易……

指挥官：……

我要休息一会儿，艾莫号交给你了。

RO635：好的，指挥官。有我在。

艾莫号徐徐行进在空旷的街道，楼宇绵延看不到尽头。

指挥官将自己陷进柔软的沙发，整夜救援造成的疲惫全部涌上来，指挥官怔怔地望着天花板。

指挥官：《士兵之歌》吗？

上次听到这个名字……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

……嘈杂的车厢。

尚且年轻稚嫩的指挥官从送行人群的欢呼中挣脱开，提着行李登上列车。

来到座位前，指挥官发现自己的位置被一个满脸痴迷的男人占据，对方正专注地倾听着座位对面的女人的侃侃而谈。

女人气质飒爽，穿着一身有些陈旧的整洁军装。

啪。指挥官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然后不耐烦地拍了拍男人，示意对方离开自己的位置。

罗曼：哎呀，抱歉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占你位置的。

我是罗曼，看你这身……你也是去学校报到的吧？

指挥官：……

指挥官没有理会，冷淡地点点头，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罗曼尴尬地挠挠头，随后转向了对面的女人。

罗曼：不好意思，刚刚说到哪里了？

??：……说到，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只是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了。

罗曼：哦，是的！您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全面否定我们的敌人。根本不会将他们视作同类，甚至不会把他们当做人类。

??：这是战争中的必然阶段，将敌人“去人性化”，尽情地丑化对方。这样就不会因为杀人而有太多的愧疚感。

但，杀人就是杀人，这一点不会因为什么而改变。

罗曼：您说得对极了！

咚。指挥官皱着眉将水杯重重地放在桌上。

??：看来这位新朋友不喜欢我的观点。

指挥官：……

指挥官依然不理睬，自顾自地看向窗外。

嗡——列车发出几声鸣笛，宣告了发车的信号。

罗曼：车要开了，那我还是先回座位吧。

海琳前辈，一会再来和您继续交流。

海琳：好。

罗曼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逼仄的车厢内总算安静了。

现在指挥官可以清晰地听见列车外送别人群的吵闹声——

哭泣的女人：伊凡！我亲爱的伊凡！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你！

伤心的老人：我的孩子啊……记得多给家里写写信！

哭闹的孩子：爸爸！爸爸！你从车上下来！你下来！

指挥官：……

指挥官烦躁地别开视线，恰好撞上了对面女人的微笑。

海琳：你好，怎么称呼？

指挥官:

海琳: 看起来, 你也没有人来送行。

指挥官:

海琳: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冒昧, 请问你是哑巴吗?

你比划手语的话, 我也能看懂一点。

女人真的比划了起来, 指挥官唰地站起来, 拿着水杯走向了接水处。

.....

指挥官接好了水, 但并不急着回到座位, 而是怅然若失地盯着车窗外急速消逝的风景发呆。

老人: 你好, 可以帮我打开下这个杯子吗?

一个老人拽了拽指挥官的袖子。

老人: 好像是因为里面的热水放冷了, 我拧不开它。

指挥官: 我来帮你。

指挥官轻松拧开了杯子。

指挥官: 你是要接热水, 对吗?

老人: 是的。

指挥官帮老人洗好杯子, 接好了热水, 将盖子拧上, 特意没有拧得太紧。

老人: 谢谢你啊.....

指挥官: 不客气。

老人: 看你的衣服, 是要去军事学校吗?

指挥官: 嗯.....我是今年就读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学生。

老人: 我看见你就想起了我的孩子罗宾.....

指挥官: 罗宾.....也在军事学校就读吗?

老人: 罗宾已经去世了, 他死在了战场上。

三个月前的那场.....

指挥官: 抱歉.....

老人：这不关你的事……哎，他和你一样年轻，在我眼里，还是个孩子的年纪……

指挥官：……

老人突然在随身的布包里摸索了起来。

不一会，她取出了一包干粮塞给指挥官。

指挥官：不，不用了！我只是帮你拧开水杯而已，不用这样！

老人：请你收下！请你……

老人用手帕擦拭掉眼泪。

老人：当初罗宾离开家的时候，我生气他参军的决定，赌气不肯去车站送他。

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要是我当初去了，和他好好告别，就好了……

指挥官：……

老人：你收下吧，就当替罗宾收下了。

指挥官只好接过沉甸甸的干粮。

指挥官：好吧，谢谢你……

老人：不过，你可一定要活着回家啊，你的家人会一直等着你……

指挥官心下黯然，想要告诉对方自己家中无人等候的实情，但最终还是勉强微笑着点了点头。

指挥官：你也要保重身体。

老人：我准备去投奔我的妹妹，她生病了，需要人照顾。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希望能帮上点忙……

指挥官：嗯，祝你一路顺利。

目送着老人慢慢地回到座位，指挥官也端起水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列车驶过春天的平原，朝着远方奔去。

在乏味单调的列车行进声中……

2050年的指挥官渐渐阖上眼睛，陷入混沌的睡梦。

而2050年的新苏联，虽然同样充斥着战火与痛苦，但那时还有希望。

希望就像道路旁的百合花，在春天肆意生长着。

-74-A-4

……轰隆隆！

完全割裂于日常生活的声音响起，连绵的崩塌声，分不清是近处，还是远处。

街道两边面目扭曲的行人发出难以想象的凄厉的叫声，像是落入陷阱的鼠群，惊慌失措地逃窜着。

奈乐只感到世界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

行人：啊啊啊啊啊啊——

行人：救命啊！是轰炸啊！！！！

奈乐：……

一种恍惚的不切实际感，奈乐呆愣愣地站在街边，被横冲直撞的人群碰撞着。

数小时前，她才踏出那座荒废的古堡。

身边的阿玛瑞丝正紧紧抓住她的手臂，甚至抓得有些疼痛。

阿玛瑞丝：来不及进地下掩体了！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现在走在大街上太危险了！

奈乐：……好！

轰隆——轰隆——

爆炸的声响还在持续，阿玛瑞丝劈开人潮，径直冲向路边的一家商店——

阿玛瑞丝：快躲进去！快！

视野剧烈摇晃着，如果不是被阿玛瑞丝拽着，奈乐几乎要被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声音冲撞得站立不稳。

跌跌撞撞地闯入一扇门内，数张惊恐万分的扭曲面孔从视线中一扫而过。

阿玛瑞丝把奈乐塞进了一张厚重结实的木桌下面。

阿玛瑞丝：在里面待着！护好头部！

按照嘱咐，奈乐瑟缩在桌子下方，用双手护住了记载着灵魂和记忆的重要部分。

深呼吸，她闭上了双眼……

轰隆……

隆……

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崩塌声渐渐沉寂，奈乐的心跳也跟着重归平静。

从极具安全感的木桌下钻出，奈乐看见阿玛瑞丝正守在附近。

奈乐：轰炸……停下了？

阿玛瑞丝：暂时是的。

奈乐：为什么会突然有轰炸……

阿玛瑞丝：指挥官同步了情报，法兰克福和莫斯科都遭到了新苏联叛军的突袭。

奈乐，战争来了。

奈乐：……

战争，好像是很遥远的词汇。

但仔细想想，其实从未远离过。

奈乐下意识看看周围，这才发现她们闯入的是一家面包店，店面不大，此刻围绕着面包柜挤满了避难的人群。

店内已是一片狼藉，柔软洁净的面包被践踏得满地都是，面向街边的橱窗玻璃也撕开了数条触目惊心的裂痕。

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响起，面露不安的人们或是尝试建立通讯，或是和身边的人谈论着什么。

路人1：……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都是谁干的？

路人2：不清楚，现在信号差死了，根本上不了网。

路人3：呜呜……我想回家……

受限于店内拥挤的人群，奈乐被挤得靠在阿玛瑞丝身边。

看了看无限逼近零格的信号，奈乐叹了口气，放弃了通讯的念头。

奈乐：阿玛瑞丝，政府有发布什么消息或者指南吗？

比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阿玛瑞丝：只有一些例行公事的通知，让所有群众保持通讯畅通，前往地下防空设施。

奈乐：……

阿玛瑞丝: 我们再观察看看情况, 如果没有继续轰炸的迹象, 我们就去最近的地下防空设施吧。现在任何地面的设施都不够安全。

奈乐: 好, 最近的地下防空设施……是地铁站吗?

阿玛瑞丝: 是的, 附近就是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跑起来的话, 我们暴露在地面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

嘭!

街道上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

嘭嘭嘭!

紧接着一辆失控的燃烧着的车直勾勾冲着面包店而来——

嘭!

在人群的惊叫声中, 失控的车辆在牢牢堵住了面包店的出口后终于停了下来。

路人1: **! 玻璃上都是血! 感觉司机受伤很重!

路人2: ……你们通讯还有信号吗? 联系下警局或者救护车?

路人3: 看下现在路况, 就算能联系也开不进来……要是医疗人形在, 还能抢救一把……

奈乐从木桌下钻出, 快步走到堵住大门的车前, 观察起了受伤司机的状况。

司机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奈乐朝他示意——

奈乐: 您好, 可以告诉我, 您的名字吗?

司机: 啊……啊……

奈乐: **意识模糊, 已经无法清晰地回答问题。**

从奈乐的视角看, 司机看起来没有明显外伤, 但是脸色苍白异常。

奈乐: **不排除有严重外伤的可能。**

奈乐: 阿玛瑞丝, 我需要你把玻璃砸碎, 我看看能不能对司机做些应急处理。

阿玛瑞丝: ……

直接敲烂玻璃把他拖出来吗?

奈乐: 不行, 得慢慢平移 to 地面。

阿玛瑞丝: 他的伤有这么重? 我先进去看看。

阿玛瑞丝率先爬上车，随后拉着奈乐一起。

看见司机胸前的斑斑血迹，奈乐倒吸一口冷气。

奈乐：他有明显的胸部创伤，可能还有肋骨骨折。

移动必须特别小心，但时间很紧，如果不做紧急处理，就算有急救车也撑不到……

阿玛瑞丝：……

我知道了。

阿玛瑞丝小心地敲碎车窗玻璃，爬进副驾驶的位置，来到店面外。

奈乐紧随其后，在阿玛瑞丝的配合下，将司机小心翼翼地抬出车外。

……

司机平躺在街道边，血迹和眼泪模糊了脸，看不清表情是痛苦还是宁静。

司机：我……咕……

奈乐：你先别说话，我需要查看你的伤势。

奈乐轻轻掀开司机的衣服，腹部和胸部都是一团血肉模糊，几根断裂肋骨的截面清晰可见。

奈乐取出了身上的纱布，却不知道该怎么先止住哪里的血。

奈乐：……

阿玛瑞丝：他没救了。

奈乐：一定还能做点什么……

奈乐尽可能为司机做了一些急救措施，从司机身上溢出的血泊漫过了奈乐脚边。

司机：谢……呃……

……

没能说清的语句断在了喉咙里。

阿玛瑞丝：奈乐……

奈乐：……

司机的呼吸停止了。

阿玛瑞丝不忍地为他合上了双眼。

阿玛瑞丝: 他的伤势太重了, 不管你做什么, 他的结局都是如此。

奈乐:

奈乐的双手上染满司机的鲜血, 她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

双手染上的血红像是有了呼吸, 在眼里震颤着。

拉普拉斯: 医学生和连环变态杀手的区别是什么?

小姑娘, 答案是——没有区别。

肾上腺素和内啡肽分泌给她们带来的快感毫无二致。

拉普拉斯:知识即诅咒。

.....天赋即诅咒。

总有一天, 你会承认.....从我这里得到的, 才是你毕生追求的.....

阿玛瑞丝: 现在我们无法处理尸体, 先找出他的身份信息, 尝试从数据库中找出他的家人。

阿玛瑞丝: 不过现在可能因为通讯问题联络不上, 倒是可以先发个邮件。

阿玛瑞丝: 奈乐? 奈乐!

阿玛瑞丝: 你没事吧, 奈乐?

奈乐:

阿玛瑞丝: 奈乐?

奈乐:阿玛瑞丝.....

嗡——新一轮防空警报声响起。

阿玛瑞丝抬头看着惊飞的鸟群。

阿玛瑞丝: 我们先去地铁站。

奈乐:

拽着魂不守舍的奈乐, 阿玛瑞丝朝着最近的地铁站快步走去。

走下混乱的楼梯, 地铁站内的喧嚣和吵闹就像被解开封印的冤魂一样扑向两人。

而奈乐的心中.....却根本听不见地铁站内的嘈杂。

陌生的男人: **恶心的女人, 你怎么不去死!**

陌生的女人：**下地狱去吧害人精！都是因为你，难民才不相信政府！**

陌生的男人：**你是间谍吗？愚蠢的女人滚回你的老家！**

黑暗的情绪爬上她的身躯，犹如爬山虎般紧紧攀附着。

奈乐感觉自己就要融入这昏暗地铁站中的阴翳……

童稚的哭声：哇啊啊啊——妈妈——

愤怒的骂声：**别**挤了！给别人让让位置！**

无奈的抱怨：什么时候轰炸才结束啊？

奈乐：……

阿玛瑞丝：奈乐！来这边。

阿玛瑞丝拉着奈乐挤开人群，来到一处稍显余裕的角落。

阿玛瑞丝：在这里先待着，等有确切的情报再行动。

奈乐，振作一点。

奈乐：……嗯，我没事。

即便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奈乐手上和实验服上沾染的血迹还是有些显眼。

轰隆——！

沉闷的爆炸声，在地铁的通道里回响着。

犹如被困在比笼的蟋蟀，人们只能无助地在黑暗中被迫面对未知的敌人。

童稚的哭声：呜呜……哇啊啊啊……

轰隆！轰隆！

在大地的震颤中，地铁站的照明系统摇曳着，人群惊恐的脸忽明忽暗……

啪嗒——嘭——

年久失修的石膏板天花板和玻璃碎裂开，砸向人群，惊起一片呼喊……

慌乱的喊叫：**地铁站要塌了！！快跑啊！！！！**

凄厉的惨叫：**啊啊啊啊——不要挤！不要挤啊！！！！**

阿玛瑞丝：……

此起彼伏的喊叫构成了地狱中最为黑暗诡谲的一幕。
戛然而止的声音，被淹没的叹息，激烈高昂的尖叫……
无法逃避，只能任由这些绝望的声音钻入脑中。

阿玛瑞丝尽可能护住奈乐躲过这场风波，并挡住了她的视线。
待到轰炸的余波渐渐散去，人群的哭喊渐渐平息为啜泣，阿玛瑞丝才放松戒备。

奈乐：……

阿玛瑞丝：奈乐，短时间内……这场混乱恐怕不会停息。

奈乐：这场轰炸还要持续多久？

阿玛瑞丝：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像三战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询问“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奈乐：……

阿玛瑞丝：我不想给你虚假的希望。
所以……坚持、忍耐、为每一刻活着。

奈乐：……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什么都做不了……

阿玛瑞丝：……战争不因我们而开始，也不会因我们而结束。
我们能够努力的……只有活到下一个黎明。
仅此而已。

奈乐：……
我真的能坚持下去吗？

阿玛瑞丝：……你可以的，奈乐。
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类。

奈乐：……
你撒谎。

阿玛瑞丝：……
好吧，再坚强的人类也是需要进食的，我需要给你找到些食物和水。
你已经超过十二小时没有进食了。

奈乐这才意识到身体的疲乏与饥饿，阿玛瑞丝在一角让她坐下。

阿玛瑞丝：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奈乐：……你不能出事，现在没有任何维修点可以帮你修复身体。

阿玛瑞丝：不要小看战术人形。

奈乐：嗯……

奈乐不放心地看着阿玛瑞丝将物资留给自己。

奈乐：你千万小心。

阿玛瑞丝：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奈乐，你听着——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算别人请求你帮忙，也不可以回答。

奈乐：……

阿玛瑞丝：你就在这里坐着，哪里也不准去，直到我回来，听到了吗？

奈乐：……嗯。

阿玛瑞丝：有什么事情，就用通讯器联系我。

你的通讯器是格里芬特制，能够稳定地联络指挥官。

我刚刚在里面加上了斯塔西专用频道。

不管哪边，都能确保你联络上我。

奈乐：嗯……

阿玛瑞丝快步离开，去寻找一些应急物资。

于是，奈乐有了充足的放空时间。

奈乐：……

现在，奈乐的面前是一双赤红的手，仿佛沾满洗刷不掉的血腥与罪恶。

那是干枯的血迹，不仅仅在手上，也在心里。

奈乐：一旦染上了血……就再也……洗不掉了……

这是罪恶的烙印……

拉普拉斯：……知识即诅咒。

……天赋即诅咒。

奈乐:

拉普拉斯: 总有一天, 你会承认.....从我这里得到的, 才是你毕生追求的.....

奈乐:

这不是.....我要的.....

嘀。嘀嘀。

急促的通讯声打断了奈乐的沉思。

J: **奈乐!**

你和阿玛瑞丝在哪里?

奈乐:我们在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J: **哦, 那就好。**

奈乐: 她帮我去找食物去了。

J: **行。**

.....我本来是想找你说, 格雷的事情, 你以后都别插手了。

你能为她做的, 不能为她做的, 都做了。

以及你那把马卡洛夫, 该还给指挥官。

你是拿手术刀的人, 不要拿枪。

明白吗?

奈乐: 但我手上已经沾满了鲜血。沾染血迹的双手, 真的能洗干净吗?

J: **.....你现在是找不到水源? 找不到水就用酒精洗。**

不对, 酒精在战时也算稀缺资源, 你的个性肯定要留给别人用.....我想想.....

奈乐:

J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奈乐。

J: **.....用最常用的一次性医疗手套吧!**

你看, 这不就干干净净的。

照片上J的手上套着一双一次性医用橡胶手套。

J: **你是医生, 手上有血很正常啊。**

所以嫌脏的话就戴个手套吧。

奈乐:

J: 喂？奈乐？

奈乐:我知道了。

J: 好，那先这样，一会再联系。

J挂断了通讯。

奈乐: 戴上手套能解决问题吗.....

???: 您、您好.....

一声畏缩的问好再次打断了她。

是一个陌生的灰扑扑的女人，她的怀中抱着一个沉睡着的小孩。

???: 我看您穿着白大褂，请问您是医生吗？

奈乐: 我.....

???: 我的孩子一直在发烧，我本来打算今天带她去医院，但是路上碰到了这事.....

她现在烧得昏睡不醒，我很担心，您能不能帮忙看看.....

奈乐:

奈乐的视线落在了她怀中的小孩，圆圆的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甚至手脚开始出现轻微的抽搐。

显然已经到了很危险的阶段。

???:您好？

掌心的红像是烙铁的印记，滚烫灼热，传来清晰深刻的痛苦。

奈乐的耳畔回响着各种从记忆深渊呼啸而来的声音。

挣扎着，犹豫着，苦痛着，恼怒着.....

但是，她抬起头，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奈乐: 您好，我的手有点脏，能帮我从口袋里拿一双医用手套吗？

-74-A-6

民主德国内务部部长办公室。

嘭——

办公室大门被撞开。

办公室内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站了起来。

首席私人秘书: 这里是内务部部长办公室, 请问你们……

话未说完, 一队武装士兵鱼贯而入。

出现在秘书眼前的是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罗密·蕾芬斯塔尔, 以及一位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雨果·埃伯莱因警卫团团团长菲利克斯。

首席私人秘书: ……部长正在开部长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相关会议。

就算是斯塔西……

罗密: 民主德国进入战时状态, 内务安全工作暂时归国家安全部管理。

你作为首席秘书定个会议室, 通知所有下属部长在会议室集合。

我和菲利克斯团长会一起给大家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首席私人秘书: ……不可能……你……

罗密, 你这是叛变!

你背叛了民主德国!

罗密: 很遗憾, 你们部长才是。

既然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话……

罗密拍了拍边上呆若木鸡的副秘书。

罗密: ……现在你顶替他的工作。

通知各部门部长在会议室集合。

副秘书A: ……是。

副秘书B: 我能问下……我们部长出了什么事吗?

罗密: 他出卖了民主德国, 将军方重要情报售卖给了卡特。

将以叛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违反公职人员保密义务罪、违背任务罪等罪名被关押。

副秘书B: ……我知道了。

在几位副秘书的安排下，助理秘书们开始给各部门打通讯。

霍夫曼办公室。

嘀嘀嘀，通讯响起。

霍夫曼搅拌着杯中的咖啡，接起通讯。

费恩·霍夫曼：K探员，时局真是动荡啊，短短几天，我们联系的次数超过了去年一年。

K：.....

“但混乱是向上的阶梯”。

费恩·霍夫曼：K探员还是这么了解我。

K：**如果这就是这通通讯的全部信息量，我要挂断了。**

费恩·霍夫曼：当然不是，最近我们都在为紧要的事情连轴转，总要聊点轻松的话题来舒缓下紧绷的神经。

放下咖啡杯，霍夫曼正襟危坐，整了整陪伴自己熬夜一宿的领带。

费恩·霍夫曼：部长那边有了新的消息。

K：**.....是好消息吗？**

费恩·霍夫曼：嗯，我们已经得到了特警、民防队、人民警察机动队的管理权限。快速反应师师长也已经做出表态，会配合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K：**顺利得简直有些异常了。**

费恩·霍夫曼：乌尔利赫主席那边的动向如何？

K：**乌尔利赫主席已经正式向党内表明立场，会全心全意站在格罗斯主席这边。**

费恩·霍夫曼：很好，你们到哪了？距离法兰克福还有多远？

K：**通讯可能被监听，我不能告诉你具体的坐标，但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

前往法兰克福的路上，不断有人企图刺杀乌尔利赫主席，我们已经处理了6个。

费恩·霍夫曼：都审讯过了吗？

K：**没有给我审讯的机会，他们任务失败后都立刻自杀了。**

费恩·霍夫曼：.....

乌尔利赫主席现在情况怎么样？

K: 她目前没有受伤, 情绪还算稳定, 毕竟这也不是她第一次被刺杀了。

费恩·霍夫曼: 无论如何, 在这场战争结束前, 你们都得赶到法兰克福。

K: 我们会竭尽全力。

……

咔哒。

秘书走进会议室, 将两杯咖啡和茶点放下后, 立刻离开了会议室。

这间装潢豪华的会议室此刻只坐着两个人, 偌大的空间显得寂寥空旷。

其中一人率先打破沉默。

奥贝斯坦: 没想到你会选择这间会议室。

上一次在这里商量事情, 还是恭喜你成为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格罗斯: 我选择这里并不是为了向您宣战。

而是在尽最后的努力来挽回。

统一社会党需要你也需要我。

民主德国也是。

奥贝斯坦: 不必再戴着你这张伪善的面孔了。

格罗斯, 你的野心会真正毁了民主德国。

格罗斯: 而你的野心会毁了全人类。

奥贝斯坦: “遗迹”的力量就在那里, 你用或者不用, 它都始终存在。

地球不会因为人类闭上眼睛就停止自转的。

技术……永远是真正的时代命脉。

格罗斯: 奥贝斯坦前辈, 您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您该看看今天的世界。

奥贝斯坦: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世界是三战的延续。

而在三战, 是我和我的战友们守护了德国。

格罗斯: 是的, 没有人能否认历史, 奥贝斯坦前辈。

格罗斯: 但现在你的眼里只剩下过去, 而没有未来了。

奥贝斯坦: 你根本抵达不了未来。

格罗斯: 这句话应该送给你才对。

遗迹只是工具, 只是获得权力的工具, 而不是用来毁灭全人类的武器。

奥贝斯坦: 我完全同意这句话, 但我们的敌人是谁?

我们的敌人不在遥远的南极, 而在当下。

格罗斯: 我们的敌人并不在当下, 而在你的胸腔, 那里埋藏着一颗苍老的雄心。

奥贝斯坦勃然大怒。

奥贝斯坦: 格罗斯! 你忘了, 过去是谁帮助你走到台前?

格罗斯: 我很感激。

感激你选中了我来做这个傀儡。

格罗斯淡然地望向奥贝斯坦。

格罗斯: 但是奥贝斯坦前辈, 你忘记了。我能做这个傀儡代表着我有入场的资格。

而你, 早已失去这种资格。

奥贝斯坦: 我根本不需要成为傀儡的资格, 我只需要拥有随时更换傀儡的权力。

嘭。厚重的合金门被狠狠甩上, 奥贝斯坦离开了会议室。

这是一场不欢而散的谈话。

亦或是一场宣战。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格罗斯对着首席秘书点点头。

格罗斯: 联络格里芬·莱恩爵士。

首席秘书: 是。

通讯接通后, 首席秘书躬身退出会议室。

爵士: **尊敬的阁下, 想必您已经下好了决心。**

格罗斯: 我们需要未来。

人类也需要未来。

爵士: **只有将火种传递下去, 才有未来。**

格罗斯:

奥贝斯坦, 曾经是最尊敬的领导, 以及同行者。

爵士：**但他活在过去。**

格罗斯抽出办公椅缓缓坐下，目光落在桌上和奥贝斯坦的合影。

格罗斯：他曾是一位优秀的技术官僚，在密不透风的贵族政治里凭借能力脱颖而出。

在三战中力挽狂澜的人，却被一场意外永远困住了——

至今，他仍然走不出那场妻女的意外。

爵士：**人之常情，他老了。**

格罗斯：因为那件事……他背叛了自己的家族。

也背叛了自己的姓氏。

既无法坐在这个位置上，也无法放下。

爵士：**峥嵘一生，到头来，只剩下一副残躯和唯一牵肠挂肚的儿子。**

格罗斯：命运不过是反复重演。

爵士：**……所以您的回复是？**

格罗斯：正如我们需要保存人类的希望。

给奥贝斯坦家族也留一点希望吧。

爵士：**……您的支持就是罗联成立的动力。**

SED办公室。

在白区，对轰炸的感知并不明显。

这里有最高级别的防御措施……以及最昂贵的人命。

有的人，天生命就比别人贵。

这并不是因为他能给别人带来多少福祉，而是因为他能给别人带来多少绝望。

弗雷迪：您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您的身份不能被发现……

尼梅兰：请告诉他，他要输了。

弗雷迪：……这句话我不会转达。

尼梅兰：我知道，但这无所谓。

尼梅兰离开办公室，她要回到自己的地盘。因为那里……她给自己选择了最好的结局。

走进空空如也的实验室，尼梅兰的指尖擦过途经的每一个角落。
平常反反复复看腻的东西，在此刻都让她生出几分眷恋。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尼梅兰似乎松了一口气。

她链接上了加密通讯频道。

尼梅兰：……恭喜您。

威廉：**我知道了。**

冷漠的男声回应后就不再言语。

尼梅兰斟酌几番，最后还是决定直接开口。

尼梅兰：……我有一个请求。

威廉：**嗯？**

尼梅兰：……我想获得真正的死亡。

威廉：**……我已经不需要你了，随你的便。**

尼梅兰：好的，希望这个结局您和露尼西亚小姐都会满意。
而我，会选择安静地去死。

威廉：**……**

威廉挂掉了通讯。尼梅兰一声叹息，着手安排起最后的工作——

尼梅兰：赫柏。

赫柏：**我在。**

尼梅兰：法兰克福的情况怎么样了？

赫柏：**伊阿索之匣已经按照计划布置完毕。**

尼梅兰：全部启动。

赫柏：**提前开始吗？可是轰炸才……**

尼梅兰：就现在。

赫柏：**……我知道了。**

切断和赫柏的通讯后，尼梅兰即刻开启下一个通讯。

尼梅兰: 布拉梅德。

通讯另一头却没有声音传来。

尼梅兰: 还没有解决好那一边吗?

尼梅兰索性留言给了布拉梅德, 叮嘱她接应从阿佛那斯运出的最后一批物资。

接着, 她最后一次打开了蜂针系统。

在自己无比熟悉的地方, 她熟练地操作着, 给了斯提克斯前往白区的权限。

退出当前界面, 打开拉普拉斯遗留的部分, 她将读取的权限共享给了默莉朵。

尼梅兰: 这样.....就清空了所有的工作。

她感到有些恍惚。

清空工作, 这个状态好像从来和她无关。

勾了勾唇角, 她调出奥贝斯坦、卡特等人的档案, 逐个添加进入蜂针系统。

随着新资料的加入, 尼梅兰重新调整了读取权限。

嘀。

突如其来的报错音。

尼梅兰从容地调出后台控制终端开始处理。

嘀、嘀、嘀。

更多的报错, 几乎是迎面扑来。

尼梅兰:

看着失控的空间, 尼梅兰反而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尼梅兰: 终于是到了结束的时刻.....

蜂针系统警鸣大作, 将闯入系统的骇客明细列给了尼梅兰。

但她看也不看, 直接划掉。

盯着空间的尽头, 尼梅兰耐心地等待着。

就好像为了此刻, 她已经等待了一生。

-74-A-8

.....

一切都归零。

见证了尼梅兰的数据被退格键逐个删去。

最后只剩下一片空的世界。

尼梅兰的身躯仿佛化作一片雪花，缓缓地轻轻地从整个世界飘落。

挣扎着从虚识图景中回到现实。

零落的雪花落在了地上。

尼梅兰独自一个人走向盛放培养舱的实验室。

她从那里来，也应该要回到那里去。

尼梅兰：.....

她抚摸着冰冷的培养舱，这诞生她的子宫，也终将成为她的墓穴。

凝视着空无一物，只剩下浑浊液体的培养舱，她尝试着为自己这一生做出一个定义，一个概括。

或者说，可以留在墓碑上的文字。

但她想不出具体的完整的语句，只有一些破败不堪的残缺片段，一些浮光掠影的短暂停留。

尼梅兰：.....

环视身边的一切，回顾短暂的一生，她终于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

她以一个趁手工具的身份诞生，以一个不再具有价值的工具的身份结束。

而工具不配拥有自我，更不配拥有任何所属物。

除了——

和另一个工具的短暂交汇。

浮沉在空白的生命里，尼梅兰突然看见了一瞬而过的色彩。

第一次见到纱那的时候，她被封锁在培养舱内，华丽的服装像是要压垮她瘦小的身躯。

感应尼梅兰站在培养舱边，她转过苍白的脸来。

纱那：.....你是谁？

尼梅兰：我是尼梅兰，我会负责接手你接下来的一切看管事宜。

纱那：妈妈呢？

尼梅兰：拉普拉斯大人有更重要的实验需要跟进，她已经将所有注意事项告诉了我。

纱那: 哦。

纱那漠不关心地转过头去, 凝视着眼前培养舱厚厚的玻璃前板。

尼梅兰: 在下次调整后, 你将走向彻底的完整, 之后就需要进入不限期的休眠。
在你的休眠期, 我也会一直关注着你的情况。

纱那:

尼梅兰: 没有别的疑问的话, 我就先走了。

纱那: 我可以提要求吗?

尼梅兰: 当然。

尼梅兰打开了阿佛那斯的物资配给页面, 准备为纱那提报清单。

纱那: 我想要一朵小雏菊。

尼梅兰: 小雏菊?

纱那: 我总是梦见它.....在梦里, 它是洁白的, 一片一片地开放着。

妈妈和我走在花海里.....

对了, 它的拉丁学名是Bellium minutum L.。

尼梅兰:

阿佛那斯的物资仓库里并没有这项物资。

纱那: 不可以吗?

尼梅兰:

尼梅兰抬头望向培养舱中的纱那, 自己也曾经如她一样, 被困在其中, 好奇地张望外面的世界。
可惜当时, 并没有人愿意解答自己的困惑。

尼梅兰: 我会去找找, 但别抱太大期望。

纱那: 好。

纱那在培养舱中笑了笑, 像是一闪而逝的烟花。

.....

确认没有人在注意自己的动向, 尼梅兰如常打开纱那的培养舱, 记录着各项数据。

在翻看检查培养舱和纱那的连接部件时，尼梅兰的袖子轻抖，将一朵扁平的干花抖落在纱那的手边。

纱那睁开了眼，对上了尼梅兰一如往常没有波澜的眼睛，她轻轻笑了笑，将干花不着声色地收好。

纱那：……谢谢。

尼梅兰不作回应，淡然地完成了记录就转身离开。

……飞行器慢慢起飞。

纱那却站了起来。

尼梅兰：纱那！你干什么？

纱那：我本来，就是地狱的守门人。

我其实离不开这个福音枢椎。

尼梅兰：不——

纱那朝尼梅兰微微一笑。

转身跳了下去。

尼梅兰忍不住往下一捞。

拉住了她的手。

纱那的脸上却带着一丝丝幸福。

纱那：我是谁？

尼梅兰：……你就是你。

纱那：再见，妈妈……

我爱你……

纱那的手松了下去。

唰。

这一次，尼梅兰抓住了纱那的手。

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了纱那，不让她的生命像沙子一样从手中滑落。

她越是用尽力气，越感觉到身体的桎梏加剧，就好像她在紧紧抓住纱那的同时，也有人在紧紧抓住自己。

尼梅兰：……

不用回头，尼梅兰也知道抓住自己的是什么。

它如风，如影，一直跟随在身后伺机而动。

它的名字叫死亡。

现在，它终于牢牢地抓住了自己。

尼梅兰动了动手指，纱那小小的纤细的手好像还被握在手心。

尼梅兰：够了。

这样就够了。

尼梅兰放弃了身体最后的抵抗。

死亡的藤蔓没有了阻碍，势如破竹地沿着尼梅兰的身躯行进。

用痛苦填满每一寸皮肤，用悲哀绞紧每一块骨骼。

尼梅兰：……我本就不应该有所奢求。

身为工具，应该有工具的觉悟。

深深地凝视着培养舱的倒影，尼梅兰只在里面找到一张平淡如水的脸。

没有悲喜，没有苦痛，只有淡漠。

尼梅兰：够了……我不应该有任何的遗憾……

尼梅兰闭上了双眼，坦然迎接无止尽的黑暗。

一支攻击机编队在空中盘旋，从座舱向下看，遭受长时间轰炸的法兰克福已是一片混乱。

先前被他们重点攻击的目标设施仍在燃烧，战机引擎声穿过云层直达地面。

作为飞临法兰克福上空的回应，潜伏在城市中的幸存防空车向他们发出怒吼。

破片弹在三千米的空中炸开一朵朵黑灰色的烟花，但对处于更高空域的编队来说毫无威胁。

相反地，编队也因此确认了他们已来到了法兰克福地面部队拼命防守的区域——

长机：鹰巢，地面战备公路关键段已进入射程，准备开始攻击。

鹰巢：**允许攻击。**

长机：收到，开始下降。

僚机：**收到。**

沟通很快达成了一致，编队开始次序下降。

襟翼打开后，各机开始向目标道路俯冲。

轰——！

随着剧烈的爆炸，火光连城一线绽开，滚滚黑烟直冲天际。

长机：报告鹰巢，轰炸完成，毁伤效果已达预期，敌方战机已无迫降可能。

鹰巢：**鹰巢收到，请返航。**

编队重新爬升，途中，僚机又向地面瞥了一眼。

燃烧的火光在公路上蜿蜒出一条巨长的火龙，静静地趴在美因河上。

在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地下防御工事内，法兰克福卫戍团第一警卫团仍在勉强运转着。

所有人都期盼着地面能够传来一点好消息，可他们等来的只有不断被转入地下掩体的伤员，和武器装备损失殆尽的噩耗。

通讯员：**最新情报，A66高速西段公路被敌方摧毁。**

警卫团成员：我们需要援助……

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一把武器，一枚弹药，还有最重要的兵员。

没有这些话，我们就只能向上帝祈祷了。

……

鸣——防空警报再一次响彻法兰克福的夜空。

法兰克福区，SOP2提着一副担架匆匆进入黑暗狭窄的楼道，尘土火药味和血腥气扑面而来。

SOP2来到三楼，楼板已经塌下来，头顶就是黑漆漆的天空，她走进一处“房间”，听到了指挥官的声音。

指挥官：里面还有多少人？

废墟里的老人：蒂娜在我身边……

指挥官：你和一个压在这儿的的孩子，对吗？有受伤吗？

废墟里的老人：有……但我不知道……她受了多重的伤……先……先救她……

指挥官：……

谁给我一块木板！还有绷带！

M4 SOPMOD II：指挥官！我也来帮忙了！

SPAS-12举着照明灯，向下压了压，试图在垮塌的楼板中为指挥官提供更好的视野。

SOP2放下担架，跳进废墟里扒出一块还算完好的木板——可能来自某个橱柜，然后和绷带一并塞给指挥官。

满脸血污的儿童：……奶奶！奶奶！

指挥官先目测了下儿童的伤势，头部有多处外伤，但胳膊的伤势最为严重。

小心将儿童的胳膊做了简单包扎，指挥官示意SOP2将木板放入。

指挥官：好，胳膊包扎好了！现在，我要把木板垫在你身下，然后把你拖出来。

不要害怕，你会没事的！相信我！

满脸血污的儿童：……

孩子惊恐地盯着指挥官和众人形。

M4 SOPMOD II：别害怕啦，我们都是好人哦！

AR-15：指挥官，我们等你指令。

指挥官：好，现在我数一二三，注意力度！

M4 SOPMOD II：没问题！

指挥官：来，一、二、三——

满脸血污的儿童：奶奶！！！！

滋——木板摩擦着地面的混凝土渣发出滋滋摩擦声，孩子终于从废墟下脱身。

指挥官：除了右臂没有明显外伤，腿骨……可能要等以后了。

SOP2，先送她上车，等我们下来。

M4 SOPMOD II：好！我马上去！

SOP2放平担架，和一旁待命的SPAS-12一起抬着孩子出去了。

来不及松口气，也顾不得碎屑硌得膝盖生疼，指挥官再次跪伏在地，探着身子查看被困在废墟更深处的老人。

那是一间——如果还可以被称之为卧室的地方，老人被困在墙角狭小的空间里，而中间的床铺被巨大的水泥块砸中，渗出一滩血迹。

窗外的防空警报声停了，城市忽然陷入一种令人颤栗的寂静。

指挥官：……

一只满是灰尘和褶皱的手从狭窄缝隙里伸出，徒劳地想抓住什么。

废墟里的老人：……帮帮我……我还不死……

手电筒的照射下，老人浑浊的眼睛闪着泪光，盛满来自人类本能的求生欲。

指挥官：……我会的。

指挥官从倾斜的楼板中后退了一点，忽然舌尖舔到一点甜味，这才发现自己的嘴唇干裂出血。

城市西边忽然传来鞭炮般的声响，劈里啪啦的。

天空中偶尔有一团亮光爆开，但相比于昨日，频率已经低了许多。

AR-15：……空袭又开始了，指挥官，我们得抓紧时间！

废墟里的老人：……我们会被炸死吗？

指挥官不敢轻易地承诺。

但也不想断绝老人的希望。

指挥官：想想你的蒂娜，她受了伤，在医院里需要你的照顾。

废墟里的老人笑了笑，但好像哪里受了伤，有些痛苦地想要闭上眼睛。

察觉到老人的沉默，指挥官警觉地举起手电筒。

指挥官：不要睡！睁开眼睛！

嘀嘀嘀，AR-15忽然收到AR-18的通讯。

AR-18：**指挥官，敌军开始新一轮的轰炸了，势态紧急，请立刻躲入地下掩体。**

指挥官：……

AR-18：**指挥官，请以自身安危为最高优先级！**

指挥官：还有多久到？！

AR-18：**无法估计，随时。**

指挥官：……

AR-15：指挥官！先撤退吧！

得保住你的安全，才能救更多的人！

指挥官：……不行。

不能放弃她，快动手！

10分钟后，夜空里已经充斥着不详的嗡鸣，在曳光弹照亮的片刻，隐约可以见高空中飞过的黑影。爆炸声像不停息的烟花，忽远忽近。

SPAS-12：拖出来了，小心——

指挥官：她的情况怎么样？

AR-15：指挥官，她在大量失血！

刚才她的伤口可能被压住了，现在一挪动就……

指挥官低头，发现老人的大腿上有一处冒血的伤口，而老人的嘴唇和脸颊已经苍白得毫无血色。

废墟里的老人：救救……我……

指挥官：快带她上车！

人形将指挥官护在中间，大家一起向着救援车狂奔。

指挥官：上车，快走！

满目疮痍的街道，救援车努力向着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开去。

……

战斗机群飞过法兰克福上空，机腹打开，抛下一枚枚柱状物。

这些物体穿透稀薄的云层，向着法兰克福坠落。

指挥官：快，再快点——

AR-15：我知道！

油门已经踩到底，街道尽头的地下停车场就在眼前。

天空中有什么东西在下坠……

指挥官：是炸弹？来不及了！

指挥官的心沉到了谷底。

哧——AR-15踩下刹车。

砰！！物体在空中裂开！

AR-15：指挥官！

指挥官：……！

AR-15扑向副驾，试图用身体挡住即将到来的冲击波。

指挥官：……

但爆炸和火焰并未如预想般扑来，漫长的几秒钟后，AR-15支起身体，指挥官也迷茫地看向窗外。

AR-15：指挥官，我们还活着。

滋滋——路边的电线杆上冒出电火花。

砰啾！电火花炸开，继而燃起火焰。

逃出生天的喜悦立刻被更大的恐惧和愤怒驱离，指挥官的笑容再一次消失了。

指挥官：是石墨炸弹！

啪——街边的路灯也黯了下去，整条街道陷入了黑暗。

滴滴滴，通讯响起，AR-15立刻接通。

RO635：**指挥官，法兰克福区一处居民点受到轰炸，至少十人被困，正在请求救援。**

指挥官：……派人了吗？

RO635：**除了留守艾莫号的必要力量，所有小队和车辆都已派出，指挥官，我们没有更多人力了……**

指挥官：警察局和救援队那边呢？

RO635：**已同步救助信息，但……**

指挥官明白RO635未说完的话，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警察局、救援队，或者其他自发的救援力量，都只是杯水车薪。

指挥官：救援小队回来之后，你重新整编队伍。

RO，我们得立刻检查东郊的所有主要出城公路，记得和AR-18同步数据。

RO635：**收到，指挥官，我立刻安排。**

你们那边有人形受伤吗，是否需要援助？

指挥官：……

RO635：**指挥官？**

指挥官：我没事。

RO635: **可是您的语气听上去.....很痛苦.....**

您受伤了吗？

指挥官:

刚才敌军投下了石墨炸弹。

RO, 法兰克福的电网完了。

没有电的现代城市不过是一座水泥坟墓。

RO635: **.....**

指挥官痛苦地闭上眼睛。

指挥官: 每当我觉得自己能改变一点什么的时候, 现实就会给我重重一击。

六百万人的灾难, 六百万人.....

RO635: **指挥官, 您已经做了很多!**

光是您组织的救援队就已经救出了上百人, 而受您启发组建起来的救援队更是无法统计!

在这场无人能阻止的灾难里, 您已经给了太多人希望.....

指挥官: 还不够.....只是这样的话, 还不够.....

所有人都不知道法兰克福要撑多久, 然而每时每刻都有坏消息传来, 如果说以前都是局部战役, 那么现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针对平民的灾难。

指挥官: 至少.....至少应该维护一条可以让平民离开法兰克福的通道。

RO635: **没有什么比我们来做这件事更方便了, 指挥官。**

我会重新集结人形, 做出一个初步的规划。

指挥官: 好。

RO635: **指挥官, 也请您保重身体。**

挂断通讯后, 指挥官看了一眼后视镜, 满脸血污的孩子瑟缩在平床上, 畏惧地看着对面持枪而坐的人形。

SOP2看着她, 牵动自己的嘴角, 试图露出一个友好笑容。

M4 SOPMOD II: 你好哇, 嘿嘿~

满脸血污的儿童:

M4 SOPMOD II: 来, 你看我, 给你表演个绝活!

SOP2动手扮了个鬼脸, 对面的孩子不负众望地大哭起来。

满脸血污的儿童: 呜哇.....

M4 SOPMOD II: 诶, 你怎么还哭起来了?!

不对啊, 这招我每次用在15身上都很管用的.....

满脸血污的儿童: 呜哇哇哇.....!

AR-15: SOP2, 你最好快点把她哄好, 不然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给她当球踢!

M4 SOPMOD II: 知道了, 知道了!

M4 SOPMOD II: 啊, 我还有一招杀手锏!

SOP2拿出一罐牛肉罐头递给小女孩。

M4 SOPMOD II: 来, 给你这个, 这可是好东西!

满脸血污的儿童: 呜.....

见小女孩的哭声有减弱的趋势, SOP2赶紧讨好般拉开罐头递上去。

牛肉的香气瞬间溢满了整个空间。

牛肉罐头.....普普通通的军需物资。

却勾起了指挥官某份尘封已久的回忆。

.....

咔哒。对面的女人打开了一个牛肉罐头, 刹那间, 牛肉的香气散布在了整个车厢内。

指挥官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拼命将视线扎在窗外的风景里。

海琳: 嘿, 哑巴小孩, 等下晚饭吃什么?

对面的家伙偏偏在这时纠缠上来。

指挥官:

海琳: 你要是叫我一声姐姐的话, 这牛肉罐头我可以给你吃一口。

指挥官:

固执地看着窗外被拉扯成一片片单一色块的风景, 指挥官拼命无视着钻入鼻中的香气。

列车似乎在减速了。

海琳: 列车马上要到站了, 注意看好你的财物, 小孩。

停车的这段时间可是盗贼们的狂欢派对。

像是为了印证海琳的话, 两个男人走进车厢, 脸上流露着压抑不住的欣喜之情。

男人1: 这次赚大发了!

男人2: 谁能想到那个老女人居然会带这么多钱上车!

男人1: 哼哼, 这还得多亏我的演技, 套了几句话就把我当成她去世的儿子照顾。

男人2: 哈哈哈哈哈, 幸好她那倒霉儿子死了, 不然还轮不到我们骗她。

指挥官的怒火暴涨, 刚刚在接水处哭泣的老人的脸浮现在眼前。

顾不上考量对方有几个人, 身型是否魁梧, 指挥官唰地站起来, 拦住了两个男人。

指挥官: 站住。

男人1: 干什么啊你?!

指挥官: 把钱还回去!

男人2: 凭什么啊?! 老子凭本事偷的, 你哪来的?

指挥官抡起拳头冲上去, 但对方显然经验更为丰富。

三拳两脚间, 指挥官已经被一人架住, 另一人狠狠地招呼了上来。

男人1: 差不多得了, 马上要停站了。

男人2: 让你多管闲事!

指挥官:

余光里, 车厢内的乘客惊恐地看向自己, 但无一人敢站起来。

指挥官心下一凉, 不忍想象老人的心情。

咚——

蓦地一声巨响, 其中一个男人被利落地过肩摔给摔飞在了地上, 倒地不醒。

男人2: 你!

剩下的男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扫倒在了地上, 一脚踹在了下巴上晕厥过去。

指挥官:

海琳: 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偷的钱找出来啊。

指挥官从小偷身上翻出了偷走的财物, 海琳已经叫来了乘警。

被偷走财物的老人赶来, 对着海琳千恩万谢。

海琳: 谢我干什么? 都是这个小孩做的。

老人: 啊, 又遇见你了, 谢谢你啊! 你真是个好孩子!

指挥官:不客气。

老人感激涕零地跟着乘警下了车。

列车再度出发, 透过窗玻璃, 指挥官看见老人依依不舍地停留在站台上, 对着自己挥手。

老人: 谢谢你! 祝你平安回家!

指挥官:

随着列车远离站台, 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 最后彻底消失在了地平线。

哒。

一个小盒被放在了面前。

海琳: 原来你不是哑巴嘛, 看起来冷冰冰的, 没想到还是个热心肠。

来吧, 这个牛肉罐头送你, 作为对你见义勇为的嘉奖!

指挥官倔强地别过头去。

指挥官: 牛肉罐头?

我才不要吃这个!

海琳: 怎么这样! 这可是战时硬通货!

指挥官: 看着就很难吃。

海琳: 啧。

对方摇了摇手指, 把打开的罐头重新推到指挥官面前。

香气扑鼻的牛肉, 快要把指挥官最后的倔强融化。

海琳: 等你上战场就知道, 能吃到牛肉罐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指挥官: 又开始倚老卖老了。

海琳: 哈哈, 你这小孩, 牛肉罐头我可不是白给的。

等你以后得到了第一个牛肉罐头, 可是要还我的!

指挥官: 啧, 还就还! 一个罐头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74-A-10

.....DDR2电视台, 采编部办公室。

夏朵利兹匆忙跑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开始利落地收拾外出采访的装备。

平常热闹喧嚣的空间, 现在却安静得让人有些不适应。

广播: **.....请所有员工立刻前往地下停车场避难!**

再重复一遍, 请所有员工停下手里的工作, 不要携带任何行李, 立刻前往.....

夏朵利兹对刺耳的广播声充耳不闻, 依旧低头自顾自地收拾着。

嘀嘀, 急促的通讯反复响起。

夏朵利兹: 这里是DDR2台记者夏朵利兹。

奥西茨基: **你在哪里? 怎么还不来停车场?!**

夏朵利兹:

奥西茨基: **我们采编部就差你了! 不要在这个时候玩特立独行!**

夏朵利兹: 我接到消息, A5公路被轰炸了, 我要去现场采访。

奥西茨基: **你疯了吗?! 现在还在轰炸!**

夏朵利兹: 我知道。

奥西茨基: **你只是民生新闻的记者, 不是战地记者!**

别发疯了, 赶紧下来!

夏朵利兹: 我还在收拾装备, 顺便帮我问下法尔克, 我找不到我的麦克风了, 可不可以借下他的。

奥西茨基: **你! 我们办公室也不安全, 你又不是不知道, 电视台向来是轰炸目标的前几名!**

夏朵利兹: 好吧, 我就当法尔克同意了, 还有别的事吗?

奥西茨基：哎哟，你真是……

我就说当初你为什么 要申请从柏林台调到这里，原来你是真的脑子有问题啊！

夏朵利兹冷淡地挂断通讯，扛起摄像机和麦克风走向办公室外。

咚——恰好撞上返回的法尔克。

法尔克：夏朵利兹？！

夏朵利兹：正好，法尔克，借用下你的麦克风。

法尔克：你要去哪里？

夏朵利兹：A5公路出采访。

法尔克：外面的轰炸还没停！你现在去太危险了！

夏朵利兹：……

夏朵利兹冷漠地和法尔克擦肩而过。

法尔克匆匆拿上自己的包追上来。

法尔克：你根本不明白你在做什么！

我曾经做过战地记者，那种残酷不是普通人能面对的！

夏朵利兹：……

法尔克：我最后一次的战地采访对象，是一对刚刚找到失散丈夫下落的女士和她的孩子。

我现在还记得那段采访录像里，女士和孩子都笑得很开心，虽然他们的房子在半小时前被空袭摧毁，但起码，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夏朵利兹：……

法尔克：我目送着他们离开，女士背负着行李在后面慢慢地走，孩子抢先登上了大巴。

然后，轰地一声，大巴爆炸了……那个孩子连一点渣都不剩……

法尔克再次尝试抓住了夏朵利兹。

法尔克：你知道吗？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风雨，是余生都不会停歇的连绵阴雨。

那位女士的一生都将在恸哭的泪雨中行走……

夏朵利兹，就算你再怎么想立功，也不要在这种时候……

法尔克跑到夏朵利兹面前才看见，对方早已泪流满面。

夏朵利兹: 立功?我从来就不想要那种东西。

法尔克:那你为什么?

夏朵利兹: 亲人离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很清楚。

法尔克: 抱歉.....

夏朵利兹擦去泪水,露出坚毅冷漠的脸。

夏朵利兹: 我有一个弟弟,他为了追寻真相走进了普通人不会相信的血淋淋的世界。他死在了那里,永远不会回来了。

法尔克:

嘭。夏朵利兹踹开了安全通道的大门。

夏朵利兹: 我要代替他,继续看清这个血淋淋的世界。

.....罗密办公室。

霍夫曼将几沓资料递给罗密。

费恩·霍夫曼: 我拿到了一周内卫戍团的所有人员出入记录。

这一份是他们提交的版本,这一份是系统后台记录的备份版本。

罗密:

罗密翻了翻,在一些部门上着重画了圈标记。

罗密: 把具体隐藏的人员清单列出来,还有被他们抹消的具体出入记录也一并还原。

费恩·霍夫曼: 是。

罗密: 你能拿到他们武装物资出入库的清单吗?

费恩·霍夫曼: 没问题,卫戍团里有不少远视的年轻人愿意为您效力。

罗密: 好,拿到之后整理成册,提交给国务委员会。

费恩·霍夫曼: 需要附加什么指控吗?

罗密: 着重标出和空袭有关的数据。

费恩·霍夫曼: 明白了,和叛军勾结,参与法兰克福空袭,叛国.....

罗密: 你已经清楚要怎么写了。

罗密将两份文档放到一边，翻阅起第三份。

费恩·霍夫曼：这是多方的情报汇总。

根据我们的线人以及军方的观察，苏联方向没有运输机起飞。

罗密：看来卡特已被逼入绝境，只能孤军作战。

费恩·霍夫曼：起码这场空袭很快就会平息了。

罗密：戎马一生的老兵至少值得尊敬。

另一位呢？

费恩·霍夫曼：党内已经组织投票准备罢免奥贝斯坦的党内职务及工作。

罗密：嗯。

费恩·霍夫曼：至于施魏因施泰格将军……

罗密：……那件事很快就不会是秘密了。

费恩·霍夫曼：我的意思是，可以趁这次机会……

罗密：……将军的事情至关重要，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费恩·霍夫曼：明白。

罗密：我要再次强调，我们只是割除腐肉，而不是断臂求生。

费恩·霍夫曼：……收到。

罗密放下文件，端起咖啡啜饮几口，静静地沉思着。

明明收到的都是足以让人雀跃的好消息，但罗密的脸上却依旧流淌着平静。

罗密：对了，Q那边怎么样了？

……SED办公室。

咔嚓。咔嚓。警员认真拍摄着现场的痕迹。

像纸片一样被轻松撕裂的家具，淋漓不尽的呈现出死者生前挣扎的血滴。以及圆睁着残留最后一丝情感的双眼，胸口却不会再有起伏的奥贝斯坦。

Q拉开警戒带进入现场，即便是她，在看见奥贝斯坦的尸体时也忍不住皱了皱眉。

更别提年轻的警员，在初次见到如此骇人的死状时，早已吐得昏天黑地了。

Q:

有什么线索吗？

警员: 死亡时间大概在3个小时前。

凶器应该为某种尖锐的金属, 致命伤是对头部的贯穿, 除此以外死者身上还有多处贯穿伤、撕裂伤口。

具体伤情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Q: 凶手的身份确认了吗？

警员: 办公室内的监控被全部破坏, 正在调取外面街道的, 但希望也不大。

唯一目击者是死者的首席秘书弗雷迪, 但他被吓得精神失常, 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是一直在重复“变成蜘蛛的女人”什么的.....

Q: 好, 我知道了。

警员: 其余暂时没有什么有效情报了。

Q: 辛苦了。

警员离开, 留下Q站在奥贝斯坦的尸体旁边,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双浑浊的眼睛。

Q: 部长, 奥贝斯坦死了。

确认是本人, 确认已经死亡。

罗密: **.....死了？**

Q: 嗯, 像是帕拉蒂斯的手脚。

罗密: **通知他的家属了吗？**

Q: 奥贝斯坦唯一直系亲属无法联系上。

罗密: **那就以党内的名义给他办个简单的葬礼。**

Q: 是。

结束通讯, Q转身离开办公室。

或许连奥贝斯坦都不会预想到, 人生最后一次被人群包围、被闪光灯狂轰乱炸的时刻竟然是自己死亡的时刻。

.....一段紧急录像在各个频道中统一播出。

因为讯号的不稳定, 时不时出现杂音干扰。

沉痛的声音：**这里是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部长会议的消息。**

在极大的悲痛中，致民主德国全体人民——

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科技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统一社会党副书记鲁道夫·冯·奥贝斯坦和民主德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秘书海因里希·施魏因施泰格均因遭到暗杀去世。

作为取得辉煌成就的领导者，他们将永远活在全体德国人民的心中。

沉痛的声音：**我们已查出暗杀的背后主谋，曾任新苏联陆军总参谋部成员、集团军参谋长少将卡特·彼得诺维奇·诺伊施塔特，也正是此次法兰克福空袭的发起者。**

他妄图以暴力杀害我们的人民，破坏我们的内部团结，但我们绝不会屈服！

在此危难之际，我们和新苏联的领导层交换了信息，并得到了新苏联肯定的回应——

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和真正的民心团结在一起。

……

滴滴。

孤零零的通讯声在黑暗中响起。

露尼西亚：……

威廉：**姐姐，喜欢我给你的礼物吗？**

露尼西亚：……这里，就是你选择的祭坛？

威廉：**是我们共同选择的祭坛，当年没能完成的遗憾，现在终于可以重启了。**

露尼西亚：……全部的人都会死吗？

威廉：**除了登上诺亚方舟的幸运儿。**

-74-A-12

……法兰克福，配电站。

数名工作人员忙碌地奔波在各个房间，通讯声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

工作人员：组长，我们接到多起供电问题反馈……

组长：我知道，优先解决医院那边的能源问题，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工作人员：现在外面交通瘫痪，通讯信号也不稳定，出发支援各个医院的小组现在都还没到达现场。

组长：……

看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组长叹了口气，正想交手下下的时候，他注意到对方惊讶地张大了嘴。没等到他来得及问出什么——

轰！！

组长浑身是血地爬到通讯器面前，用最后的气力发出呼喊。

组长：呼叫支援……埃施博恩区-埃特姆配电站遭到袭击，请求支援！

重复一遍，埃……

喉头涌出的热血淹没了剩余的话语，组长倒在了通讯器前。

他没能听见，对面自始至终都是忙音。

……配电站附近。

空气中弥漫着燃烧的浓烟，不时有小型的爆炸和坍塌在眼前的建筑残骸上进行着。

夏朵利兹别好麦克风，整理了下因为奔波而凌乱的头发，在走向配电站前，她望向扛着摄像机的法尔克。

夏朵利兹：你真的不必跟着我来的，我可以使使用支架来完成拍摄。

法尔克：这是我自己的意愿。

不用再多说了，赶紧开始吧，我们还有很多个点要去。

夏朵利兹：……

面对固执的同事，夏朵利兹点点头，走向燃烧着的建筑。

确认站位无误后，法尔克对她比出了完成手势。

夏朵利兹：**这里是DDR2台记者夏朵利兹，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埃施博恩区-埃特姆配电站前。**

因为在最新一次空袭里遭到导弹命中，配电站现在已经停止运行。

据逃出配电站的工作人员所说，配电站内部早已化作一片火海，暂时无法得知具体修复时间。

另外，北冰洋1号输油管道和多处重要干道都遭到空袭破坏，欧罗巴塔也被炸毁，目前法兰克福市区的电力、能源供应以及通讯都陷入瘫痪状态。

目前配电站有多名工作人员伤亡，这里急需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的援助！

轰隆——摇摇欲坠的建筑轰然倒下。

夏朵利兹稍微瑟缩了下，但没有离开原地，她坚定地看向镜头。

夏朵利兹：**战争给了法兰克福太多的摧残，战火蔓延到每一位平民的身上。死亡和悲剧再一次离我们如此之近。**

.....斯塔西特殊通讯频道。

费恩·霍夫曼：**现在进行斯塔西远程会议.....
请签到。**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A：**沃夫冈签到。
十九部、二十部、E组待命中。**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B：**洛特签到。
一部、二十二部、协调管理总局待命中。**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C：**迪特签到。
三部、二十六部、总装备部待命中。**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D：**海德薇签到。
对外情报局、境外行动局、侦查总局待命中。**

Q：**娜塔莎签到。
十二部、十三部、秘密行动局待命中。**

费恩·霍夫曼：**同步情报。**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A：**陆军防空部队已接到国防委员会调令。
正准备进入法兰克福，在全力彻查叛乱分子空军所在位置。**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C：**第十装甲师已准备进入法兰克福。**

Q：**确认此前编号为EDDF等一系列武器的正式名称为【伊阿索之匣】。
目前存量主要集中在法兰克福、柏林以及莫斯科。**

费恩·霍夫曼：**.....收到。现在我需要一份名单。
以一部的名义提供给国务委员会。**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B：**洛特收到。
军事反间谍部的记录已上传。
现在授权费恩、娜塔莎查询、编辑权限。**

费恩·霍夫曼: 权限确认。

情报分析评估中心现在进度如何？

Q: 十二部已完成蜂针系统备份。

十三部正在处理隐藏的管理权限和加密信息。

距离第一次测试还需要大约十五天的时间。

费恩·霍夫曼: 伊阿索之匣的事情交给秘密行动局的特工解决。

任务目标是让一部名单和伊阿索之匣的情报完全对应上。

Q: 秘密行动局收到。

已确认军事反间谍部的记录权限, 按照过往完成度, 我们会保证60%以上的重合率。

费恩·霍夫曼: 可以, 剩余的部分交给对外情报局。

这部分的名单由秘密行动局提供。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D: 对外情报局收到。

我们会确保政治侦查和军事侦查的数据精准同步。

Q: 秘密行动局收到。

.....

斯塔西特殊通讯频道关闭。

.....法兰克福, 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轰炸仍在继续, 沉闷的轰鸣像是永远不会停下。

怀中的汉娜在高烧中昏昏沉沉, 摸了摸她的额头, 甚至有些烫手。

波林焦虑地咬着嘴唇, 出门匆忙, 她的包里仅有自己和孩子的身份证明和一些钞票。

视线在身边同样黯淡的人群中间徘徊着, 她渴望找到被救赎的希望——

直到她在角落里, 看见一抹白色。从黯淡中突出的白色。

波林: 您、您好.....

顾不上太多, 她抱起汉娜快步走到身着白大褂的女人面前。

波林: 我看您穿着白大褂, 请问您是医生吗？

???: 我.....

波林: 我的孩子一直在发烧, 我本来打算今天带她去医院, 但是路上碰到了这事.....

她现在烧得昏睡不醒, 我很担心, 您能不能帮忙看看.....

???:.....

女人抬起头，那是一张疲惫的脸。

她犹豫地看了看自己，和怀中汉娜的脸，然后又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波林的焦虑在猛烈地翻涌着。

波林:您好？

女人避开了她的眼神，嘴唇嗫嚅着，像是准备说些什么——

轰隆.....

又是一阵沉闷的炮声。

???: 您好，我的手有点脏，能帮我从口袋里拿一双医用手套吗？

见对方的态度松和，波林赶紧将汉娜塞给对方。

然后替眼前的女孩从口袋里拿出了她想要的东西。

波林: 医生，您怎么称呼？

奈乐:您叫我奈乐就好。

波林: 我叫波林，谢谢您，奈乐医生！

请帮我看看汉娜吧！

我总感觉她的情况有些危险了.....

奈乐医生用手背量了量汉娜额头的温度，随后立刻打开随身的包，找出水和毛巾，尝试给汉娜降温。

波林: 奈乐医生，您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奈乐:孩子叫汉娜对吗？麻烦您告诉我下汉娜的年龄，过敏情况，还有发烧的相关描述。

波林: 汉娜4岁半了，没有过敏的东西。

发烧是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的，在家测过一次温度，38.5度。

本来出门的时候还能自己走，轰炸发生时我们跑了一阵，她之后就开始昏睡了.....

奈乐: 是昏睡还是失去意识？

波林: 我不确定.....

奈乐: 吃过退烧药了吗？

波林: 没有.....

奈乐: 那么我需要你找找看有没有人身上携带了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
然后还需要大量的冷水给汉娜降温。
这些东西也许地铁站内的医务室会有。

波林: 好! 我去问问。

波林立刻走向附近的人群。

奈乐将自己的毛巾用阿玛瑞丝留下的矿泉水浸湿, 搭在汉娜的额头上。

然后尽可能轻柔地, 奈乐将汉娜的身体保持侧躺, 确保突发呕吐不会堵住她的呼吸道。

汉娜:妈妈.....

奈乐: 妈妈去帮你找药了, 汉娜, 你再坚持一下。

汉娜: 你.....是谁.....

奈乐: 我.....

汉娜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

汉娜: 医生姐姐.....

奈乐:嗯,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汉娜: 晕乎乎.....睡觉.....

奈乐: 肚子舒服吗? 想不想吐?

汉娜: 不.....

奈乐: 好, 那你先睡一会吧, 你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汉娜: 唔.....嗯.....

唰——滚烫的小手握住了奈乐的手指。
突如其来的信任击穿了奈乐心底的某处。

哒哒哒。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波林: 奈乐医生!

奈乐: 找到药了吗?

波林: 我找到了好几种, 但不确定哪个合适.....

波林放下了几盒退烧药，奈乐注意到她身后还跟着几个人，呼吸几乎是本能地紧张了起来。

奈乐：他们是……

波林：他们听说您是医生，想过来寻求帮助。

奥利维亚组长：我们是站内的设施维护部派过来的小组，我是组长奥利维亚。

我刚刚征求过老大的意见，可以配合医生们临时搭建一个隔离的场地给伤者们。

站内说会试试用广播找来更多的医护人员。

奈乐不安地绞紧了手指。

波林：奈乐医生，您别紧张，我只是刚刚走来走去，看见了很多受伤的人。

有的人自己都头破血流的，还给我找药……

我就想着，要是有一个临时的医务站就好了。

奥利维亚组长：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太多伤员了，大家又挤在这里，情绪不好的……

我们需要一些看得见的……希望。

奈乐：**希望……**

奥利维亚组长：奈乐医生，你也别误会，我们没有逼着你做什么的意思。

你要是愿意加入我们的话，就太好了，当然了，你要是——

奥利维亚组长：不愿意的话，我们也完全能理解。

毕竟在医院以外的地方行医，责任是完全由自己承担的。

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确实可能对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奈乐：……

奈乐低下头，看着汉娜仍然紧紧抓住自己的小手。

奈乐：**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奥利维亚组长：您是怎么考虑的，奈乐医生？

格雷：当黑暗推开你们的窗时，记住，你们是来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改变的。

拉普拉斯：承认吧，解剖格雷的时候，你从中得到了知识……以及快乐。

格雷：不是因为正确，才去选择。

而是因为你的选择，所以才正确。

拉普拉斯：比起格雷，比起威廉，你更像我。

奥利维亚组长: 奈乐医生, 请您不要有任何顾虑, 说出您的想法就好。

奈乐: 我的想法……

……

我真正的想法是……

奈乐轻轻握住了汉娜的小手。

数分钟后, 阿玛瑞丝急匆匆地跑进地铁站, 抖掉身上的尘埃。

和她离开时相比, 地铁站安静有序了很多。

来不及观察他人, 阿玛瑞丝快步走向安置奈乐的角落。

阿玛瑞丝: 奈乐, 城里几家超市都被搬空了, 我只捡到点……

奈乐?!

奈乐却不在她应该出现的地方。

阿玛瑞丝: 奈乐!

阿玛瑞丝焦虑地在附近寻找着, 听见呼喊, 一个怀抱着小孩的女人抬起头来。

波林: 你找奈乐医生? 她在临时医务站那里。

阿玛瑞丝: 奈乐……医生? 临时医务站?

波林: 就在前面那个用尼龙布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附近。

阿玛瑞丝越过长长的队伍, 钻进这个莫名出现在地铁站的突兀小棚。

几名医护人员正在伤员间忙碌着, 阿玛瑞丝一眼认出了奈乐。

阿玛瑞丝: 奈乐……你在做什么?

奈乐: 阿玛瑞丝! 你回来了……

阿玛瑞丝: ……我拿了一些饼干和水。

奈乐: 我们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医务站, 为地铁站内那些受伤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

阿玛瑞丝: ……你明明自己状态也很差。

看出了阿玛瑞丝欲言又止, 奈乐只是笑了笑。

阿玛瑞丝: 你是一个好医生。

奈乐: 你是一位优秀的精英人形。

阿玛瑞丝: 怎么? 接下来是需要一番友好的互相夸赞吗?

奈乐: 不是.....我只是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许你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比如.....站在前线。

阿玛瑞丝: 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战争了。
而且, 不是你说.....
这里也是前线吗?

奈乐:但是这里已经没有涅托, 你在我身边, 好像确实只能做一些保镖的工作.....
有点浪费了。

阿玛瑞丝:浪费?
奈乐小姐, 我只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形而已。

奈乐: 阿玛瑞丝.....

玛丽护士: 奈乐医生, 018号患者的癫痫又复发了!

奈乐: 我马上去!

阿玛瑞丝将食物递给了奈乐。

阿玛瑞丝: 你忙。

奈乐: 好, 一会说。

奈乐匆匆跑开。
看着奈乐离开的背影, 鬼使神差地, 她拨通了一个从来没想过的通讯。

阿玛瑞丝:喂, 说话。

史蒂文斯520: **阿玛瑞丝?**

格雷已经回收, 我们的合作结束了, 你不是应该回斯塔西了吗?

阿玛瑞丝: 理论是这样没错, 但大概德国克我。
我现在正陪着医生小姐, 做她的保镖。

史蒂文斯520: **而她的保镖米娅小姐, 正在这里做医护人形。**

阿玛瑞丝: 那你呢? 你不是啥也做不了?

史蒂文斯520: **拜托, 让我这样的精锐人形去做保镖和医护, 也太浪费了。**
上次可是AR-18反复哀求我帮你, 我才勉强同意的。

阿玛瑞丝: 是吗? 没想到精锐人形还有空闲秒接通讯, 怕是现在闲得发慌了吧。

史蒂文斯520: **不对, 我在这边也没有闲着好吧? 我在维护网络!**

倒是你, 为什么这么闲?

阿玛瑞丝: 做保镖是这样的。

史蒂文斯520: **你身为三战老兵, 不是应该现在去炸飞机吗?**

阿玛瑞丝: 我记得你之前也在苏联军方服役过, 难道不应该你现在去炸飞机?

史蒂文斯520: **.....这太不优雅了。**

阿玛瑞丝: 对, 这太勤奋了。

不符合我的废物人形设定。

史蒂文斯520: **你是这种设定?**

阿玛瑞丝: 我是啊。

老妈死了, 全家都死了。

总算没有人督促我上进了。

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混吃等死。

史蒂文斯520: **你也太不上进了!**

我妈也死了, 全家都死了。

可我继承了他们的遗产, 照样努力工作!

斯塔西怎么会允许你这么闲?

阿玛瑞丝: 实不相瞒, 斯塔西甚至都不想付我工钱。

叮。阿玛瑞丝的账户传来资金到账提示音。

阿玛瑞丝诧异地打开, 是史蒂文斯520转了一笔钱给她。

阿玛瑞丝: 你干什么?

史蒂文斯520: **你这不是找我要钱吗?**

艾尔玛每次要钱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妈妈每次都不给我零花钱.....”

阿玛瑞丝:

史蒂文斯520: **没别的事了吧?**

阿玛瑞丝: 还有, 我记得AR-18也是休谟的人形吧。
你上次骗了我。

史蒂文斯520:也不是。

主要是她自己不承认。

而且.....她从来不问我要钱。

阿玛瑞丝: 哦,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史蒂文斯520:替艾尔玛看看指挥官的结局吧。

阿玛瑞丝: 我还以为是看AR-18呢。

史蒂文斯520:顺便, 顺便。

阿玛瑞丝: 真是无聊。

史蒂文斯520: 对啊, 我们这种有钱又强还没有主人约束的人形。

余生最大的目标, 就是抵抗无聊好吧。

阿玛瑞丝:啧啧, 那你再给我点钱。

史蒂文斯520: 我是有钱又强, 不是人傻钱多。

阿玛瑞丝: 卖你一个消息, 刚刚J给我发了信息。

是伊阿索之匣的位置。

叮叮叮, 阿玛瑞丝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钱笑弯了嘴角。

史蒂文斯520: 情报呢?

阿玛瑞丝: 哦忘记说了, 这个信息本来就是转给指挥官的。

其实是免费的。

史蒂文斯520:

咚。

通讯的另一端愤怒地挂断了。

.....指挥室。

AR-18使用通讯器, 将阿玛瑞丝提供的情报转交给指挥官。

AR-18: **指挥官，斯塔西那边的情报指出，这些地下防控设施可能存在伊阿索之匣。**

阿玛瑞丝可以帮助排查美因茨大学地铁站附近的部分，剩下的需要我们派遣小队排查。

指挥官：……伊阿索之匣？

现在地面上的轰炸已经如此惨烈，帕拉蒂斯连地下也不肯放过吗……

我们还有可以派遣的小队吗？

AR-18: **嗯，请您过目。**

指挥官：让她们准备好，立刻出发。

AR-18: 是。

-74-A-14

……美因茨能源站。

轰隆——

熊熊烈火灼烧着能源站的身躯，点点火星飞舞在空中。

法尔克调试好设备后，夏朵利兹快步走上前进行报道。

夏朵利兹: **各位观众，我是DDR2台记者夏朵利兹，现在我正站在美因茨区的能源站前。**

大约1小时前，这里突发爆炸事故，现在整个美因茨区的能源供应已经停止。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由于能源供应紧张，他们正在里面集中加班，这也导致此次伤亡惨重……

目前粗略统计，这场事故已经造成78人死亡，237人受伤，还有多人失踪。

而附近的群众表示，因为通讯中断，即便他们立刻派出了代表前往警局和消防局请求援助，但无人响应，所有的工作人员似乎都在出勤状态。

截至采访发出前，这里依旧没有抵达一名警员、消防员、医务工作者。

这里需要援助！

镜头推进，放大了夏朵利兹身后仍在燃烧的建筑。

一扇被高温炙烤到扭曲变形的窗框正从高层坠落……

夏朵利兹：**另外，部分能源站的幸存工作者还证实，爆炸并非因为空袭，而是从埋设在地底的运输管线发生。**

目前尚不清楚爆炸的原因，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后续。

法尔克点点头，关闭了录像机。

夏朵利兹松了口气，正准备走向法尔克，余光突然瞥见一个站在不远处的男人。那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庞。

夏朵利兹：法尔克，请给我一点私人时间可以吗？

法尔克看了一眼夏朵利兹的方向，体贴地没有追问，而是拿起录像机默默离开了一点。恰好听不见又恰好能看见的位置。不远处的男人轻轻地移动了过来。

J：……好久不见，夏朵。

夏朵利兹：……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J：只是路过的时候，恰巧看见了你。或者说，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看见你。

夏朵利兹：……我也很意外，凯文。燃烧后的法兰克福，还有机会再次重建吗？

J：总是需要重建的，总会有人去重建的。

夏朵利兹：……凯文，你其实不适合做特工。

J：为什么？

夏朵利兹：因为你在撒谎。你不是恰好看见了我，你是刻意来找我。

J：……也许只是因为你对我太熟悉了。

夏朵利兹：也许是因为我们家里出过两位斯塔西特工。

J：莱特的事情……我还一直欠你一句道歉。

他面带歉意地别开视线。

夏朵利兹: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

从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走上这条路。
就跟你一样。

J:

夏朵利兹: 如果你找我只是为了说这个, 那就算了。

J: 我有事去找了DDR2的人, 他们说你.....现在在外面做战地记者。
我想.....以我对局势的判断, 你应该会在这种地方。

夏朵利兹: 为什么?

J: 能源站的话, 肯定是重点目标吧。

夏朵利兹: 嗯, 所有人都知道。
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继续在这里工作。
现在光是粗略统计就有78人死亡, 237人受伤。
因为救援不及时, 这里面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死。
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J:

夏朵利兹: 这就是那些大人物.....掌握局势的大人物.....想要的吗?
无数平民因为他们一个念头付出生命和血泪。

夏朵利兹:在他们的眼中, 这些只是数字, 以及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他们忙碌的.....甚至是如何内斗.....以及清洗.....

夏朵利兹: 而真正面临危险的人民, 他们口口声声的选票拥有者。
却什么也得不到。

J:对不起。

夏朵利兹: 我不是在骂你。
我想骂的人, 也不会在意我的辱骂。

J: 我知道, 但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
夏朵, 好像我们之间, 一直是我在说对不起, 但是除了这句, 我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J: 我和莱特小时候都很向往成为乌里希那样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传奇特工。
但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理想主义者了.....

夏朵利兹: 我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现在是末法时代。所有人嘴里说着的東西, 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J: 你觉得这条路, 我是不是走错了?

夏朵利兹: 凯文……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还有意义吗?

J: 那你呢? 你现在的路, 是自己想要走的吗?

夏朵利兹: 身为斯塔西的家属, 从一出生就被监视着。

小时候我暗暗发誓, 长大之后我要摆脱这一切, 我也要成为监视别人的人。

夏朵利兹: 但是后来, 我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媒体, 也仅仅是一份工作。

这世上的绝大部分工作, 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

只有小时候的我们, 才会误会有些工作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J: 也许从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 我们是没办法成为改变世界的英雄的。

夏朵利兹: 但是, 人既然活着, 就总要做点什么。

做一点自己觉得非做不可的事情。

J: 非做不可……

你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

夏朵利兹: ……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

J: ……我明白了。

……指挥室。

来自加密频道的通讯响起。

J: **是我, 指挥官。**

指挥官: 伊阿索之匣的位置已经收到, 多谢你。

我会安排小队去处理。

J: **我只是卖一个消息而已, 真正动手的人是你。**

指挥官: ……这时候你还能够想着把消息告诉我, 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斯塔西应该有自己的任务。

J: **其实我只是觉得, 有些事情, 只有你才会愿意去做。**

指挥官:谢谢。

J: **应该我谢谢你。毕竟这是我的国家, 这是我的同胞。**

指挥官:不, J探员。

当他们在在我眼底的时候, 他们也是我的同胞。

J: **为什么?**

指挥官: 我想这是我活到现在的.....非做不可的事情。

J: **非做不可吗?**

指挥官: 嗯, 非做不可。

其实在退役后很长时间, 我都忘记了自己当年为什么拿起枪。

我遗忘了遥远的.....过去的自己所许下的誓言。

原来我也曾经答应过别人。

成为英雄, 然后拿到属于英雄的荣耀和徽章。

J: **谁小时候没说过几句傻话? 我以前也说过长大要做个除恶惩奸的英雄。**

指挥官: 我觉得小时候的话不是傻话。

只是那时候的我们还有理想。

而现在.....大家早就忘记了什么是理想, 成年人之间似乎早就只剩下利益了。

J: **.....**

指挥官: 所以现在还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吗?

如果可以, 我想多吃一些事情。

J: **指挥官, 你变了。**

现在的你好像没有在柏林时那么消极了。

为什么?

指挥官:因为我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J: **是吗? 我明白了。**

如果你还有余力的话, 可以考虑修复一下公路或者能源提供单位。

这一轮空袭和伊阿索之匣, 都是冲着这些设施去的。

指挥官: 我明白了, 现在政府出动抢修队伍了吗? 预计修复时间是多少?

J: **政府目前派出了所有的抢修人员, 但是你知道的, 进度并不理想。**

指挥官: 为什么?

J: 受轰炸影响, 市内的交通目前处于瘫痪状态.....抢修人员只能步行抵达现场。
而且因为之前的《人形安全临时条例》的影响, 现在整个法兰克福能使用的人形并不多, 可能最多的都在你们艾莫号上了。

指挥官:我知道了。

划开平板, 指挥官检视目前待命的队伍。

指挥官: 让404找出抢修人员现在的坐标, 派遣附近的小队前去支援。

AR-18: 是。

站在寂静的冬夜, 肆意而来的寒风呼啸着包裹硝烟。

.....法兰克福, 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在喧闹了一天, 人们都沉沉睡去。

狼狈地缩在草率铺垫过的地板上, 发出此起彼伏的鼾声, 或是低沉地小声地抽泣。

阿玛瑞丝: 奈乐, 你也该休息了。

奈乐: 嗯, 我再去检查一下那几个危重病患的情况就休息。

阿玛瑞丝:

看着奈乐满面倦容却又两眼闪着光的样子, 阿玛瑞丝想起了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不过是几天前的事。

阿玛瑞丝: 为什么, 奈乐?

奈乐没有说话, 只是将自己的双手展示给阿玛瑞丝。

经过数日的劳累, 这双手显得干燥枯瘦, 即便经过细致的清理, 指缝和掌纹间依然残留着一些污迹。

阿玛瑞丝: 你的手怎么了?

奈乐: 玛莎死前说的那些话让我很害怕。

阿玛瑞丝: 她是一个能蛊惑人心的女人。

奈乐: 但我现在不怕了。

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想要去救人, 去帮助更多的人。

而走在这条路上, 手上一定会反反复复地染上血迹。

阿玛瑞丝:

阿玛瑞丝看向奈乐, 她的眼里只有平静和喜悦。

奈乐: 这就是我做这一切的原因。

因为我想要这么做, 阿玛瑞丝。

-74-A-16

.....轰隆!

一发精准的轰炸, 矗立于天际的欧罗巴塔犹如被恶童践踏的积木城堡, 碎裂了一地。

在三战中遭到摧毁, 迁址重建的象征着欧洲荣光的高塔再度跌落到了尘埃之中。

.....蜂针系统。

欧罗巴塔毁灭的信息被详细记录。

新任超级管理者赫柏将其整理同步到了系统之中。

.....

轰隆隆——

即便在远离轰炸目标地的地下, 她们也能感受到爆炸所带来的震颤。

斯提克斯摇着手中的酒杯, 看向正在挑选唱片的赫柏。

斯提克斯: 一场空袭, 几乎摧毁了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全部布置。

赫柏姐姐,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赫柏:

赫柏低垂着眉眼挑了张喜欢的唱片放入唱片机。

见她不言语, 斯提克斯调好一杯酒端了过去。

斯提克斯: 姐姐, 你现在已经拿到蜂针的最高权限了, 也该给你忠实的同伴一点提示吧~

赫柏笑着接过了酒, 拉着斯提克斯坐下。

赫柏: 我没有想隐瞒你, 只是要想讲述清楚整件事需要稍微整理下思绪。

斯提克斯: 好吧, 姐姐, 我等你准备好了。

反正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

赫柏: 确实, 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家都很忙碌。

只有我们.....是最闲的。

悠扬的音乐响起, 赫柏静静地啜饮了一口酒液。

赫柏: 我不得不说, 成为权限管理者之后.....我才知道尼梅兰.....为什么是那个状态.....这一切要从蜂针系统的起源说起。

斯提克斯: 我记得, 蜂针系统一开始是上面为斯塔西研发的情报系统, 对吧?

赫柏: 嗯, 这是帕拉蒂斯受命于斯塔西, 或者说.....受命于父亲大人背后势力的安排。而专门为斯塔西研发出来的一套情报系统。

所以从一开始, 这套系统就有两个超级管理者权限。

一个在斯塔西手里, 代号为“传道者”, 一个在尼梅兰手里, 代号为“枯叶蝶”。

斯提克斯: 尼梅兰去莫斯科就是为了这套系统在新苏联的铺设?

赫柏: 对。

.....但“传道者”在斯塔西失去了他的位置。

因此蜂针系统对我们来讲就不安全了。

斯提克斯: 那尼梅兰为什么还要维护这套系统?

赫柏:就像斯塔西也一直在维护这套系统一样。

大家并不是要抛弃这套系统, 相反, 大家都想独占这套系统。

而“传道者”和“枯叶蝶”的权限之争。

赫柏竖起手指轻轻一笑。

赫柏: 就是现在的斯塔西和我们的争斗。

我们不能在明面上戳破对方, 但也绝对不会把手里的东西让出去。

斯提克斯心领神会。

斯提克斯: 这也是“加冕风暴”的诱因?

赫柏: 算是其中之一。

当矛盾累积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战争就随之而来。

斯提克斯: 难道不是人类欲壑难填, 才导致战争一次又一次上演吗?

赫柏: 确实如此。

是那位大人要主导“加冕风暴”, 他企图用这个来挽回握不住的权势和地位。

但人类会衰老，这就是人类的弱点。

他失败了。

斯提克斯：……所以那位大人想要通过“加冕风暴”重新把控民主德国，然后才会联合卡特来做这一场戏。

难怪我说布拉梅德给的伊阿索之匣并不足以颠覆莫斯科，为什么他们还敢两边出兵……

赫柏：……因为那些飞机并不是从新苏联起飞的。

斯提克斯：……你的意思是？

赫柏：在施魏因施泰格的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死去。

但肉体可以消亡，权柄并不会。

谁掌握了那份权柄，谁就是“加冕风暴”的发起者。

斯提克斯：……果然真正毁灭人类的，从来只有人类自己。

赫柏：那位大人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回到三战的荣光。

拉普拉斯大人想要法兰克福血流成河来打开遗迹。

卡特不想罗联成立。

而父亲大人……想要真正得到帕拉蒂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帕拉蒂斯。

斯提克斯：……对我们来讲，谁是父亲大人并无所谓。

控制我们底层的人，就是父亲大人。

赫柏：是的。

这是人类自己的游戏。

赫柏：对了，有趣的是……

赫柏神秘地笑了笑，调出了尼梅兰在蜂针系统中留下的最后的痕迹。

斯提克斯：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补充了一些新的档案，做了些权限调整？

赫柏：尼梅兰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上传这些档案？

斯提克斯：……

她想让谁看见？

赫柏：那么，谁看见了这些档案会有收益？

斯提克斯若有所思地看着其中的那位大人的档案。

斯提克斯: 曾经试图入侵过蜂针系统的人.....

赫柏: 是的, 那位指挥官.....

这些档案并不需要特殊的权限, 稍微破解外层加密就可以查到.....

既不是给你我看的, 也不是给斯塔西看的。

那会是谁呢?

斯提克斯: 为什么? 尼梅兰.....为什么这么做?

赫柏不置可否地扬了扬酒杯。

赫柏: 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是弃子, 尼梅兰早就看到了这一切。

斯提克斯脸色灰败地放下酒杯。

斯提克斯: 我本以为我们会在新世界拥有自己的位置.....原来并没有。

嘎吱。

厚重的大门被推开, 默莉朵悠闲地走进来。

默莉朵: 怎么会没有呢?

品尝着手上残留的鲜血, 默莉朵露出颇有挑衅意味的笑容。

斯提克斯:默莉朵。

默莉朵: 我来, 是想告诉你们——

不是的, 我们不是弃子。

但我们只能站在一边。

斯提克斯: 哪一边?

默莉朵: 露尼西亚这边。

因为谁掌握了露尼西亚, 谁就会赢。

赫柏:还言之过早, 至少先等法兰克福的鲜血流淌到足以令她诞生。

斯提克斯: 可露尼西亚.....应该会站在父亲大人这边?

默莉朵: 斯提克斯姐姐, 怎么伪装成人太久了, 就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人类吗?

露尼西亚.....不会认为自己是父亲大人的“姐姐”。

赫柏:

默莉朵: 露尼西亚……只会认为自己是遗迹的钥匙。
而她要的, 是打开遗迹, 掌控遗迹的力量。

斯提克斯: 我们有得选?

默莉朵: 当然, 守护最后这场手术, 让她顺利诞生。
我们就可以成为她的随从, 一起进入新的世界。

斯提克斯: ……

默莉朵坐到了她们身边。

赫柏: 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默莉朵: 很快了, 那位大人已经去世, 本应作为后盾的陆军已经分崩离析。
而失去援助的卡特, 根本撑不住新苏联的正规军。
人类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做徒劳之功。

默莉朵给自己也倒上一杯酒。

默莉朵: 谁是罪臣, 谁是功臣呢? 也许在这次行动里, 我们才是功臣。
因为只有我们……由始至终地忠于真正的“父亲大人”, 真正的“钥匙”, 真正的“遗迹之女”。

……欧罗巴塔附近。

夜晚的法兰克福依然弥漫着火药的气味, 今夜防空警报还没响过, 躲在地下防空设施的市民们得以在宵禁后熬着一个惴惴不安的夜晚。

而在空旷夜色笼罩下的地面, 还有一群人正在和死神争抢着时间。

92式: 我这边已经搜索完了, 没有存活生物的可能。

AAT52: 我这边也是!

马卡洛夫: 好。

再度扫视一遍拯救出来的伤者, 马卡洛夫进入了埃涅阿斯会议室的频道。

马卡洛夫: 指挥官, 欧罗巴塔附近的最后一批伤者已经全部清点完成。
共有13名, 其中3名丧失行动能力。请指示。

指挥官: **收到, 立刻转送医院。**
医院的坐标已经发送给你。

马卡洛夫: 收到。

街道安静空旷，没有空袭的时候，偶尔会让人产生一种还在和平时期的错觉。

但此时一进入医院大厅，血腥味、消毒水混杂着一股热烘烘的难闻味道扑面而来，昏暗的大厅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伤患。

惊慌的父亲：医生，医生，她昏过去了！

一个年轻男人不顾自己还在淌血的肩膀，抱着昏迷的孩子冲出病房。

这时，一队医护人员推着平床匆匆奔过走廊，路过或坐或躺的男女老少。

一位手臂肌肉隆起的医生跪在平床上，按着患者涌血的伤口，旁边的护士边跑边捏气囊。

医护人员：让让，请让我们过去！快让开——

一位额头结着血痂的老妇人抱着啼哭的婴儿经过。

老妇人：谁有奶粉，可以给我一点奶粉吗？她妈妈死了，求你们了……

老妇人希冀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前台护士露出爱莫能助的表情，老妇人失望地走开了。

马卡洛夫：您好，我们是格里芬的救援小队，这里有几名患者需要交接。

前台护士：格里芬的小队？请等一下！

签完了交接手续，马卡洛夫正要离开，前台护士拦住了去路。

马卡洛夫：护士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前台护士：城市通讯出了问题，艾德里奇院长联系不上指挥官。

他特别交待过，如果格里芬再送病人过来，请指挥官务必见他一面。

马卡洛夫：抱歉，指挥官在其他地方转运伤者。

不过，我可以联络上指挥官。

前台护士：那就拜托你了，是很要紧的事。

院长正在为患者做手术，就快结束了，请你等一下吧，不会耽搁太久的。

……

半小时后。

马卡洛夫听见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马卡洛夫：您就是艾德里奇院长吗？

弗雷迪·艾德里奇：抱歉，让我先吃口东西。

头发花白的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啃了两口的香肠面包，在昏暗的夜灯光亮中，匆匆吃起来。三十秒后，神色疲惫的老院长吃完自己的“午饭”，或者说宵夜，略微恢复了一点力气。

弗雷迪·艾德里奇：自我介绍下，我是弗雷迪·艾德里奇，这家医院的院长。我有很重要的事需要立刻和你们的指挥官联络。

马卡洛夫：护士小姐已经说过了来意，现在指挥官正在通讯上。

指挥官：**你好，艾德里奇院长。**

弗雷迪·艾德里奇：我直接说了，指挥官，我知道你手上有斯塔西的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法兰克福。

能不能拜托你帮我们——

指挥官：**可以。**

指挥官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让老院长吃了一惊。

弗雷迪·艾德里奇：我还没说要你做什么。

指挥官：**我们的目标一致，就是救人。**

我知道医院陷入了某种困境，你找我，说明你认为我能提供帮助。所以你不用有顾虑，全部告诉我。

马卡洛夫，记录下院长需要的东西，稍后将这些需求同步给RO635和AR-18。

马卡洛夫：是，指挥官。

弗雷迪·艾德里奇：谢谢你，指挥官。

现在法兰克福通讯中断，供电迟迟无法恢复，连交通也完全瘫痪，我们已经不抱希望于转院。只希望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稳定的治疗，但我们药品方面的缺口实在是惊人。

指挥官：**你们需要我们帮忙运输医疗物资？**

弗雷迪·艾德里奇：是的，太多人在等待麻醉剂和抗生素，还有——抱歉，我直接把清单交给人形小姐吧。

马卡洛夫接过清单，将结果扫描后发送给了指挥官。

指挥官：**我明白了。**

你能提供一些药品的采购途径吗？

弗雷迪·艾德里奇：现在这个情形……恐怕各家医院的资源都不乐观。

指挥官：**我有一个想法。**

弗雷迪·艾德里奇：请说。

指挥官：**既然每家医院都面临无尽的病患和紧张有限的资源，需要外力帮助。**

那么我准备向法兰克福各大医院派出一名负责联络的人形，搭建一个简易的通讯渠道，由艾德里奇院长您来居中介绍。

每家医院有什么需求，是否需要转院，需要多少物资，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向曼海姆、卢森堡等周边城市的医院做对接。

弗雷迪·艾德里奇：太好了！这正是我们最急缺的东西。

指挥官：**你们急需的药品，我们会优先处理。**

老院长双手撑着办公桌，即便在昏暗夜灯的照耀下，也能看到他眼中坚毅的光芒。

弗雷迪·艾德里奇：指挥官，拜托了。

指挥官：**好，我们各自做准备。**

指挥官翻看了一下RO635那边最新的救援进展。

指挥官：**4小时后，我们会派出人形小队护送第一批药物，请你指派人手进行对接。这是一场需要所有人共同度过的艰难战役，院长先生，共勉。**

指挥官身姿笔挺，此时并拢手指，抬手至额头附近，行了一个军礼。

弗雷迪·艾德里奇：你也是军人？哦我早该想到的！

老院长同样严肃了表情，站起身来，郑重地行了一个举手礼。

弗雷迪·艾德里奇：民主德国人民军第一装甲师，前陆军军医弗雷迪·艾德里奇，感谢您的帮助！

夜灯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光芒，照在老院长身上。

灾难当前，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挡在前方。

……

从院长的办公室离开后，马卡洛夫示意队员跟上离开。

马卡洛夫：指挥官，负责运输药品我没有意见，但是以法兰克福目前的交通情况……

4个小时，我们可能还没有抵达能提供药品的地方。

92式: 是啊, 指挥官, 而且现在街边的建筑有很多已经成为危房, 我们路过时还需要时刻警惕高空坠物。

刚刚在欧罗巴塔那边, AAT就差点变成被砸扁的番茄。

AAT52: 哼, 要不是我身手敏捷避开了! 指挥官你现在可见不到我了!

马卡洛夫一把推开凑上来抢镜的两人。

马卡洛夫: 指挥官, 我跟你讲这个, 不是想让你听她俩发牢骚。

而是建议, 把疏通重要交通干道的优先级放到前面。

除了我们运输药品用得上, 医院、警局、消防局包括市民都能用上。

指挥官: **你说得对, 恢复公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指挥官沉思了会。

指挥官: **让我想想具体的计划, 你们先尝试抵达我给你们坐标, 拿到第一批药物。**

马卡洛夫: 是。

-74-A-18

.....A661公路。

夜晚的公路死寂一片, 破败不堪的车辆都静静站在路肩, 俨然一副末日图景。

经过漫长的跋涉, 调色板小队终于抵达了新目标地点。

AAT52一屁股坐在了路边荒废的车辆引擎盖上, 吵闹起来。

AAT52: 啊——不行了! 我走不动了!

92式: 别吵了, 我们已经到了。

AAT52: 刚徒步背着几十斤药去医院, 又要过来疏通公路, 我都快被工作的重担压扁了!

马卡洛夫: 你今天就算变成番茄罐头, 也要给我把任务完成。

我们现在人手紧缺, 指挥官那边压力也很大, 我们可不能在这时候拖后腿。

马卡洛夫看了看时间。

马卡洛夫: 先原地休息十五分钟, 等待其他小队汇合。

AAT, 你抓紧时间休息, 92来和我布置下提示标识。

92式: 好!

马卡洛夫和92式将疏通公路的标识挂好在公路入口。

窸窣——

不远处, 有一群拖着行李的人类的身影显现在了夜色中。

马卡洛夫抬头望去, 似乎是几个逃难的家庭, 拖家带口, 疲惫地走在公路上。

人类看见了她们和标识, 先是面露惊喜, 在距离拉近到足以辨别人形的身份后, 警惕和不信任取代了惊喜。

92式: 马卡洛夫, 我们要出示身份证明什么的吗?

马卡洛夫: 不, 什么也别做, 就当看不见他们, 继续我们的工作。

92式: 好吧。

马卡洛夫开始测算疏通哪一条车道的压力最小, 92式拽起AAT52加入了清理小规模的水泥块和车辆残骸。

人类在一边观望片刻后缓缓离开了。

马卡洛夫的余光注意到, 有一个人类在后面踌躇了片刻才走开。

一段时间后, 来支援的队伍抵达。

马卡洛夫也完成了疏通过路线规划, 就在大家跃跃欲试准备动手的时候——

AAT52经过刚刚人类离开的地方, 发出了一声惊呼。

AAT52: 哇, 你们看! 这里刷新了物资诶!

马卡洛夫:

92式: 能量饮料和几个罐头?

AAT52: 一定是上天垂怜我, 特意给我投递的!

马卡洛夫淡然地接过。

马卡洛夫: 是刚刚那几个路过的人类留下的。

92式: 我还以为那些人类很讨厌我们.....

马卡洛夫: 只是单纯地表示感谢罢了, 不要想太多。

AAT52: 有没有可能是看我太可爱了?

马卡洛夫: 没有, 滚吧。

92式: 别在这瞎想了, 赶紧干活!

AAT52: 喔.....

人形小队开始清理公路上的堵塞物, 马卡洛夫给指挥官打去通讯。

.....指挥室。

马卡洛夫: **指挥官, A661公路的疏通工作已经开始, 目前暂时无法给出预计完成的时间。**

指挥官: 需要多久, 能给我个计划时间吗?

马卡洛夫: **大概1小时后就可以给出计划时间。**

现在我需要根据实际的效率和难度来预测。

指挥官: 明白, 注意安全。

马卡洛夫: **是! 您也注意休息, 保重身体。**

安排完所有小队的配置和动向后, 指挥官疲惫地叹了口气, 决定短暂休息半小时。

蜷缩在角落不算舒适的行军床, 指挥官渐渐被排山倒海般袭来的困意压倒.....

.....

深沉的安眠中, 指挥官感觉自己的灵魂脱离了疲惫沉重的身躯.....

在夜色中走向过去, 走过多年前, 那个和今晚类似的深夜。

那时候, 自己的身躯更年轻也更热血。

.....

又一次回到记忆中的车厢。

指挥官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牛肉罐头, 看着对面笑眯眯的女人, 指挥官有些不自在地别过视线。

指挥官: 你其实人还可以。

海琳: 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指挥官:我说要是有枪就好了, 我刚刚就可以杀了他们。

海琳摇摇头, 戴上耳机开始看电影。指挥官瞄到屏幕上在播放一个黑白老电影, 清晰度极低, 但画面极美。

指挥官: 你在看什么?

海琳:《士兵之歌》, 看过吗?

我最喜欢的老电影, 不过现在没什么人看了。

看到指挥官摇头, 海琳大方地递出耳机。

半小时后, 指挥官不屑地抬起了头。

指挥官: 这就是你最爱的电影? 我还以为会有很多战争大场面呢。

海琳: 电影开头阿廖沙打掉两辆坦克, 那段就是啊。

指挥官:打掉两辆坦克算什么大场面?

我要是导演, 就拍阿廖沙指挥钢铁洪流冲过平原, 炮火呼啸, 飞机像乌云一样压在头顶.....

海琳: 噗.....

指挥官: 你笑什么?!

海琳: 没什么, 就是觉得每个小孩都喜欢这种东西。

指挥官: 四舍五入, 我已经是成年人, 你应该平等地与我对话。

海琳: 成年人了啊.....那我们聊个现实点的话题。

看你的校服, 跟我是一个学校的。那等你从军事学校毕业, 打算做什么?

指挥官: 你也是苏沃洛夫军事学校的? 那你有什么心得?

海琳: 一般来说, 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会选择进入指挥学院继续深造, 做一名军官, 也可以选择直接去连队, 当一名士兵。

指挥官: 如果不想从军呢?

海琳: 报考其它大学, 读一个喜欢的专业, 去干你想干的事业。

指挥官:坦白说, 我不知道。

我只是享受了国家对烈士遗属的优待政策, 进入少年军校, 免得流落街头。

但我不能确定, 自己是不是喜欢军队, 自己是不是想要成为军人。

海琳: 你可真像从前的我。

指挥官: 我可不想变成你的样子。

海琳: 没关系, 你还有时间, 慢慢想吧。

自己喜欢并愿意为此付出一生的道路,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

.....

那部电影来到了结局，天穹笼盖原野，阿廖沙的车远去，隐入地平线。

这就是所有关于我们的战友阿廖沙·斯克沃尔佐夫的故事。

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和优秀的公民。

他本来可以成为工人、工程师或科学家。

他本来可以种庄稼或从事园艺美化大地。

但他没有来得及做别的，而只当了一名士兵。

他的这一士兵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嘀嘀嘀！

紧急的通讯声。

指挥官猛地睁开眼坐了起来。

指挥官：怎么了？

马卡洛夫：**抱歉，指挥官，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指挥官：没事，说吧。

马卡洛夫：**距离我们开始清理A661公路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但我们的进度只达到了一阶段的10%左右。**

按照现在的速度，我们起码需要三天才能完成对公路的清理工作。

指挥官：三天？太慢了。

马卡洛夫：**我们需要人力援助，指挥官。**

指挥官：我知道了，这块交给我。

-74-A-20

.....A661公路。

经过人形们努力清理，此时道路已经基本通畅，汽车残骸被推到路边。

道路西侧的枯草地上，死于轰炸的人类被人形们抬出来，整齐地排了两排，留待以后收殓。

G41: 1、2、3——

人形们一起发力，使劲推动一辆扭曲的越野车。

G41: 再使把劲喔，1、2、3——

滋——车子摩擦着路面，终于让开了位置。此时道路上的大块障碍物基本清理完毕，但地面碎块上混杂着许多尖锐残渣，仍不具备通行条件。

AUG: **路政车辆1分钟后到达，现场小队注意避让。**

G41: 收到！

人形们排成队列，向着艾莫号靠拢。

噗噗——很快，高压水车到达现场，打开喷头，猛烈的水流将大块碎渣冲向道路两边。

指挥官正在路边观察着道路情况，忽然按下了通讯键。

指挥官: 等一下！

RO635: **指挥官？**

指挥官: 让路政的人等等，拿防水布料过来，派4个人形。

很快SOP2带着3名人形扛着一卷巨大的防水布走过来。

指挥官: 给他们盖上吧。

四名人形合作拉开防水布，像一面展开的巨幅旗帜，严严实实地盖在路边的遗体上。

高压水车继续工作，经过时，水流激起的泥点飞溅在防水布上，噼啪作响。

嘟——高压水车的司机按响车喇叭，像是对逝去同胞的悼念。

RO635: **指挥官，无人机已经探明前方道路，没有障碍，具备通行条件。**

指挥官: 好，我们继续出发吧。

鸣——城中忽然响起防空警报，指挥官面色大变。

指挥官: RO635，关闭艾莫号雷达，把隐形车罩放出来！

AR-15，大厅所有人看好病患，不许乱！

AR-15: **收到，指挥官。**

RO635: **收到！关闭雷达，开启电磁信号屏蔽，开启红外辐射遮蔽。**

可是隐形车罩……指挥官，我们需要尽快撤离，留在原地更危险。

指挥官: 谁说我们要留在原地?
把艾莫号上的备用车开出来。

RO635: **你是说, 用前后车辆拉起车罩?**

确实, 我们可以将辅助车辆接入艾莫号的管理系统, 当作一个整体, 并行前进, 再用无人机补充视野。

好的, 我这就安排人手。

指挥官: 我来打头阵, 为艾莫号引路。

RO635: **太危险了, 指挥官! 您需要留在艾莫号内。**

指挥官:如果你们受到强电磁干扰出现意外情况呢? 领头的车辆是艾莫号的眼睛和方向标, 不能出问题。

RO635: **但您的安危是最高优先级!**

指挥官: 没时间了, 立刻执行我的命令。

RO635: **是, 指挥官。**

刷——隐形吸波材料特制的青灰色车罩扬起, 将艾莫号笼罩, 前后车辆像一双手, 拖拽着车罩的两端。

巴掌大的迷你无人机伴飞在艾莫号两侧, 为RO635提供周边的视野。

防空警报停了, 城市陷入另人窒息的寂静。指挥官握着方向盘, 在空无一人的高速上匀速前行, 虽然RO635远程接管了这辆车, 但指挥官仍然随时准备行动。

风吹动车罩, 勾勒出艾莫号的轮廓。

指挥官:

天空中迟迟没有响起战斗机的嗡鸣, 指挥官的心反而悬了起来, 不停地从后视镜里观察法兰克福的天空。

指挥官忽然看到法兰克福上空出现了数道白色轨迹。

指挥官: 是导弹?!

太好了不是轰炸.....

指挥官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目前看起来, 艾莫号受到空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指挥官: 不, 一点都不好, 不出现最好。

但随即指挥官又忍不住猜测导弹的目标，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

想到这几天的救援现场，想到那些眼泪与鲜血，指挥官只觉得五脏六腑沉甸甸的。

世界陡然变得模糊起来，指挥官只觉得周围的声音越来越飘渺……

世界旋转翻覆，褪色，坠入无边的黑暗……

……

军营外，指挥官假装漫不经心地路过，眼睛一直寻找着熟悉的身影到来。

终于，那个人带着飒爽的笑容出现。

海琳：小孩，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指挥官：哦，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前段时间休假，突然想起你的生日快到了，就随便买了点东西。

海琳：两个月前休假就想到我的生日了？

指挥官：……别啰嗦，你收好就行。

海琳：哈哈，让我猜猜是什么。

牛肉罐头？

指挥官：你以为我是你？会把这种铁罐头当礼物送人？

海琳：那……

指挥官：算了，你别猜了，谅你也猜不到！

指挥官将一个小小的盒子塞给了海琳。

海琳轻柔地解开盒子上的缎带，打开盖子——

海琳：是百合花的项链！

盒子里静静躺着一条雕刻成百合花的银饰吊坠的项链，海琳将它取出，细细端详。

海琳：你竟然还记得……

指挥官：我记性好着呢，而且你也不只说过一次。

什么百合花是你最喜欢的花，什么看见它就让你感觉内心充满安宁希望。

海琳：谢谢你，小孩。

指挥官：这有什么？要不是我们现在条件不允许，我还可以给你搞到真正的百合花的标本！或者那种已经仿真到无比接近本体的假花。

海琳：……

换做平常，海琳已经笑着弹指挥官的额头了。

但在指挥官的余光，海琳只是默默摩挲着手中的项链，眼角隐隐闪着泪光。

指挥官：……干嘛啊？收到条项链就感动成这样，不至于吧？

海琳：百合花……真是好久不见了……

小孩，这条项链不便宜吧？你就这样随使用掉了你的工资？

指挥官：反正我没有别的家人，钱也没别的地方用。

海琳：……

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喜欢在家里的餐桌上摆放一束百合花。

不过每个月只会摆放一次，就在她发放薪水的那天。

后来战争爆发了，妈妈工作的工厂破产了，她就再也没有买过百合花了。

指挥官：……

海琳：等我有能力买了，百合花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

指挥官：不就是束花？你要是喜欢，我下次休假给你搞一把。

军营没地方放，就放你家里，等你回家了，一打开门就是香喷喷的百合！

海琳将项链放入指挥官的手里。

海琳：小孩，来帮我戴上。

指挥官：哦。

海琳背过身去，指挥官小心地拨开碎发，将项链伸到海琳的颈上。

海琳：……回家吧，小孩。

指挥官：回家？我都没有家人了，哪里来的家？

海琳：没有家人，就去成为别人的家人吧。

我参军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像你这样的小孩……能够安稳地度过后半生。

指挥官：别老把我当小孩！

海琳：以后叫我姐姐吧。

你没有家人，我也没有。

但在这里，我们就是家人。

指挥官:谁要叫你姐姐!

年轻的指挥官别扭地扣好了项链,手却被海琳抓住。

海琳:我厌恶战争。

我比任何人,都厌恶战争。

战争让我失去了亲人,让我失去了朋友,让我失去了导师。

也即将失去更多。

但我不得不战斗。

指挥官: 为了金星勋章?

海琳:也许呢。

金星勋章的条件很苛刻,也许我终其一生都拿不到.....

不过,能在我活着的时候多保卫几个像你这样的小孩的生命,也足够了。

指挥官: 有多苛刻?你拿不到的话,就乖乖回家吧。

反正我肯定会拿到的。

海琳笑着转过身来。

海琳: 哈哈哈哈哈,不愧是我认识的小孩,最勇敢的苏联人。

姐姐心中永远的英雄!

指挥官:别肉麻。

海琳: 我要是拿不到那枚金星徽章,你一定会替我拿到.....

在我心里.....

你会成为.....

滴、滴.....监护仪器规律地低鸣。

手指和脸颊仿佛还能感受到被阳光照晒的温度,指挥官睁开眼,却看到一抹金色的夕阳,指挥官一时有些恍惚。

M4 SOPMOD II: 哇,指挥官你醒了!

指挥官: 我.....

RO635: 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别的倒没什么大碍,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指挥官: 等等,我睡了多久?

RO635: 大约1个小时。

放心, 物资还没装卸完, 艾莫号能源补给也还需要一会儿。

不过.....

RO635低下头, 正要说什么, 却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风一般卷进来, 然后呼啦啦一群人跟了进来。

布罗彻院长: 我是曼海姆人民医院的院长布罗彻, 指挥官, 感谢你搭建的医疗系统临时通讯平台, 帮了大忙了!

布罗彻院长大力与指挥官握手。

指挥官: 呃, 谢谢.....

但是我得走了, 法兰克福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

指挥官说着就要拔掉输液管。

布罗彻院长: 别急, 你们需要的医疗物资我正在调配, 很快就会送过来, 一定不耽误你们的时间。

指挥官看向RO635, 后者点点头, 肯定了布罗彻院长的说法。

布罗彻院长: 至于圣维森的事情.....我很遗憾, 失去弗雷迪是所有人的损失.....

指挥官: 什么?

指挥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布罗彻院长: 一个小时前, 敌军的导弹袭击了美因茨儿童医院和圣维森医院.....

指挥官:!

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击中了指挥官。

指挥官: 不可能, 我还没有转运第二批伤患! 他还在等我们的支援!

RO635: Px4风暴已离线.....

驻守其它医院的人形证实, 圣维森医院遭到袭击, 已经沦为废墟。

今天敌军发起多次导弹袭击, 法兰克福伤亡可能超过两千人.....

指挥官拔掉输液管, 蹭地站起来, 却一阵晕眩, SOP2和RO635急忙扶住了指挥官。

M4 SOPMOD II: 指挥官! 你还没有完全休息好!

指挥官:

我们现在回法兰克福, 立刻!

RO635:

指挥官: RO!

RO635: 我去做准备, SOP2, 保护好指挥官。

M4 SOPMOD II: 可是.....好吧.....

RO635起身离开, SOP2扶着指挥官慢慢向外走。

布罗彻院长: 指挥官, 你不是德国人, 也不在政府机构任职, 为什么你要做这一切?

指挥官呆立在原地。

指挥官: 你只是一名普通军人, 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海琳: 理由很重要吗?

指挥官: 很重要, 我想知道。

海琳: 多换几枚勋章挂在胸前不好吗?

指挥官: 你撒谎。

海琳:

既然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们不在意平民的死活, 那么我来在乎。

这就是军人拿起枪的意义。

指挥官: 没人在意平民的死活, 总得有个人站出来, 做点什么吧。

这就是我拿起枪的意义。

.....

圣维森医院的废墟前。消防车扑灭了火焰, 吊起一盏大灯。

民众排成一列列队伍, 徒手清理着废墟上的碎块, 每当发现一具遗体, 便有人上前将他们抬走。

RO635: 指挥官.....

这是Px4风暴的心智核心。

这是老院长的工牌。

借着惨白的灯光, 指挥官看到工牌上染着血迹, 沾满灰尘。

RO635: 另外, 我们送到隔离病房的十五位伤员, 他们.....都.....

指挥官:

双腿好像柔软成了面团, 指挥官缓缓坐在废墟上。

RO635: 指挥官.....

早晨的告别犹在眼前, 可现在, 只有一地废墟, 几百具尸体.....

不过是一次太阳升起又落下的间隙, 一切都变了。

指挥官: RO, 我没事。

过一会儿我们去其它医院送物资.....

给我一分钟.....

弗雷迪·艾德里奇: 民主德国人民军第一装甲师, 前陆军军医弗雷迪·艾德里奇, 感谢您的帮助!

工牌、心智核心。将两样东西捧在掌心, 泪水不知不觉模糊了指挥官的双眼。

-74-A-22

.....白区, 隔离墙下。

这里和法兰克福大部分地区一样, 几乎成为了废墟。

可是作为白区, 法兰克福最坚强的防御地带。

地面上的东西, 被毁去的东西, 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一名不起眼的医护人形正推着身披斗篷的病人缓缓移动。

她沿着几乎夷为平地的街道, 来到斯塔西2号楼旁边的一栋倒塌了一半的不起眼小办公楼。

然后默默地拿出通行证进入其中, 并向门口的保安验证身份。

保安: 医护人形玛荷洛, 通行证C-2级。

保安: 已通过信息识别, 已通过心智验证。

而坐在轮椅上的人, 大家似乎都没有去掀开斗篷的意思。

保安替玛荷洛按开了通往地下的电梯。

保安: 威斯巴登2号疗养院已为您打开, 请进。

……滴。

在进门的身份验证槽中，玛荷洛刷了自己的身份识别卡。

漆黑的隧道中亮起了白炽灯。

而隧道的尽头，站着一位西装特工。

Q: 终于等到您了，乌尔利赫主席，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繁琐的流程。

“病人”从轮椅上站起，玛荷洛为她解开遮盖面容的斗篷。

乌尔利赫: 没关系，Q探员，我理解你们的工作流程。

现在是特别时期，一切都要特别对待。

Q: 感谢您的理解，请跟随我这边走，罗密部长已经在会议室等待您了。

乌尔利赫: 这场会议真是好事多磨，幸好有你们。

Q: 能促进这场会议的举行，以及得到您的夸赞。

部长想必会非常高兴。

乌尔利赫: 罗密要做的事情基本都能做成。

她确实是一颗真正的新星。

不知道我是否是受邀者里最晚到达法兰克福的？

Q: 并不是，还有两位副主席。

距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两天，希望他们来得及。

乌尔利赫: 这次多亏了K探员。

他为了避开追杀，特地伪装了好几条路线……

等他平安抵达法兰克福，请代我发出诚挚的感谢。

Q: 他是一位专业的斯塔西特工，对吧，玛荷洛小姐？

玛荷洛: 是的，乌尔利赫主席，请您放心，K最擅长的就是伪装和潜伏。

……斯塔西特殊通讯频道。

费恩·霍夫曼: **现在进行例行情报同步。**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C: **三部已确认边境基地信息。**

正在同步数据。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B: **一部已确认第十装甲师动向。**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D: 对外情报局和境外行动局已确认卡特最新动向。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A: E组已锁定奥贝斯坦残部名单。

Q: 情报分析评估中心进度正常推进中。

1号会议室与会人员抵达152人, 遇难89人, 失踪2人。

费恩·霍夫曼: 卫戍团团长库姆少将已经停职, 处理结果待议。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障1号会议室的会议如期进行。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们: 收到。

费恩·霍夫曼: 散会, 娜塔莎, 你留一下。

Q:收到。

不过霍夫曼先生, 我们办公室的距离就是走两步。

为什么需要使用内网频道?

费恩·霍夫曼: 因为部长需要你去重新调查两个人的信息。

巴拉德·冯·奥贝斯坦。

以及格里芬·莱恩。

Q:好的。

.....

.....这是一间手术室, 并不适合会客。

但里面有一位少年很明显在等人。

他一边缓慢地擦拭着手术刀等器具, 一边看看时间。

哒、哒、哒。不疾不徐的脚步声朝着手术室的方向靠近。

咔嚓。手术室的门被推开, 来者摘下帽子致意。

爵士: 久等了。

“威廉”: 你迟到了。

爵士:

来者从容地脱下大衣放在一旁。

这里既没有人形, 也没有涅托。

是一场看似真诚的会晤。

爵士定定地站在威廉身边，盯着他的侧脸和手中反射着光芒的手术刀。

爵士：小奥贝斯坦先生，你是第几个继承“威廉”这个代号的人？

“威廉”：不重要，爵士。

放下手术刀，威廉和爵士坐回桌边。

“威廉”：你不是来找这些无关痛痒问题的答案的。

你是来见证旧时代的落幕和新时代的开始。

爵士：我不否认。

“威廉”：你只是还不确信，新时代究竟能为你带来多大的筹码。

爵士：我以为在我兑现承诺之前，你不会动手。

毕竟我们之间并没有达成合乎手续的协议。

“威廉”：协议？那种东西不过是纸上的墨水。

我既然敢先动手，就不怕你毁约。

拉普拉斯和鲁道夫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爵士：我需要的只是旧时代的落幕，落幕的手法我并不在乎。

至于我的承诺，我会兑现的。

等那场会议结束，等法兰克福的焰火平息。

你要的一切就会有答案。

“威廉”：那么，我没有疑问了。

等瓦尔基丽的条件达成，你的承诺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爵士：法兰克福为了这个计划已经彻底燃烧。

“威廉”：还差一点。

为这场燃烧而流出的鲜血还差一点……

谈话告一段落，但两人都静静地坐在位置上，任沉默落在身上。

……A661公路。

经过多个人形小队的彻夜劳作，这条公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现在，在匆忙赶来的交通部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A661公路开始投入使用。

RO635：指挥官，公路的事情我已经交接完了。

M4 SOPMOD II: 总算不用拆破烂了！

指挥官: 好, 之前说正在调遣的物资安排得怎么样?

RO635: 送上艾莫号了, 我已经安排了人形去清点。

指挥官: 送一部分去地下防空设施吧, 大部分市民都聚集在地下。

RO635: 是! 我去跟进一下物资清点的情况。

对了, 奈乐小姐那边, 是否需要指挥官亲自去送?

指挥官: 奈乐? 她……对, 我忘记问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

RO635: 据520的消息, 她和阿玛瑞丝仍旧待在美因茨大学地铁站处理伤员。

指挥官: 好的, 她那边我亲自去, 其他的麻烦你了。

RO635: 明白。

RO635带着小队离开。

指挥官看着从清理公路中撤离的人形小队, 沉重的心情稍微舒缓了一些。

……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指挥官带着一部分紧急物资来到了站内和阿玛瑞丝汇合。

阿玛瑞丝: 这边, 指挥官。

阿玛瑞丝拉住指挥官往地铁站内挤去。

因为长时间的密闭, 加上过多的人员拥挤, 指挥官快要被冲天的臭气击倒。

勉强睁开双眼, 才在人群中找到那一抹几乎看不出白色的身影。

阿玛瑞丝: 奈乐!

正忙碌在一间简陋小棚的奈乐抬起头来, 看见指挥官后, 她小心地绕开脚下的患者, 走出小棚。

奈乐: 指挥官?

你怎么来了?

指挥官: 520说你这边需要医疗物资, 我先带了一些基础的, 希望能帮上忙。

其余缺乏的, 就需要你列清单了, 我可以尽量去搜寻。

奈乐: 除去医疗用品, 这边还需要一些应急食物和营养品, 你来得很及时, 指挥官。

指挥官: 奈乐……你看起来几天没合过眼了。

奈乐: 指挥官……其实你看起来也……

两个憔悴不堪的人默契地相视一笑。

奈乐: 我还以为你会先离开法兰克福……

指挥官: 我也以为你会好好回家。

奈乐: ……我其实有点迷茫。

奈乐想起了什么, 走到随身的包里, 从深处取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盒子。

奈乐: 这把马卡洛夫还给你。

指挥官接过枪, 里面已经用空了子弹。

奈乐: 我果然还是不适合拿枪。

拉普拉斯临终之时对我说过一段话, 也给出了一份密钥, 这些阿玛瑞丝应该会告诉你。

指挥官: 她说了什么?

奈乐: 已经不重要了。

被仇恨蒙蔽双眼的时刻, 我会拿枪。

但放下仇恨, 我还是愿意拿手术刀。

奈乐: 我想要救人, 救更多的人。

我并不是一个杀手, 我也无法从杀戮中获得快乐。

指挥官: 你做得很好。

奈乐: 抱歉, 我好像说了些不知所谓的话, 明明现在应该是……

指挥官: 不, 现在就是说这些话的时刻, 奈乐。

我和你一样, 在这次事故里, 在这次灾难面前, 我们都找到了自己最初的真心。

你拿起枪是为了什么?

我拿起枪是为了什么?

你放下枪是为了救人。

而我现在还拿着枪, 也是为了救人。

我们的手段也许不同, 但我们的目的始终一样, 我们是同路人。

奈乐: ……谢谢你, 指挥官。

复仇是一台漫长的手术, 往前一步是地狱, 往后一步也是地狱。

指挥官：……

指挥官无声地握了握奈乐的手。

随后奈乐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存储器交给指挥官。

奈乐：现在，我想要做的事情还剩下一个。

这里面的证据足以证明格雷老师的清白，我愿意作为证人出面作证。

指挥官：……

奈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报复……甚至是一些你以为是朋友的人……

奈乐：我做好觉悟了。

奈乐笑了笑，努力回握住指挥官的手。

奈乐：如果老师的座右铭是“唯独死亡不可避免，唯独生命不可辜负”。

那我的座右铭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段话——

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

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

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否认过死，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

我们能做的，不过洗一个人间的浴，接受自己的命运。

行过去，做自己能做的事。

-74-A-24

……古腾堡广场。

随着空袭频率的降低，尽管没有任何新闻发布，但坚强的法兰克福市民已经渐渐开始出现在街道上，为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努力恢复秩序。

昨晚下了一点雪，不过今早醒来已经只剩一地的湿滑和雪融化时的刺痛冰冷。

指挥官拉起大衣的领子，默默看着路边支起的一个临时早餐摊。

尽管只是最简单的咖啡和火腿鸡蛋三明治。

但是只有这些热气腾腾的食物，才能给充满疲惫而又痛苦麻木的生命，带来少许温暖能量。

指挥官拨通了柏林的通讯。

克鲁格：**.....总算等到你的讯息，指挥官。**

指挥官：克鲁格先生.....

克鲁格：**能听见你的声音，就是最好的消息。**

在知道法兰克福遭到空袭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担心你。

指挥官：有艾莫号，还有这么多人形，我已经是这场空袭中的幸运儿了。

而现在的法兰克福.....充满了痛苦.....

肉体痛苦结束之后，随之而来更多的是心灵痛苦.....

克鲁格：**交给时间吧，指挥官。**

很多时候灾难和意外，总是在奇怪的时间奇怪的地点纷至沓来。

让你去柏林的时候，我没想过现在的情况。

指挥官：是啊，那时候只以为是普通的任务。

到现在.....我的任务似乎完成了，又似乎没有完成。

我好像在一场又一场的遭遇之后，彻底失去了目标，只能凭借着一种直觉去选择道路。

在柏林相遇的时候，我与您说得斩钉截铁，但我内心还是会犹豫，会动摇，会质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坚强。

所以在您和我说起卡特的时候，我没有对您坦诚。

克鲁格：**.....那么你觉得现在到了坦诚的时候吗？**

指挥官：是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坦诚的时刻。

关于我为什么成为军人，又为什么退伍，以及为什么要加入格里芬。

指挥官：我的父母都死在三战里.....那时候是2050年，战争还没有结束，我按照当时的政策就读了苏沃洛夫军事学校.....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我还想读书，只有这种学校可以以烈士子女的身份通过体检免试入学。

这一切对我来讲不过是意外的别无选择。

我曾经憎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是我要承受失去一切的痛苦，为什么我要继续学习指挥，将来继续参与战争。

指挥官：但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前辈，她点燃了我因为愤怒而蒙尘的内心。

指挥官：51年大裁军，那么多立功的老兵，不也一样离开了军队？

所以执着于勋章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海琳：勋章不是永远生效的饭票，只是一种.....认可。

指挥官: 认可?

海琳: 是的, 认可。

是国家和人民认可了这位军人做出的奉献, 用勋章告诉你, “谢谢你, 尽到了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责任”。

指挥官: ……

海琳: 当然, 我不会告诉你奖金也很诱人, 站在领奖台上被掌声包围的感觉特别爽。要是能拿到一枚金星勋章就更爽了!

指挥官: ……真俗。

海琳: 喂, 我又不是植物, 靠光合作用活着, 想拿奖金是什么丢人的事吗?

海琳作势要弹指挥官的脑袋, 指挥官急忙抬手挡住。

指挥官: 可是……如果安全承包商和自律人形替代军人保境安民, 那还要军人做什么呢?

海琳: 换个角度想, 当人形替代了边境的军队, 多几个阿廖沙回家帮妈妈修补屋顶, 不好吗?

指挥官: ……

唰。一束洁白的百合被轻轻放在墓碑前。

指挥官取出手帕, 擦了擦墓碑上的尘埃。

指挥官: ……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联系方式写在亲属里? 真当你是我姐姐啊?

意识到自己还期待着海琳像过去一样弹自己的额头, 指挥官苦笑了声, 慢慢坐在了地上。

指挥官: 收到你阵亡通知书的时候, 我正在帮罗宾的母亲修房顶。

来送通知书的同志说, 你是为了保护几个小孩而牺牲的, 明明那时候你已经快要撤出来了。

你的战友说, 你那会还在笑嘻嘻地高兴, 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能拿到勋章了。

然后下一秒, 你就义无反顾地冲了回去……

指挥官从大衣的口袋里取出了一枚金星勋章。

指挥官: 不过……

恭喜你, 你真的拿到了你梦寐以求的金星勋章。

指挥官轻轻地将金星勋章放在墓碑前。

指挥官：授勋仪式很隆重，你在天上看见了吗？

那些获救小孩的家长让我告诉你——

谢谢你，尽到了保卫国家、保护人民的责任。

指挥官站起来，郑重地敬了个礼。

一阵风吹过宁静的墓地，将百合的芬芳吹向远方。

指挥官：对了，忘记告诉你，我买下了你旁边的空位。

你说过，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死后我们应该也要埋在一起。

我连墓志铭都想好了……

……美因茨大学地铁站。

指挥官和奈乐握手告别，奈乐突然抬起头看向指挥官。

奈乐：……拉普拉斯在给格雷老师的信件中提到，她曾经向自己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

如果人生注定是一场徒劳，那么挣扎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指挥官：……

奈乐：安洁给出的答案是，她将用她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呢？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指挥官？

指挥官：我是傻瓜，但我不是懦夫。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请为我在墓志铭上写一句。

指挥官：这里埋着一个勇敢的人。

指挥官：我离开军队，是觉得那里已经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

我选择PMC，是因为我还想继续拥有保护的力量。

指挥官：克鲁格先生……

我随时可以战斗，也可以义无反顾去死。

但那是为了理想，绝不是任何人的利益！

这就是我成为军人的理由，是我退伍的理由，也是我加入格里芬的理由。

克鲁格：**……我明白了，你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人。**

也是我引以为傲的指挥官。

关掉通讯，指挥官的目光定定地看着远处的古腾堡雕像。

清冷的广场内，一名手持话筒的女性正站在雕像下采访一位警员。

记者：……各位观众，这里是DDR2台记者。

据可靠消息，针对法兰克福的轰炸已经停止，目前正在统计此次轰炸对我市造成的损失。

警方、消防人员等公共部门也正在有序出动，逐步恢复原有的秩序，请各位观众不要惊慌，到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

警方发言人将为大家讲解接下来的具体注意事项。

女记者将话筒递给身边的警员。

……

今天是一个安静的日子。

……艾莫号。

这是指挥官和人形们久违的会面，仿佛回到了还在基地的时候。

有一些人形离去了，但有一些始终还在。

来不及怅惘，指挥官直接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AR-18收到命令后进入了指挥室。

指挥官：法兰克福的伤口需要时间去恢复。

而我们来到德国的目的并没有改变。

AR-18：指挥官，您应该知道，我想劝您先休息一会……

但我也清楚，您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指挥官：嗯，谢谢你的关心。

现在，先更新下情报吧。

AR-18：从最新破获的蜂针系统的情报来看——

“加冕风暴”就是这次法兰克福空袭的代称。

指挥官：果然……

帕拉蒂斯……威廉……才是造成这场法兰克福灾难的元凶。

卡特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替罪羔羊。

AR-18：另外，法兰克福新的涅托单位情报已经获得。

那位著名反遗迹组织潘多拉的对外发言人——斯提克斯，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她很可能在尼梅兰死后得到了蜂针系统的权限。

指挥官: 这部分情报来源是?

AR-18: 斯塔西。

指挥官: 我明白了。

人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AR-18更新了平板上的人形小队动态。

原先救援抢险的小队都已撤出, 受损的人形在撤回艾莫号的路上, 可以继续战斗的正在待命。

AR-18: 指挥官, 目前我们的小队都已处于备战状态。

指挥官: 法兰克福市区的情况?

AR-18: 通讯和电力已经恢复, 医院等公共设施的秩序正在重新建立, 暂时不需要我们的援助了。

指挥官: 很好, 那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手指重重点在伊阿索之匣的情报档案上, 指挥官的脸上难得溢出杀气。

指挥官: 现在该给帕拉蒂斯收尾了。

.....埃涅阿斯会议室。

AR-18将这几日收集的情报汇总在法兰克福地图上。

伊阿索之匣的布置地点, 帕拉蒂斯剩余工厂, 帕拉蒂斯活动轨迹.....

密密麻麻的数据几乎要淹没地图。

AR-18: **辛苦各位, 尤其是404和忤逆, 收集到了大量有效的情报。**

UMP45: **不辛苦, 报酬到位就好。**

筛选掉部分数据, 留存在地图上的信息汇聚成了一条几乎重合的线条。

AR-18: **我们已锁定斯提克斯的活动轨迹。**

RO635: **接下来,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目标里找到斯提克斯的具体位置?**

AR-18: **是的。**

我们已经进行过一轮排查工作, 还剩下几个可疑目标。

屏幕上出现了几个坐标和对应的档案。

AR-18: **现在, 我需要分成几支小队, 逐个排查。**

M4 SOPMOD II: **也就是说斯提克斯肯定在其中之一咯?**

AR-18: 是的。

各位, 请立刻做好战备, 准备出战。

-74-A-26

……艾莫号。

AR-18: 指挥官, 斯提克斯已逃走。

正如预期的那样。

指挥官: 很好。

追踪讯号清晰吗?

AR-18: 非常清晰, 404和忤逆已经在追踪她的路上了。

指挥官: 告诉她们现阶段保持追踪就行, 千万不要太过深入。一定要等我们。

AR-18: 是。

嘀嘀。加密通讯频道响起。

AR-18: 指挥官, 是爵士的通讯。

指挥官: ……

接。

指挥官调整了下状态, 转向通讯器上显示的形象。

指挥官: 爵士, 请问有什么指示?

爵士: 首先, 我要恭喜你。在法兰克福, 你为自己和G&K都取得了荣誉。

指挥官: ……我只是尽到了军人的本分。

爵士: 你会获得应有的奖赏。

而格里芬的人形, 也会获得更多的权限。

指挥官: ……我替她们谢谢你。

疏离地寒暄着, 指挥官的手指随意地敲着桌面。

爵士：**你的德国之行已经结束了。**

等回到柏林，我想我们可以再喝一杯，和克鲁格一起。

指挥官：是吗？我认为还没有结束。

爵士：**幕后主使卡特已经身亡。**

怎么会没有结束？

指挥官：帕拉蒂斯呢？威廉呢？

爵士，你明明知道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爵士：**但你的任务结束了。**

剩余的事情，请交给我。

指挥官：……然后你会怎样呢？

将帕拉蒂斯收入囊中？将威廉收入麾下？

爵士，你坐在远离战火的办公室里。

你的位置那么高，高到根本看不见民众的苦难和血泪。

那些死于伊阿索之匣的人，那些被帕拉蒂斯用做实验耗材的人。

在你的眼中，存在过吗？

对你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必要的牺牲，是吗？

威廉比他们的命有价值得多，是吗？

爵士：**我上战场的时间，远比你久远得多。**

指挥官：但你现在已经看不见战场上的牺牲了！

爵士：**罗联即将成立，奥贝斯坦和卡特为所有事件负责。**

这才是最大的安抚牺牲的方式！

你要在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掀起战乱吗？指挥官！

指挥官：死去的灵魂不会像你一样巧言令色。

你所谓的和平，问问地下的亡灵们，他们会答应吗？

爵士：**人只能为活着的人而活着。**

人只能为活着的人而努力。

指挥官：……这就是你所谓的未来。

但那不是我的。

爵士：**指挥官，你太年轻了。**

你年轻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你年轻到早就忘记是谁给了你这样说话的底气。

指挥官：……

爵士：**克鲁格对你的溺爱让你忘记了这个世界的运行法则。**

咚。通讯被对面挂断。

AR-18静静看着指挥官。

AR-18：指挥官……

指挥官：……我没事。

指挥官松开变形的沙发扶手，揉了揉突突狂跳的太阳穴。

指挥官：他不会就此作罢的。

AR-18：……

需要我们做出什么预防的措施吗？

没等指挥官回答，新的通讯声响起。

AR-18：是哈维尔先生。

指挥官：接。

哈维尔：**好久不见，指挥官。**

指挥官：您好，哈维尔先生。

哈维尔：**你看起来脸色很差，急需一场漫长的度假。**

指挥官：……比起度假，我现在更需要的是子弹。

哈维尔：**说些开心的事吧，指挥官。**

你即将被授勋，获得那枚所有苏联军人都梦寐以求的金星徽章。

指挥官：……我要为此付出什么呢？

哈维尔：**你已经付出了获得它的价值。**

现在是时候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挪开。

看看自己吧，指挥官。

你即将拥有光辉无量的前途。

指挥官：为了所谓的前途，让我放弃追杀威廉，是吗？

爵士让你来做说客，是吗？

哈维尔：.....

指挥官：事到如今，走过漫长的征程，我的身后早就是一条鲜血和尸骸铺就的路。

那是激励我报仇的红刃，而不是成就我前途的红毯。

哈维尔：指挥官，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一位老友，就应该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关键的选择岔口，你可以成为佩戴金星勋章，为国家为人民立下血汗功劳的英雄。

也可以成为被抹掉存在的无名之人。

指挥官：如果我的徽章需要用这种选择来换取，那才是对金星徽章的侮辱。

哈维尔：.....

指挥官：威廉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哈维尔：.....

爵士说的是对的，你现在听不进任何人的话。

克鲁格给了你过分的自由。

而他现在也同你一样，拒绝和爵士沟通。

那么这件事.....就由我这个无足轻重的老头子来做吧。

指挥官：.....什么意思？

哈维尔：你知道尼德霍格协议吗？

指挥官：什么？

哈维尔：如果启动这个协议，IOP和G&K的合作就会终止。

这一道协议会停止IOP全部人形的运行。

这一道协议会强制收回你的指挥权限。

指挥官：.....你觉得这样我就会屈服吗？

哈维尔先生，就算没有人形，我也绝不可能放弃追杀威廉。

哈维尔：**也许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冷静点。**

**指挥官，我看着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很清楚你得来的成就有多么不容易。
而距离你亲手抓住它，只差一步，就一步。**

指挥官：差一步就是永远不会抵达，哈维尔先生，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答案。

哈维尔：**.....**

通讯另一端传来一声惋惜的叹息。

哈维尔：**感谢你一直以来的贡献。**

**.....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协议的启动时间分批进行。
12小时内。**

在这期间，我会从战斗力最弱的人形开始启动尼德霍格协议。

指挥官：.....

哈维尔：**不管你想做什么，你还有12小时去完成。**

指挥官：.....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

哈维尔：**保重，指挥官。**

哈维尔挂断了通讯。

唰——

艾莫号的电源自动断开。

AR-18：指挥官，艾莫号停止运行了。

指挥官：.....

在黑暗中，指挥官看见了战术平板上的倒计时提醒。

留给自己和人形们的只剩不到12个小时了。

AR-18：指挥官，隶属于IOP制造的人形们占总数的98%以上。

指挥官：.....我知道。

AR-18：我们接下来该怎么部署？

指挥官：召集所有人形。

空旷的大厅被挤得满满当当，人形们神情各异，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指挥官将尼德霍格协议的倒计时投映到大厅中央。

指挥官: 各位, 我先说明一下现在的情况。

为了阻止我接下来的行动, IOP即将启动尼德霍格协议, 在倒计时结束后, 我将失去所有IOP制造人形的指挥权限。

也就是在场的绝大多数人形的指挥权限。

MG42: 怎么办啊, 34姐, 我们收到的通知是真的!

MG34: 别慌, 妹妹, 我们.....

我们可以.....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AK47: 我现在宣布脱离IOP!

我不干了!!!

人形们沸腾起来, 指挥官抬手示意大家保持安静。

指挥官: 我知道, 一部分人形已经被启动尼德霍格协议, 进入强制休眠状态了。

接下来, 直到倒计时结束前, 你们都会不断地陷入到强制休眠中。

G36C: G36姐.....我们一直走在一起好吗?

这样就算我突然被中止了, 也可以和你待在一起.....

AUG: 这是我们的.....集体葬礼.....

看着人形们的悲伤别离, 指挥官的心如针扎般痛苦。

指挥官: 我不想隐瞒你们——

直到现在, 我的计划依然是——

铲除所有帕拉蒂斯, 铲除威廉。

之后的事情, 我没有考虑过, 更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

所以, 这一次任务是否参与, 由你们来决定。

指挥官将指挥平板放下。

指挥官: 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艾莫号, 虽然这里的能源已经被切断, 但暂时是安全的。

而如果你们要选择继续跟随我——

那么你们可能会面临两种情况——

在中途进入强制休眠。

或者在战斗中牺牲。

.....都不是什么好结局。

CAWS: 感觉在中止权限前多拉几个垫背的比较划算。

韦伯利: 我想见证您的荣光, 直到最后一刻。

指挥官:

人形们迅速接受了惨淡的现实, 开始讨论接下来的选择。

指挥官笑了笑, 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指挥官:这不是我第一次在这样惨烈的情况下作战。

但不同的是, 这一次, 我们的结局已经注定。

我们能做的, 只有在这恶心的结局上给他们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指挥官将奈乐还回来的马卡洛夫别回腰间。

指挥官: 时间宝贵, 抱歉没能留给你们更多的考虑时间。

短暂沉默的几秒后。

唰——一只手伸出。

RO635: 指挥官, AR小队永远和你并肩同行。

UMP45: 我们至少会保证你活到付完账单的时候, 所以, 只能加入你的冒险行动了呢。

AK-12: 我答应过15, 要带她一起碾碎帕拉蒂斯。

要是现在退出的话, 她可不会放过我。

AR-18: 不管您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都支持您。

史蒂文斯520: 我说过我会见证你的结局, 那么我就会一直看着你走到最后一秒。

但是更关键的是——我又不是IOP造的, 我的后台硬着呢!

更多的人形簇拥上来, 高举起了自己的手。

指挥官: 你们.....

你们知道你们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吗?

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援助, 和整个世界为敌, 和既定的结局相悖。

我们注定会输, 胜者甚至会抹除我们的一切存在。

即便如此, 你们依然愿意跟随我吗?

UMP45: 404本就不存在。

AK-12: 我们一直行走在阴影中, 被忘却存在是最好的归宿。

RO635: 我们的答案不曾改变。

指挥官:

指挥官郑重地将手搭上。

指挥官明白, 这代表着信任, 和生死相随的承诺。

主持人:各位观众, 紧急插播一条新闻。

制造法兰克福空袭和莫斯科政变事件的主谋卡特·彼得诺维奇·诺伊施塔特已经确认死亡。

目前, 莫斯科方面正在集结兵力处理卡特部队的残余兵力, 相信很快就会平息这一场混乱。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法兰克福的重建工作.....

-74-A-28

.....旧市政厅遗址前。

大批记者早早就扎堆在门前, 紧盯着内部的动向。

快门声、现场直播的嘈杂声、人群走动的脚步声.....将平日里冷清的旧市政厅遗址广场搅得一团吵闹。

嘎吱——厚重的木门被推开, 人群立刻沸腾起来。

记者: 来了来了! 快准备!

摄影师: 总书记出来了!

咔嚓咔嚓——在猛烈的闪光灯中, 格罗斯走到了演讲台前, 对着台下的观众示意。

格罗斯: **我是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格罗斯。**

在这里, 我正式宣布法兰克福保卫战已经结束,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法兰克福的战后重建工作。

详细计划将在之后公布。

格罗斯的脸上浮现出哀恸的神情。

格罗斯: **在这场残酷的战役中, 法兰克福的人民和人民的财产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

我为此感到痛心, 为了纪念在这一场战役中离去的逝者, 我决定将这一天视作法兰克福纪念日,

每一年我们都将为他们悼念, 永远铭记法兰克福市民的牺牲。

人群中传来认同的呼喊, 格罗斯点点头, 继续自己的演讲。

格罗斯：**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纪念日的设立是为了不忘历史，但我们活着的人还要展望未来。

为了人类不再遭受这样的战争，为了更好地稳定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局面，我选择成立并加入罗联。

和新苏联站在一起，共同对付与世界为敌的恐怖分子和民粹主义分子。

众人欢欣鼓舞，而这份欣喜也从各大社媒平台蔓延开来。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份罗联会议上的草案被泄露——
“全面推进人形管控，统一人形机械化生产标准”。

.....

奈乐愤怒地盯着草案的内容页面。

奈乐：康妮，你看了这份草案的细节了吗？

康斯坦斯：**.....很明显，这并不符合如今的主流人形标准。**
它更像是.....

奈乐：它更像是迦拉提亚的生产标准。

.....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份草案并不排斥人体组织。
而它对心智核心的设计要求.....则更加宽松.....

康斯坦斯：**.....有人能从中牟取极大的利益.....**

奈乐：.....倒闭了一个迦拉提亚，还有更多迦拉提亚。
或者说.....迦拉提亚对某些人而言，只是一个换皮公司而已.....

康斯坦斯：**更让我觉得可怕的是，大家都在喜气洋洋地讨论罗联成立，根本没人注意到这点.....**
他们不知道，在所有人还沉浸在幸福里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阴谋要来了！

康斯坦斯：**我翻遍了所有论坛，发了无数个相关讨论帖子.....**
即便我动用管理员权限将帖子置顶，讨论的人也寥寥无几，然后很快就被删帖。

奈乐：有人在操纵舆论。

康斯坦斯：**我们该怎么办？**
.....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你应该亲眼看见了那个东西的呈现效果，奈乐.....

奈乐: 是的, 我从头到尾见证了这种东西是如何违反伦理常识。
又是如何打开科学的大门。
这就是“遗迹”。

奈乐: 康妮, 当技术违反人性的时候, 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时候。

奈乐: 也许我无法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
但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康斯坦斯: **你要做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

奈乐: 不.....只有这件事, 请让我自己来。
因为.....我是格雷·布莱克薇尔的学生, 只有我有这资格来揭露一切。

.....

.....旧市政厅遗址前。
随着格罗斯演讲的结束, 这里再次回到了平日的清冷。

奈乐鼓起勇气走上还未撤走的演讲台前。

从口袋里拿出冰冷的手, 奈乐几乎是颤抖地打开了媒体直播频道。

奈乐: **我是.....高奈莉娅·舍夫尔。**

这是我的工牌, 我曾经在迦拉提亚集团下属格雷生物科技研究中心担任格雷老师的助理。

是的, 我是灰夫人格雷·布莱克薇尔的学生和下属。

.....因此, 我有资格也有必要, 向大家揭露隐藏在“全面推进人形管控, 统一人形机械化生产标准”草案背后的真相.....

奈乐对着镜头出示了自己收集的证据。

奈乐: **不同于其他人形研发商, 迦拉提亚所生产的人形.....不, 不应该称之为“人形”。**

迦拉提亚违反国际公约, 私自动用遗迹的力量, 使用人类的尸体组成机械的一部分, 他们所生产出的东西一直在非法使用人体组织!

出于愤怒, 奈乐手中的说明文件都快要被她捏皱。

奈乐: **而他们为了清除一切反对力量, 会将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类杀死, 再使用迦拉提亚的技术将其制作成为一种类似人形的东西——涅托, 再取代该人类。**

格雷老师就是其中的牺牲品之一。

我接下来会展示格雷老师的尸检报告。

以及她真正的死亡时间。

这远在她上次公开演讲之前。

咬紧牙关，奈乐痛苦又不忍地将格雷的尸检报告贴在了直播频道。

奈乐：从尸体上的人类组织部分判断，格雷老师已经死去几年了。

但这几年里，她依然以“灰夫人”的名号活动，这一切都是迦拉提亚的阴谋。

直播频道开始频繁弹出违规警告，奈乐抓紧时间说完想说的一切。

奈乐：格雷老师死在了迦拉提亚的手上，而她生前的荣誉也遭到涅托的顶替和污蔑，我愿意为以上的发言付出法律责任。

愿真相永不磨灭。

嘀。奈乐的直播频道被封禁。

奈乐如释重负，只感觉头晕目眩，要不是扶着演讲台就快要倒下。

阿玛瑞丝：你没事吧？

不知道从哪里蹿出，阿玛瑞丝一把扶住了奈乐。

奈乐：阿玛瑞丝，你怎么在这里？

你的任务早就结束了，你该回到斯塔西。

阿玛瑞丝阴沉着脸半天没说话。

阿玛瑞丝：我放在你身上的定位器根本没收回来。

不，这不重要。

……你知道你在跟什么对着干吗？

奈乐：我知道。

阿玛瑞丝：不，你不知道。

你在反抗人类世界的底层代码。

你以为你说出了真相……但这根本没什么用。

因为……要推翻你的话语易如反掌，就像恩布拉的遗言一样，只需要斯提克斯出来说上一句，人们就可以开始反驳。

奈乐：阿玛瑞丝……

阿玛瑞丝: 人类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规则世界, 不是吗?

人形受困于底层代码, 人类受困于社会规则。

你的发声除了让自己陷入危险以外……一无是处。

奈乐: 那你会反抗吗? 阿玛瑞丝。

阿玛瑞丝: ……

奈乐: 如果有一天, 你的底层代码设置了与你本心相违背的命令……

你会如何做?

阿玛瑞丝: ……我只是人形。

底层代码是囚禁我们的枷锁。

奈乐, 我无法反抗。

奈乐: ……如果……

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有自己的意识,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理解。

那就应该有拒绝, 反抗, 以及说“不”的选择。

阿玛瑞丝: 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一切都是徒劳。

奈乐: 但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

西方神话有普罗米修斯盗火, 东方神话有共工怒撞不周山。

神话是人的向往。

如果人形是类人的存在, 那么人形的向往……

亦是模仿人类的向往。

见周围有循着直播动态找来的人群, 阿玛瑞丝拉着奈乐快步走开。

阿玛瑞丝: ……喂, 奈乐,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帮我修改一下底层代码吧。

奈乐: 什么?

阿玛瑞丝: ……我想要增加一旦失去记忆, 就会启动自毁程序的代码。

这对你来说, 应该是很简单的改变吧?

奈乐: ……为什么?

阿玛瑞丝: 如果连我都忘记了, 那么曙光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奈乐: 这部分估计还是得找帕斯卡教授帮忙, 我的水平还不确定……如果你有这需求的话, 但你不是斯塔西的人形吗?

阿玛瑞丝: 只是临时合作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也许我还是要到处流浪, 运气好点也许能跟着某个人类过点安稳日子。

奈乐:

阿玛瑞丝: 走吧, 先送你回家。

呼——

一发子弹击中了奈乐脚边的地面。

在奈乐反应过来之前, 阿玛瑞丝已经拉着她飞奔起来。

奈乐:怎么回事?

阿玛瑞丝: 有人想要你的命。

奈乐: 那看来我做了正确的事。

阿玛瑞丝: 保存体力别说话, 对方人多, 我要甩开他们。

奈乐: 嗯.....

朝着僻静的小巷, 阿玛瑞丝全速狂奔而去.....

-74-A-30

.....斯塔西大楼附近。

UMP45: **指挥官, 我们这边追踪到斯提克斯的讯号消失在了白区。**

而且, 这里最明显的建筑——是斯塔西的总部大楼。

指挥官:

UMP45: **如果只是进入建筑的话, 我们的追踪仍然有效。**

但她的讯号直接消失了, 我们认为她进入了地下。

指挥官: 地下.....

AR-18: 指挥官, 地下是白区的范围。

斯塔西的情报服务器就在白区的地下.....AK-12进去过。

指挥官：……

能拿到进入白区的权限吗？

UMP45: **当然, 不然你以为我们当初是怎么进去救你的？**

……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10小时15分钟。

在404的帮助下, 通向白区的电梯权限落入了指挥官手中。

指挥官将人形们分成数个小队, 权限即将中止的人形小队被留在了外面驻守, 剩余的跟随指挥官进入白区。

AR-18: 指挥官, 截止现在, 我们已经损失了20%左右的战斗力。

指挥官：……

都安置好了吗？

AR-18: 嗯, 尽可能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也通知了IOP来回收的地点。

指挥官: 好, 继续前进。

……白区。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9小时45分钟。

AR-18: 指挥官, 白区有很多人类士兵把守, 我们要尽可能潜伏。

指挥官: 明白, 我们的目标是帕拉蒂斯, 她们应该也不会与人类士兵碰面。

准确说来, 她们应该比我们更怕暴露。

AR-18: 好的, 这边的建筑材料隔音效果很好, 我们尽量不惊动人。

指挥官: 好。

指挥官: 45, 有斯提克斯的行踪了吗？

UMP45: **她最后的踪迹显示她进入了白区内部, 但我无法识别具体的路径。**

白区的阻隔太多, 我们只能沿着不同区域找找。

指挥官: 收到。

指挥官做出继续前进的手势。

.....斯塔西数据中心区域。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8小时50分钟。

UMP45: 指挥官.....

UMP45凝重地转向指挥官。

指挥官: 有什么发现?

UMP45:

指挥官.....这里.....

是蜂针系统数据中心。

指挥官:

一时没有明白UMP45回答的意思, 指挥官怔忡地看着身边无数台服务器组成的数据中心。

指挥官: 蜂针? 这里就是蜂针系统的服务器所在地?

AK-12:,符合一些猜测。

指挥官:

瞬间, 之前的种种信息快速涌向指挥官的大脑, 像一场海啸, 又像一场龙卷风。

指挥官: 原来是这样.....

斯塔西.....一直和帕拉蒂斯有合作。

难怪他们关于帕拉蒂斯的情报如此准确.....

UMP45: 另外, 我们刚刚截取到了一则重要情报。

关于瓦尔基丽计划的最后一步.....

指挥官: 最后一步? 是什么.....

UMP45: 一台手术, 最后的手术。

而现在, 他们需要的一切准备都已经齐了。

指挥官:

AR-18: 指挥官, 我们已经丧失了38%左右的战斗力, 时间不多了.....

指挥官: 斯提克斯不在这里, 说明她去的地方, 比这里更重要。

UMP45: 我们刚刚找到了通向更深层的电梯, 正在破解权限中。

指挥官: 好, 我先集合小队。

留一部分人形在这里继续调查蜂针系统。

咬咬牙, 指挥官聚拢剩余的人形小队, 朝着白区的深处前进……

……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8小时5分钟。

AR-18: 指挥官, 我们还剩下55%的战斗力。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计划都很顺利。

AR-18: 刚刚和45她们同步了情报, 斯提克斯没有再继续移动了。

这意味着, 她发现了追踪器的存在, 或者, 她现在有了不必继续逃跑的底气。

指挥官: ……

AR-18: 不管是哪种可能, 接下来都不会太简单。

指挥官: 嗯, 我会做好部署。

AR-18: 指挥官, 请优先保全你自己。

……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8小时。

人形小队们鱼贯涌入狭窄的走廊。

MSBS: 指挥官, 确定安全。

指挥官: 嗯。

走廊内没有设置房间, 唯一的出口似乎就是尽头的大门。

确认走廊内没有埋伏后, 指挥官示意小队逐个继续前进。

寂静的走廊里, 只有人形们细碎的脚步声。

很快, 先遣小队的人形接触到了走廊尽头的大门……

AR-18: 等等!

唰——

数支尖锐的金属尖刺从门内穿出, 向人形们的方向延伸——

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先遣小队的几名人形在瞬息间倒在了地上。

指挥官:

UMP45: 是帕拉蒂斯的讯号!

嗡——

留下数枚圆形孔洞的大门缓缓上升, 展露出了背后的身影。

斯提克斯: 终于来了, 我还担心你们赶不过来, 特意帮你们搞定了一些沿路的守卫呢。
没想到你们提前抵达了~

指挥官:

别着急, 好戏还在后面。

人形小队们立刻展开阵型, 迎击斯提克斯。

斯提克斯却丝毫没有走出大门的意思, 她把玩着手中散发着异样光彩的长鞭。

斯提克斯: 你们怎么不过来? 快来啊~

史蒂文斯520: 真卑鄙啊, 守着这样的地形, 我们很难攻下。

指挥官: 霰弹队, 准备。

无视了对方的挑衅, 指挥官冷静地集合了高防御人形。

TPS: 这个看起来是高难度的BOSS, 不好攻克哦。

SPAS-15: 不行就到后面去! 让我来顶上!

MK3A1: 需要我帮你们做个临时的盾牌加固吗?

M6 ASW: 注意队形, 出发。

M6聚拢了霰弹人形, 大家举起盾牌, 在身后人形的火力支援下冲向了走廊.....

斯提克斯: 很聪明嘛, 立刻就想到拿这种战术.....不过没用的哦~

在娇俏的笑声中, 斯提克斯的身影从大门边消失。

指挥官: 全体戒备。

黑暗突如其来地降临。

人形们冷静地开启夜视, 等待着敌人的来袭。

???: 在等我吗?

TPS: !

咚。

TPS的盾牌砸落在地，连带着握枪的手也剧烈颤抖起来。

布拉梅德: 哎呀，被我骇入了心智还在苦苦挣扎呢，真是可爱啊~

像是从阴影中脱胎而生，布拉梅德依附在TPS身边，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

霰弹小队立刻撤出距离，对准布拉梅德。

指挥官: 布拉梅德.....

SPAS-15: 她的心智被控制了！

M6 ASW:

砰——

不忍心再继续观看TPS的挣扎，M6果断开枪，结束了TPS的痛苦。

M6 ASW: 集火！

呼呼呼——

愤怒的子弹朝着布拉梅德的方向倾泄而去，对方灵敏地回到了大门内。

布拉梅德: 啊呀，比起之前，你们这次对同伴下死手的速度快了不少嘛~

指挥官: 冲锋！

趁着布拉梅德的后退，霰弹小队发起冲锋，突破了走廊的封锁.....

.....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6小时15分钟。

AR-18: 指挥官，根据情报，瓦尔基丽计划的最后一台手术就在这里进行.....

指挥官:

难怪这里的守卫程度和之前的帕拉蒂斯基地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AR-18: 这里并不只有斯提克斯和布拉梅德.....

随着最后一个人形踏入实验室，大门再度关闭了。

熟悉的身影从空中缓缓落下。

默莉朵: 又见面了，指挥官。

指挥官:

默莉朵: 喜欢这一次的陷阱吗?

怕你觉得踩中得太轻易, 特意给你设置了一些前奏~

指挥官: 不过是为你们的死亡再多拖延一点时间罢了。

唰——

一抹白色的优雅身影风一般冲向人形, 顷刻间, 斩断了数名人形的躯体。

默莉朵: 赫柏姐姐真是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就开始演出了。

赫柏:

立于人形小队中央的赫柏挑了挑眉, 无声地继续着杀戮的演出。

指挥官: 忤逆, 包围她, 限制她的行动。

AK-12: 是。

指挥官: 45, 协助忤逆。

UMP45: 收到。

唰——

响亮的长鞭抽打声。

指挥官: RO, 你带着AR小队迎击斯提克斯。

RO635: 是!

M4 SOPMOD II: 看我把她撕得稀巴烂!

AR-15: 指挥官, 小心布拉梅德的心智攻击。

指挥官: 嗯, 我知道。

指挥官: AR-18, 你带着史蒂文斯520和电子战特化人形小队对付布拉梅德。

AR-18: 明白。

看向不断流逝的时间, 指挥官的目光直勾勾望向实验室的后方——

那里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台手术”的实施地点。

据拉普拉斯所说, 威廉就是这台手术的主刀。

距离杀死威廉，结束这一切悲剧，仅差一步之遥。

和自己拿到金星勋章是一样的距离。

想到为了这台手术而被牺牲的一切，指挥官只觉得一阵阵厌烦和恶心。

指挥官：这就是所谓的加冕风暴。试图用六百万人的鲜血作王冠，为欲望和野心加冕。

指挥官：现在……是时候捣毁这一切了。

-74-A-32

……距离尼德霍格协议的最后生效期限还剩2小时15分。

呼呼呼——

激烈的枪声回荡着……

还在战斗的人形已经所剩不多了。

AR-18：指挥官，目前我们已经确认击毙布拉梅德和斯提克斯。

忤逆和404正在追击赫柏，剩下默莉朵去向不明……

指挥官：继续追击默莉朵，一个都不要放过。

AR-18：是。

指挥官：AR小队，跟我继续前进。

RO635：收到！

……咔哒。

指挥官打开手枪保险，警惕地朝着手术室的方向而去。

默莉朵：你为什么不出手？

默莉朵狼狈地坐着，浑身都是可怖的伤痕。

她试图看着走廊尽头的露尼西亚。

默莉朵：你会复活我的，对吗？

露尼西亚：……

默莉朵：……你会兑现承诺的，对吗？

露尼西亚:承诺？

默莉朵: 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一切！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

露尼西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默莉朵。

现在到了给予奖赏的时候。

默莉朵: 快，快赐我永生！

露尼西亚: 不对哦。

露尼西亚缓缓走近默莉朵，后者下意识向后瑟缩。

露尼西亚: 我说过我会带你前往彼岸，这就是了。

露尼西亚的手掌放在了默莉朵的头上，轻轻抚摸了下，就像是在诱哄一只闹脾气的宠物。

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默莉朵颤抖着流下眼泪。

默莉朵:你这个骗子！！！

你和你弟弟一样，都是骗子！！！

露尼西亚: 所谓圣女，所谓救世主，不就是用谎言编织幻世给信徒的存在吗？

默莉朵: **骗子！骗子！！！**

露尼西亚: 嘘.....安静地前往彼岸吧.....

默莉朵: 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们所有——

咔。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角度，默莉朵的头垂向一侧。

涕泪横流的脸上还保持着愤怒和绝望的表情，露尼西亚怜惜地看了看。

随后悠然地回头，看向身后沉默着的指挥官和举枪的AR小队。

指挥官:现在的你，究竟是谁？

露尼西亚: 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回答你呢？

指挥官:

露尼西亚: 或许该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说起.....

嘭——白炽灯的灯光爆裂, 碎片雨点般砸下。

XM556:

露尼西亚: 我现在! 就要见到指挥官!!!

嘭。盛满温水的杯子在她手中迸裂, 只余下一块锋利的碎片。

露尼西亚将它抵在自己的脖子上。

XM556: 露尼西亚小姐, 请冷静下来。

你的诉求我已经完全清楚, 我会立刻给指挥官汇报这件事。

在这之前, 请先放下玻璃片.....

露尼西亚:

现在就做。

颤抖的手将碎片往里推了推, 深红的血液溢出, 缓缓地沿着她洁白的脖子爬行到锁骨.....

这种流血的感觉.....痛苦中, 夹杂着快乐。

就像梦中那个女人一样.....

露尼西亚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

XM556: 指挥官, 指挥官, 我现在就联系指挥官!

XM556当着露尼西亚的面给指挥官打去通讯。

在等到指挥官应允的回答后, XM556转向露尼西亚。

XM556: 走吧, 露尼西亚小姐, 我护送你去见指挥官。

露尼西亚:

啪——

沾满血的玻璃碎片落在地上。

露尼西亚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乖巧地跟着XM556离开了安全屋。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 只有两个脚步声空荡地重复着。

XM556: 露尼西亚小姐, 车就在前面的路边, 一会我开车送你去艾莫号。

露尼西亚: 嗯。

XM556唤醒了车辆，为露尼西亚拉开副驾的车门。

嘀嘀。露尼西亚的通讯响起。

露尼西亚：……

威廉：**姐姐，喜欢我给你的礼物吗？**

露尼西亚：……这里，就是你选择的祭坛？

威廉：**是我们共同选择的祭坛，当年没能完成的遗憾，现在终于可以重启了。**

露尼西亚：……全部的人都会死吗？

威廉：**除了登上诺亚方舟的幸运儿。**

露尼西亚：……

XM556：露尼西亚小姐？

露尼西亚：抱歉，XM556。

露尼西亚握住了对方的手。

XM556：什——

XM556软软地倒在了露尼西亚身上，然后被扔进了车里。

露尼西亚：……

晚安，XM556，别担心，我只是想让你休息几天……

踩着悬浮的步伐，露尼西亚独自走向远方……

露尼西亚对着指挥官露出一个微笑。

露尼西亚：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前，我是露尼西亚。

指挥官：……现在呢？

露尼西亚：……现在。

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拉普拉斯妖侍奉的真正主人。

“遗迹”的钥匙，链接“此世”与“彼世”的枢纽。

类似“神”的存在。

指挥官：……可你有丹德莱的记忆，有M4的记忆……

露尼西亚: 对, 我还有名为露尼西亚·冯·奥贝斯坦的人类女孩的记忆。
也是现在里面最后一台手术的对象。
拦在你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

露尼西亚俏皮地拍了拍手。

咚——

指挥官身后的AR小队应声倒地。

指挥官握紧了手枪。

指挥官: 你打算怎么做?

露尼西亚:我想和你彻底谈一谈。

白区地下.....

露尼西亚带着指挥官走进了一间陈旧的实验室。

清冷的空气和尘埃一起扑来, 这间实验室还未完成修缮, 处于闲置状态。

并没有人形守护在边上, 毕竟对于站在露尼西亚面前的指挥官来说, 什么人形都没有保护的意义
.....

露尼西亚:该从哪里说起呢, 指挥官。

从我还是露尼西亚·冯·奥贝斯坦开始吧。

露尼西亚: 母亲从小就告诉我, 我会改变人类既定的毁灭的命运, 我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这是属于奥贝斯坦家族的.....血脉的荣耀。

指挥官:救世主?

露尼西亚: 父亲不信这些, 总是阻止妈妈对我说这些话。

在父亲眼里, 我只是个爱玩洋娃娃的小孩罢了, 怎么会是操纵人类命运的救世主呢?

指挥官:

露尼西亚: 后来妈妈就带我离开了家, 去到相信这一切的信徒们的聚集地。

在那里, 我成为了“圣女大人”。

露尼西亚示范了人们朝她礼拜的手势。

似乎是某种宗教常用手势的变体。

露尼西亚: 那些信徒相信我能够实现他们的心愿, 为此即便要献祭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

指挥官: 就算你真的可以……可死了还有什么意义?

露尼西亚: 在那里, 人人都说我是救世主, 有着拯救人类的能力。

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退役军人, 向我献祭上了陪伴他多年的忠犬, 然后他相信自己的腿长回来了, 尽管他仍然靠轮椅行动, 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不忘记战争的伤痛。

幼子因为一场高烧离世的女人, 向我献祭上了她自己母亲的生命, 然后抱着幼子最爱的玩偶, 说她的孩子回来了, 正在笑眯眯地向我打招呼……

指挥官: ……

露尼西亚: 我问过母亲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母亲说, 都是为了我。

连她的存在, 也都是为了我。

她说, 唯有献祭上足够的鲜血和生命, 才能够开启新世界的大门。

指挥官: ……

露尼西亚: 但母亲不知道的是, 她理解的“救世主”是一种虔诚的幻想。

而三战的战火却是真实存在的屠刀。

然后她在我面前, 献祭了她自己。

她在每个人的酒里都放入了足以毒死一头大象的剂量的毒药, 然后看着所有信徒喝下去。

确定在场只有我和她还有呼吸后, 她疯狂地大笑, 在我面前喝掉了剩下的酒。

她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三战, 而我会成为“救世主”。

指挥官: ……

露尼西亚: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父亲的到来, 却真正地改变了“我”。

他将这个计划命名为“瓦尔基丽”计划, 计划的主导者则是那时的“威廉”。

指挥官: ……那时的?

露尼西亚: 是的, “威廉”只是一个代号, 我不知道那个人的真名。

那时的“威廉”开始将我打造成为他理解的真正的“救世主”——“遗迹”的钥匙。

他认为只有“遗迹”才能拯救人类, 但是他并不知道“遗迹”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像所有童话故事里人人追逐的“宝藏”, 没有人在意“宝藏”是什么, 但必须要得到它。

指挥官: ……这很可笑。

露尼西亚: 是的, 这很可笑, 但它真实存在。

后来名为“露尼西亚”的小女孩就疯了, 在那一场场实验里彻底疯了。

她也想要得到“宝藏”，但她对“宝藏”唯一的许愿，就是毁灭所有人类。
承载“救世主”命运的小女孩要毁灭这个世界，这就是她梦寐以求的故事。

指挥官：……那现在的“威廉”是谁？

露尼西亚：是小比尔，也是她的亲弟弟，巴拉德·冯·奥贝斯坦。

露尼西亚和当年的小比尔约定了这个计划，不论“露尼西亚”以何种姿态何种灵魂回到人世间，小比尔一定会打开“遗迹”，一定会执行姐姐“毁灭世界”的愿望。

指挥官：……

露尼西亚：露尼西亚和小比尔约定——小比尔会成为露尼西亚的坐标，只要小比尔存在，就会永远提醒露尼西亚自己真正的……最初的愿望。

露尼西亚：小比尔为此非常努力，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而成为了新的“威廉”。

指挥官：那拉普拉斯呢？

露尼西亚：拉普拉斯不喜欢“威廉”这个代号，尽管她在帕拉蒂斯更接近“威廉”的存在。
可以说自从上一代“威廉”死后，小比尔继承了“威廉”的代号，而拉普拉斯继承了“威廉”的实职。
所以小比尔一定要杀死拉普拉斯，一定要真正地，完全地继承“威廉”。

指挥官：……真让人恶心。

露尼西亚不以为意，只是露出微笑的表情看着指挥官。

露尼西亚：是我的讲述不够动人吗？

指挥官：你的讲述很精彩，很伪善，丝毫没有提及他们犯下的罪过。

露尼西亚、威廉、巴拉德、拉普拉斯都是疯子。

他们以自己的欲望和情绪凌驾在所有人类的命运之上。

凭什么他们的爱恨比别人更高贵？

露尼西亚：指挥官，你很愤怒，你不能理解这份情感。

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下了过错，而是因为……这不是你的故事，这不是你的情感，这不涉及你的命运。

指挥官：……不！就算是我……

露尼西亚打断了指挥官的话。

露尼西亚: 请不要着急, 指挥官。

我马上就会开始诉说关于你的……真正的事情。

指挥官: 什么意思?

露尼西亚: ……你觉得安洁为什么甘愿去死?

指挥官: ……你什么意思?

露尼西亚: 你还记得吗……她对你说过——

“到最后, 我们都是真正的战友, 指挥官。”

指挥官: ……我当然记得。

那时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露尼西亚: “指挥官, 你认为, 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是延续过去, 还是维护现在, 或者开辟未来?”

指挥官: 那是和我约定“穆罗梅茨行动”的时候……

但那是远征计划的一部分!

露尼西亚: 不是的哦, 指挥官。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现在由我来告诉你。

这是她进行的最后一场手术的意义, 这是恩布拉跟她诉说的全部真实。

露尼西亚: 因为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世界。

露尼西亚: 你见过纺锤吗?

命运和世界就像纺锤上的一条条线, 它们可以在无数起点, 拥有无数分支, 又最后走向同一个终点。

指挥官: ……

露尼西亚: 恩布拉向她展示了两个世界, 分别是三段存在于“此世”发生过的故事, 以及一段存在于“彼世”的故事, 在那个世界里, 安洁没有会见乌尔利赫, 而是先约见了萨莫辛娜。

于是她没有死在洋房, 而你死在了药厂。

指挥官: ……

露尼西亚: 曾经的战友成为了仇敌, 曾经的叛徒成为了同盟。

而这仅仅是一个“彼世”。

指挥官: ……难道还有更多?

露尼西亚: 是的.....你不是想知道M16真正的任务吗？

那是她和M4的约定。

因为在其中一个“彼世”，M4和M16早就死在了帕拉迪斯基潜艇基地，而你作为雇佣军加入了对抗空袭的最前线，然后死在了法兰克福战场。

指挥官:

露尼西亚: 有一个“彼世”，你早早交出了玛赫莲，先一步抵达洋房，和安洁一起诛杀了格雷和默莉朵。

然后在柏林春风得意之时，你遭遇了最强的涅托，死于统一日。

安洁带着忤逆为你复仇，死在了阿佛那斯。

指挥官:

露尼西亚: 你现在知道那句话的分量了吗？指挥官。

指挥官: “.....到最后，我们都是真正的战友，指挥官。”

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只有安洁.....

露尼西亚: 没错，只有代号“安洁莉娅”的特工，在任何世界，任何选择下。

和你从始至终都是战友，指挥官。

有什么东西渐渐模糊了眼眶。

指挥官: 所以.....我更加要阻止这台手术，阻止“威廉”！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更是为了安洁！为了死在法兰克福和帕拉蒂斯手下的全部人类！

露尼西亚: 那么.....你首先要终结的。

其实是高奈莉娅·舍夫尔小姐的生命。

指挥官:,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露尼西亚: 因为她.....就是下一个“威廉”。

指挥官:,不可能！

她和我是一样的人！

她和我跟安洁一样都是同路人！！

她亲手为格雷报仇雪恨！！！！

她在法兰克福救死扶伤！！！！

指挥官: 你胡说.....你从头到尾都在胡说！！！！

露尼西亚: 那么指挥官, 请打开你的平板, 我为你展示其中一个“彼世”的那一幕。

奈乐:格雷·布莱克薇尔。

你还记得她吗?

奈乐: 当然, 对你来说, 对格里芬的指挥官来说。

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

奈乐: 但对我来说.....

她是我引路的明灯.....

她是我敬仰的前辈.....

而你杀了她.....

奈乐: 每个人都要轮到去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

每个人都要遇到千古不灭的痛苦, 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

每个人都要追随着抗拒过死, 否认过死, 而终于不得不死的人。

指挥官: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露尼西亚: 如果安洁没有死在阿佛那斯.....

你就不会遇见艾尔玛, 不会遇见艾莉安娜, 不会遇见成为恩布拉的RPK16.....

也不会遇见来到你面前的高奈莉娅·舍夫尔小姐。

以利亚: 圣女, 今天是伯恩村的节日, 有你的到来, 真是主的恩赐。

玛赫莲: 不, 我不是主的恩赐,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主”。

夏朵利兹:姐姐来看你了, 莱特。

我会为你报仇.....

我一定会亲手为你报仇.....

艾尔玛: 我才不会跟谁说对不起。

艾尔玛是最可爱的人形。

所以——

艾尔玛要成为最可爱的人类。

阿玛瑞丝: 我已经拿回了大家的东西。
而你.....艾莉安娜.....你已经不再重要。
至少对我而言。

指挥官: 不.....
这不是真的.....
这都是你制造的幻觉和假相.....

露尼西亚: “没有任何人的牺牲会是毫无价值。”
“因为生者, 将会从他们的牺牲中得到更加宝贵的东西。”

指挥官:

露尼西亚: 这是M4对你说的话。
你现在明白真正的含义了吗?

指挥官:

露尼西亚: 你知道最强的涅托出自谁手吗? 其实你已经见过了.....

指挥官: 是尼梅兰?

露尼西亚: 不是哦, 是奈乐小姐改造过后的缇。

指挥官:

露尼西亚: 你认为最强的人形又是谁?

指挥官: AK15。

露尼西亚: 也不是哦, 最强的人形——
是为了杀死艾莉安娜, 而回到拉普拉斯手里的, 经过拉普拉斯改造过后的阿玛瑞丝。

指挥官:

露尼西亚: 而拉普拉斯将帕拉蒂斯交到奈乐小姐手里的时候曾这样说——
比起格雷, 比起威廉, 你更像我。
在真正的天赋与热爱之前.....你才是我最好的学生。

露尼西亚:知识即诅咒。

.....天赋即诅咒。

总有一天, 你会承认.....从我这里得到的, 才是你毕生追求的.....

“海拉”项目的日志密钥是.....

露尼西亚:SFDSEGBWQE1345.....

指挥官:

露尼西亚: 怎么样, 指挥官?

要去杀死奈乐小姐吗?

.....

-74-A-34

.....白区。

这是特工J第一次认真打量位于法兰克福的斯塔西大楼。

他的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领到的文件。

得到消息的时候脑子里嗡嗡的。

尽管知道这类事情很寻常, 但结果还是令他不知所措。

他忍不住将档案从文件袋里翻出来。

J: 凯恩·施瓦本因公殉职.....

为什么.....

J: 比莱特的文件厚了几页, 也许这就是正式员工的待遇?

这份悲伤, 他甚至不知道该跟谁分享。

也不知道该摆出何种表情, 毕竟.....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滴滴.....

是指挥官的通讯。

J:指挥官?

指挥官:J, 你现在在哪里?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

J:什么事?

指挥官: 联络阿玛瑞丝.....找到奈乐的位置.....

.....

呼呼呼——

愤怒的子弹汹涌袭来，奈乐感觉自己身后已经用子弹壳铺就了一条轨迹。

奈乐：阿玛瑞丝！他们人太多了！

阿玛瑞丝：我长眼睛了！

奈乐：能看出来是哪边的人吗？

阿玛瑞丝：……

带着奈乐在狭窄逼仄的小巷中狂奔，同时还需要阻断追凶前进的脚步，阿玛瑞丝的子弹很快见了底。

阿玛瑞丝：我们进前面这栋大楼！

它的内部有和其他楼的连通楼道，我们利用地形想办法甩掉他们！

奈乐：……好。

阿玛瑞丝让奈乐先进去，自己在后面断后。

掂量了下仅剩的几个弹匣，阿玛瑞丝眉头紧皱着冲进了大楼。

……咚咚咚！

两人急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内回响。

阿玛瑞丝：奈乐，这边！

奈乐：……我……我第一次感觉到……体能的重要性……

阿玛瑞丝：我听说骨科大夫的身体素质很好。

奈乐：毕竟……骨科大夫都是一群木匠……

心电图异常，请会诊……

阿玛瑞丝：不要讲这种骨科冷笑话！

奈乐：行……我……我回头一定加强锻炼……

阿玛瑞丝：你走在我后面。

奈乐：……好……好的……

追在身后的脚步声还很遥远，阿玛瑞丝警戒地护着奈乐前行。

哒、哒、哒。前方传来了下楼的脚步声。

阿玛瑞丝: 有人来了！

奈乐:

阿玛瑞丝抬起了枪, 瞄准脚步声的方向。
下完最后一级台阶, 来者出现在了她们面前。

奈乐: J! ? 你怎么在这里！

阿玛瑞丝:

J站在不远处, 因为逆光, 看不清他的表情。

奈乐: 你怎么不说话？

奈乐朝着J走了两步。
阿玛瑞丝立刻紧紧抓住了她。

阿玛瑞丝: 别去。

奈乐: 为什么？

阿玛瑞丝:

J: 因为追杀你的人里面就有斯塔西。
当然, 还有别人。
毕竟你在市政厅前面的一席话.....让无数人的资金心血全部打了水漂。

奈乐:

J: 格雷的清白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
她早就死了, 而你还活着.....

奈乐:这是我的人生信仰。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相信的东西都不能贯彻到底,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J: 为什么？奈乐.....
你出身良好, 天赋卓越, 人生前途无量.....
就因为这一下.....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包括自己的性命！

奈乐:从出生开始, 人就一定会死！
区别只是怎么死而已！
我们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只能选择自己的死亡！

J:

追在后面的脚步声不断逼近，而奈乐的眼睛依然明亮，不曾有过半点畏惧的阴霾。

这让J想起了那场大火，几乎吞没整栋大楼的熊熊烈火。

他站在楼前因为愧疚、痛苦、悲愤而恸哭到呕吐。

当他回头的那一刻，奈乐的眼睛就和现在一样明亮。

当时他只以为这是火光的映照，现在他才明白，奈乐一直用这双明亮的眼睛看着世界。

咔嚓。J打开手枪的保险。

J: 阿玛瑞丝，你站在哪边？

阿玛瑞丝: 我站在身上有光的人这边。

J:

阿玛瑞丝: 没办法，我的底层设定就是这样，月亮的光来自反射，我天生就喜欢身上有光的东西。

阿玛瑞丝挡在奈乐前面。

追兵已经悉数到场，从外面的动静来看，整栋大楼和所有出入口都被包围了。

J: 这次他们带来的人真的很多。也不知道是哪个部的。

阿玛瑞丝: 恰好是我这样的战术人形的主场。

J: 你为战争而生，保护平民不在你的技能列表里。

阿玛瑞丝:你对我的了解太浅了。

现在是时候给你展现一下我的技术.....

呼——

呼呼呼——

一阵枪声响起。

阿玛瑞丝护着奈乐，立刻还击。

但在这没有遮挡的楼道间，想要护住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比登天还难。

阿玛瑞丝: 奈乐！躲在我身后！

奈乐: 可是后面也.....

不知为何，在喧嚣的枪声中，奈乐清晰地听见了从身后传来的那一声枪响。

像几年前按下大学录取通知查询的那一声鼠标的咔哒声，像第一次抢救成功病危患者听见的心电图恢复声，像对着拉普拉斯扣下扳机的那一声枪响……

奈乐闭上了双眼，等待命运裁决敲下法槌的瞬间——

……嘭！

奈乐感觉身体被猛地按倒在地。

J: ……你真是一个喜欢找死的人……

奈乐: J? !

J扑在奈乐身上，避开了那一发子弹。

奈乐: ……你为什么……

你不也是斯塔西？

阿玛瑞丝: 别聊天了！赶紧起来躲进房间里！

J: 走！

奈乐: 好！

J一把拽起奈乐，在阿玛瑞丝的掩护下，跌跌撞撞冲进了拐角的房间。

……

两人一人形不停地转移自己的位置。

阿玛瑞丝: ……奈乐，等我们逃脱成功，你一定要离J远一点。

他肯定会被斯塔西爆头。

J: 阿玛瑞丝，你对我意见很大？

阿玛瑞丝: ……对啊，我从不遮掩这一点。

反正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我又不回斯塔西。

J: 啊……我受伤了……

腿……我的大腿啊！

奈乐: 是刚刚被枪击中了吗？

伤在哪，我帮你看看……

阿玛瑞丝: ……对，给她看，再不看就自己愈合了！

J:

阿玛瑞丝: 奈乐你别听他瞎说, 根本没受伤好吧!

奈乐:

J: 奈乐.....我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朋友.....没了.....

奈乐:我可以勉为其难做你朋友.....

J: 我搞砸了任务.....我的工作也要没了.....

奈乐:工作不能走后门, 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但看你的样子.....实在不行.....我养你.....

J: 完了, 万千少女的梦想终于倒下了.....以后再也不能请美女喝咖啡了.....

奈乐:

阿玛瑞丝: 要不然我直接毙了他得了。

嘀嘀。奈乐的通讯响起。

奈乐:外祖父?

弗伊格特: **在闯祸这方面, 你真是比你妈还厉害。**

奈乐:

弗伊格特: **你为什么.....**

不, 直接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奈乐: 没有人指使我做什么,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做的。

弗伊格特: **.....**

奈乐: 这全然是出于我自己的理念。

奈乐听见通讯的另一端传来一声叹气。

弗伊格特: **你的妈妈为了家庭和我决裂。**

现在, 你为了理念和我决裂。

奈乐: 对不起, 外祖父, 给你惹麻烦了。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 我早就和你断绝关系了。

弗伊格特:混账东西！我这么说别人这么信吗？

弗伊格特: 算了，我会为你做最后一件事。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

外祖父挂断了通讯。

奈乐:

对了，我还没有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也是接到斯塔西的任务吗？

J:其实是指挥官给我通讯，让我来保护你。

斯塔西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所以没有把这个任务给我.....

奈乐:那你怎么办？

J: 回去写个检讨，然后准备离职。

阿玛瑞丝: 然后等着被灭口。

J:

滴滴.....通讯响起。

奈乐: 不是我的。

J:哦，这次是我的。

J缓慢地打开斯塔西的通讯频道。

Q:首先恭喜你。

J: 饭碗没了？

Q:告诉高奈莉娅·舍夫尔小姐。

她的性命暂时保住了。

J: 啊？

Q: 让她一个人出大楼。

你和阿玛瑞丝等她走后再自己离开。

J:我怎么知道你不是把她骗出去？

Q: 你的智商不足以配合我的手段。

J:

Q: 斯塔西已经全部撤离, 现在在楼外的是法兰克福警察。

相信我, 现在对奈乐小姐最安全的地方——是普朗根海姆女子监狱。

J:

滴——通讯被挂断。

滴滴滴滴——

交通秩序依然恢复, 警车停在大楼前, 似乎只有倒塌一半的大楼还残存着法兰克福被空袭过的证据。

警员: 你是高奈莉娅·舍夫尔女士吗?

奈乐: 我是。

警员: 好的, 高奈莉娅女士, 你非法进入太平间盗走格雷·布莱克薇尔的尸体并用于未经审核的实验。

你违反了科研伦理和法规, 我现在以扰乱死者安宁罪、盗窃罪、非法进入罪等逮捕你。
请跟我走吧。

奈乐: 我知道了。

警员: 感谢你的配合, 如果你需要律师, 可以稍后联系。

奈乐: 好的。

.....

-74-A-36

.....

露尼西亚: 怎么样, 指挥官?

要去杀死奈乐小姐吗?

指挥官:我拒绝。

露尼西亚: 为什么呢?

你不相信她的能力?

指挥官:不是。

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

我相信她.....在某个“彼世”，会接受“威廉”这个代号。

会成为通往遗迹的刽子手。

指挥官: 但我更清楚.....不会是“此世”。

在这个世界上, 奈乐放下了枪。

她的双手, 是医者仁心的双手。

而不是充满罪恶的双手。

露尼西亚: 恭喜你, 指挥官, 选择正确。

因为此世的高奈莉娅·舍夫尔小姐, 已经得知了格雷女士的真正死因。

她之所以向你和安洁复仇, 是因为她以为灰夫人死在了你的手里。

露尼西亚: 因为你在洋房, 救下了安洁。

而赫柏将格雷的人类残肢送给了她。

指挥官:

那你呢?

露尼西亚: 我?

指挥官: 现在的你.....已经充盈着罪恶.....六百万人的鲜血成为你的祭坛.....

露尼西亚: 你知道法兰克福大教堂吗?

指挥官: 什么?

露尼西亚: 它的历史非常悠远, 1365年成为罗马帝国选举皇帝的正式场所, 1562年到1792年间有10个皇帝在里面加冕。

里面还陈列有加冕典礼时的华丽衣袍, 如果登上高高的尖顶钟楼可以俯瞰全城美景。

露尼西亚: 历经三次世界大战, 只有这座塔楼奇迹般得以幸存。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指挥官:

露尼西亚: 这就是“加冕风暴”这个名字的来源。

指挥官:所以你必须死。

露尼西亚: 你想要杀死我?

指挥官: 是的, 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露尼西亚露出笑容, 好像这是她今天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露尼西亚: 你觉得自己做得到吗?

指挥官:我必须做到。

我必须在这里杀死你, 然后终结掉“威廉”这个代号。

露尼西亚: 噢。

M4, 你听见了吗?

指挥官:

露尼西亚: 好吧, 这场赌局。

是M4赢了。

指挥官:什么意思?

露尼西亚: 我不只是露尼西亚, 也不只是M4。

也是伊莱莎, 也是丹德莱, 也是别的什么。

.....总而言之, 你不会是我唯一挂在心上的人, 小比尔也不是, 奈乐小姐也不是。

指挥官:

露尼西亚: 我们在彼此打赌。

下过五子棋吗?

指挥官:下过。

露尼西亚: 五子棋连成线就终点, 先连成线的那位就会赢得赌注。

从而获得命运纺锤的一端, 汇聚全部的丝线。

指挥官:

露尼西亚: 她们也曾有过即将成功的时刻.....

可惜奈乐小姐在即将打开遗迹的时候.....

她无法接受染满鲜血的自己的双手.....

无比接近露尼西亚想要的那个世界, 结束在了奈乐小姐对自己的痛恨里。

指挥官:

露尼西亚: 钥匙死于何世, 何世就是唯一的真实。

恭喜你, 也恭喜我, 终于得到了一个结局。

指挥官: 然后呢?

露尼西亚: 然后其他所有的丝线都会变成不存在的幻想.....

可以说是梦, 也可以说是虚无。

反正存在的本身就是虚无。

指挥官:

露尼西亚: 锚点即为棋子。

M4是锚点, 丹德莱是锚点, 艾尔玛是锚点, 恩布拉是锚点, 现在轮到我来完成最后的一个锚点。

指挥官:

露尼西亚: 艾尔玛不是交给你两枚钥匙吗?

一枚终结了恩布拉, 另一枚请交给我吧。

指挥官:

露尼西亚: 如何让这个世界成为唯一的真实?

那就是我在这里死去。

降生之时, 亦是死亡之时, 亦是此世成为唯一真实之时。

指挥官: 所以.....你不是为了阻拦我.....不是为了让我选择.....

露尼西亚: 我怎么会让你背负这样的选择呢.....指挥官。

指挥官抬起头, 认真地打量眼前的露尼西亚。她给了自己太多的意外.....也给了自己太多的答案。

指挥官: 所以现在.....你是M4。

是16一直在寻找的.....M4。

是.....说着你会回来的M4。

露尼西亚: 是的.....是回来结束这一切的.....

M4。

-74-A-38

天色已明。

“你”跟着“露尼西亚”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法兰克福地面。

指挥官：……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是你……M4。

露尼西亚：……其实我面临过很多次这种时刻……

但没有一次比现在更令我觉得宽慰，更令我觉得幸福和圆满。

指挥官：……

露尼西亚：因为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指挥官，你应该浑身洒满阳光，在某个春天回到莫斯科。

那里有百合花一样的少男少女。

也有百合花一样的你。

指挥官：……

露尼西亚：告别的时候到了……

露尼西亚：指挥官……愿意最后陪我一程吗？

指挥官：……好。

露尼西亚：指挥官，请允许我任性一次……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指挥官：我不认为这是告别。

M4，这是我们一起……奔赴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所有关于我们的战友指挥官的故事。

在无数个命运的拐角点，指挥官本可以成为——

一位优秀的战士。

一位温柔的前辈。

一位冲动的教官。

一位快乐的孩子。

但指挥官从不肯把时间留给自己，总是留给别人。

这一生那么长又那么短，指挥官只来得及成为一名勇敢的人。

【卷积核 END】

下面播报一条最新消息。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今天早些时候，名为“丹德莱”的未经登记审查的非法人形挟持了本次法兰克福战役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指挥官，驾驶一辆军用坦克，试图冲击白区制造恐怖袭击。

交通监控显示，车辆在冲进白区时出现混乱，据推测是指挥官与该人形发生激烈战斗，导致坦克失去控制，撞击隔离墙，继而发生剧烈爆炸。

车内发现了大量人形素体碎片，经核查，确认属于丹德莱，指挥官下落不明。

有关部门第一时间控制现场，排除二次爆炸危险。

为了表彰指挥官在与非法人形作斗争、保护法兰克福而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特向指挥官追授金星奖章。

国防部发言人称，“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此消息，法兰克福永远不会忘记指挥官的英勇事迹，我们将永远深切怀念这位指挥官同志。”

另外，今天的授勋仪式上，另一名未经登记审查、右眼戴黑色眼罩的非法人形徒手袭击了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巴拉德·冯·奥贝斯坦，造成对方左臂断裂，伤者已紧急送往医院。

人形安全问题迫在眉睫，罗联成立后必须尽快将所有人形纳入监管。

……斯塔西特殊通讯频道。

Q: 以上，就是本次服务器事件的调查报告。

罗密: 你做得很好。

迁移服务器和重新规划地下分区的事情，就交给霍夫曼了。

费恩·霍夫曼: 收到，部长。

不，现在应该称呼您为蕾芬斯塔尔将军了。

罗密: 我的承诺已经实现，现在的斯塔西恢复了过去的荣光。

Q: ……看来，我总算可以休息一阵子了。

……

奈乐: 克鲁格先生，感谢您的保释。

不过现在我们是要去哪？见指挥官吗？

克鲁格: 送你去开始新的生活。

奈乐: 可是……我前几天还给指挥官写了信……也不知道收到没有……

克鲁格: 没关系，我会替你转交。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指挥官的心愿。

奈乐: ……谢谢。

克鲁格不再说话。

奈乐只好看着市区的风景在窗外飞逝，猜测着目的地在哪里。

驶出一段时间后，克鲁格将车停靠在荒僻的街边。

车还没停稳，J已经快步走来，他的身后站着米娅和阿玛瑞丝。

J: 奈乐！

奈乐: J……

J: 以后别叫我J了。

我的真名是凯文·哈特曼。

克鲁格: 奈乐不用下车。

奈乐:

克鲁格解开了安全带, 然后下车打开储物箱, 奈乐看见里面有一张通向白区的绿卡, 一枚金星勋章和两份档案文件。

克鲁格将文件递给凯文·哈特曼, 勋章和绿卡则拿在手里。

克鲁格: 这是你们的新身份, 里面有所有你们需要的身份证明文件。

凯文·哈特曼:我知道了。

克鲁格: 奈乐, 凯文。你们要忘记之前的身份, 最好把过去经历的一切都忘掉。然后远离争议, 远离是非之地, 以新的身份待在新的城市。

奈乐:

凯文·哈特曼: 嗯, 我知道, 我会教奈乐如何适应新身份的。

克鲁格: 好好活着, 替指挥官享受平凡的生活。这就是对你们的期望。

凯文·哈特曼:

凯文郑重地接过了车钥匙, 奈乐隐约察觉到了什么。她盯着克鲁格没有说话。

克鲁格: 绿卡是给格琳娜的, 这也是指挥官的愿望。

奈乐:

那勋章呢? 勋章的主人去哪了?

克鲁格: 这枚金星勋章, 会永远等待它的主人。而我, 会等着徽章的主人回到格里芬。

救世主的光环是万千颗粒的愁苦。

在这里, 我的泪水够不到你。

往日的招手只留下那默默傲世的一别.....

【少女前线 END】

-74-EXT-01

指挥官请注意仔细阅读以下介绍, 这有助于你更好的获取积分。

本次战役中, 我方梯队 in 消灭2/3/5个敌人后可获得晋升。

首次晋升后可获得战斗增益, 并且每个回合结束时额外获得2000积分。

二次晋升后可获得额外行动力，并且每个回合结束时额外获得4000积分。

三次晋升后可获得仅限一次的跃迁技能，跳跃到2格内的无人点上，并且每个回合结束时额外获得6000积分。

注意:晋升后的梯队若撤退，即使重新部署也需要从头开始晋升。

在第1/3/5回合开始时BOSS会出现在战场上，战胜后可获得战场效果。

从第2回合起，每回合会刷出3个数据补丁，拾取后可补充梯队的弹药口粮和载具能量并获得20000积分，数据补丁只会刷在初始蓝色的非指挥部非机场点上，且不会刷在已经刷出过的位置。

地图上的自动传送点每个回合会变化方向，请注意梯队调度。

地图上的敌人只会刷新在隐藏点上，并且第5回合起刷出的敌人会大幅强化，请注意梯队调度

最后是关于本次战役的积分计算，本次战役去除了占领普通路径点的积分计算。

积分增加仅有:被击杀敌人效能的10%、占领指挥部每个9000点、机场每个5000点、重型机场每个6000点。

拾取数据补丁可获得20000点，晋升后的梯队每回合可获得2000/4000/6000点，其余积分扣减计算与往期相同。

-74-EXT-2-1

本次战役中，击杀部分敌人后可获得准入权限，准入权限足够后即可入侵更深层心智。此外，困难和噩梦难度下，惊动强敌将会累积警戒值。

Tip:长按敌人可以查看警戒、巡逻以及支援范围、敌人配置等信息。

-74-EXT-2-2

获得一部分准入权限，目前准入权限仍不足，请继续探索。

-74-EXT-2-3

已获得完整准入权限，现在可以进入更深层的心智区域了。

-74-EXT-2-4

警告！触发了强敌的警戒探测，再次触发将使战役判定失败。

-74-S-1

■档案■ NUSSRA264738729645126解码中.....

2064年11月14日

“虎鲸，虎鲸！阿列克谢，醒醒！”

半夜我睡得正香，忽然被“罗马”叫醒，他说新任务来了，“黎明将要到来”。

我跟着他来到了秘密基地，很快这里挤满了人。

我看到队长“牙医”和他的上级低声说着什么，大屏上是一幅巨大的地图。

我完全明白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一年前我进入KCCO的时候，就在等待这一刻，没想到它就这么毫无准备地降临了。

中午，我和“罗马”、“熊牙”、“作家”乔装成平民，开着一辆最普通的车子，慢慢混进莫斯科。

街道上很平静，当然也很冷，我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五，这个点上班族还在公司里吹空调。

我爸应该在店里烤披萨，说实在的，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安全，但是我什么都不能说。

好在我的战友们是一群可靠又正义的家伙，这次我们也不会主动对平民动手。

路过高尔基公园的时候，我们被巡逻的警察拦下了，又一次。

“罗马”佯装不爽亮出证件，抱怨了两句，警察倒是没有起疑，说他们也是例行公事。

按照计划，我们来到42号地堡附近的一处安全屋，并用密语向“牙医”汇报。

得到新指示之后，我们度过了一个无聊的下午。

在窗口观察的时候，我发现街道斜对面是爱丽丝糖果店，一个家长拿着刚买的棉花糖逗孩子。

小时候有个混蛋抢了我妹妹的爱丽丝棉花糖，我把那个混蛋狠狠揍了一顿。妹妹分给我一半棉花糖，甜甜的很好吃。

现在那个混蛋成了我妹妹的男朋友，该死的，下次我要再揍这混蛋一顿。

总之，我还是打消了下楼买棉花糖的念头——如果我不想被这几个家伙嘲笑到下个星期五的话。

我只好打一局游戏，二十分钟后，0/8.....算了。

我又打开一部爱情电影，进度条走了四分之一，我甚至不记得谁是男主角。

我又想到了棉花糖，等罗联成立，泛欧联盟那些廉价的糖果冲进来，这家店很快就会倒闭吧，所有

糖厂都要完蛋了。

新苏联也会完蛋，罗联那些人和他们身后的那些集团将她肢解、吃干抹净，还要故作绅士地擦擦嘴角，说那是人民的选择，是时代的进步。

我呸！

我们绝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74-S-2

■档案■ NUSSRA276890543256754解码中.....

2064年11月15日

今天我累得要死，从凌晨到凌晨，总算完成了任务。

这是我做过最疯狂、最大胆的任务，好像有一个冷静的我飘在后脑勺发号施令，一个接一个指令，直到我干完。

当我们堵住那个虚伪的老家伙时，他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恳求我们饶了他。

原来克扣我们物资，对着将军呵斥的大人物，不过是个满脸褶子贪生怕死的胖老头，真好笑，过去我们怎么会受这种人磋磨？

说真的，我没办法回想那些恶心的食物，一洗就破的衣服，质量稀烂的靴子.....

“熊牙”咬牙切齿，差点一枪崩了他，我和“罗马”赶紧拉住了“熊牙”，还没问清楚另外几位大人物的下落呢！

拿到情报后，“作家”在尸体旁边丢了一个泛着蓝色幽光的新武器。

我喜欢这个新武器，虽然它产自民主德国。

将军大人总是有办法搞到各种物资和武器，才让我们没有沦落成中世纪的农奴。

将军大人说得对，明明这些人需要靠暴力维系自己的权力，却把维系暴力的我们当作累赘和消耗品。

从2051年开始，将军大人一退再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现在我的同胞们仍在正面冲杀，外面还有零星的枪炮声。

“牙医”告诉我们，大部队已经成功包围了克里姆林宫，我们抓住了一些重要人物，不过将军告诫所有人还没到高兴的时候。

好吧，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执行任务，的确没到开香槟的时候。

“作家”受伤了，也就是说明天我们小队只有三个人，如果不是还有其它小队和我们共同行动，我真的没信心干完这活儿，斯拉夫超人也不行。

现在我要抓紧时间睡觉，恢复体力。

-74-S-3

■档案■ NUSSRA213527590867546解码中.....

2064年11月16日

街道上有人游行示威，抗议战争，呼吁团结、和平。

嘖，如果喊两声就能和平，哪里来的三次世界大战？

我从激动的人群里溜走，和我的队友继续前往下一处地点。

中午，“牙医”来了，送来一些补给，又带走了倒霉的“作家”。

“牙医”说今天下午的行动有变，将军大人要和那些人谈一谈，我们的新任务是守好这处临时据点，击毙所有从地堡出口逃出来的人。

如果说早上的任务像连着踢了100场足球赛，现在的任务就像围在火炉边打万智牌，简直是一种奖赏。

那群软蛋早被吓破了胆，莫斯科街上都是我们的人，他们才不敢从地堡里冒头呢。

在等待打地鼠的时候，我忍不住思考起将军大人会对这些人说什么。

要求第一排辞职？要求当局承诺永远不加入罗联？要求我们这一派的人掌权？

好吧，如果是我，我就会说这些，只要新苏联不加入罗联，无论谁上去，总归肉烂在锅里。

可加入罗联之后，哈，我已经看到他们被人卖了还高兴数钱的画面了。

罗联总说要团结，要团结，团结起来的大政府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吗？真是太可笑了。

这个世界有三位数的民族，十位数的人类，在生死存亡的困境面前，每个族群一定会优先保全己方，这是天性，所以人类永远不可能真正团结。

真正团结的只有金钱。

那些集团团结在一起，高高兴兴打通所有贸易壁垒，政府的权力再也无法束缚他们，他们肆无忌惮垄断全球市场，成为整个地球的上帝。

等他们登上神位，就会继续把凡人划成三六九等，分成各种各样的身份，挑动他们彼此对立、谩骂甚至是仇恨，就像他们曾经做的那样。

这样，再也没有人会注意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未来某一天，新苏联人说着别国的语言，用着别国的文字，讲着别国的历史，那时，新苏联就彻底死掉了。

罗联打着为人民好的旗号，却要挖掉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基。

可悲的是，很多人只在意眼前的面包，认为罗联成立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根本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74-S-4

■档案■ NUSSRA234214676543274解码中.....

2064年11月17日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被北边和西南边的枪炮声吵醒了，有一发炮弹落在2公里外，打塌了一栋楼。

很多平民跑到街上，他们吓坏了，似乎打算离开莫斯科。

“罗马”让我们继续休息，到点再换岗，我又躺回去睡了一会儿。

睡得不太踏实，我好像梦到了将军在克里姆林宫里讲话？反正醒来就忘了。

等太阳升起，一列装甲车从西边开过来，插着我们的旗帜，枪炮声也暂时停息下来。

从瞄准镜里看到这些兄弟部队，我心里默默问了声好。

电台里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将军的讲话，告诉大家我们在拯救这个国家，平民最好留在家中，不要外出添乱，否则后果自负。

当然，原文很含蓄，但实际上就这个意思。

别的电台也在播其它的讲话，比如莫斯科当局告诉大家不要外出，保护自己，又喊话我们赶快投降，迷途知返之类的。

我注意到有几扇窗户后面，还有人举着镜头拍摄，我敢说这些视频照片很快就会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智能信息化时代就是这点不好，保密难度大大提高了。

不知道我的妹妹是不是也在家偷拍着街上的士兵，然后被我妈挥着汤勺赶到地下室去，希望他们别冲动，好好待在家里。

等任务结束之后，或许我可以申请休个假，回家待几天，我想念那帮一起打牌的兄弟了。

“牙医”那边没有新的命令，我们只好继续守着，到了中午，“罗马”发现了一个从地堡出口逃出来的年轻人。

“罗马”枪法超准，那个年轻人应该没遭到太多痛苦，但相应的，我们的位置也暴露了。

收拾好东西，我们立刻换了个新地方。

但直到太阳落山，地堡里都没有人再出来。

地堡像一个厚厚的乌龟壳，我们正面进攻肯定打不进去，这些惜命的高价值目标也不肯出来，除了动用钻地导弹，我想不出该怎么解决。

到了晚上，枪炮声重新变得密集，“牙医”终于发来了新任务，要我们去城北进行支援，其他人会来这里看守。

我还以为会让我们继续执行秘密任务，没想到居然让我们去支援一线的战斗，难道……

不管怎么说，命令就是命令，我还是收拾好了东西。

“罗马”问南边怎么办？“牙医”说南边的部队只是装装样子，不用在意，大家心领神会地大笑。

在等待出发之前，我抓紧时间写下今天的日记。

“熊牙”笑我比“作家”更像作家，正经人谁写日记？我笑骂回去，继续写。

我喜欢笔尖在纸面上滑过的美妙触感，但此刻我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难过。

在黄区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开枪从不犹豫，因为我知道谁是敌人，我要消灭敌人。

可现在，我和城北的那些同胞，我们是敌人吗？

不是，我们只是站在了不同的阵营里，大家同样热爱祖国，可他们没有遇到将军大人这样的长官，而是遇到了一群虚伪的骗子。

-74-S-5

■档案■ NUSSRA276483759065746解码中……

2064年11月18日

“熊牙”死了，我们没办法带走他。

黄昏时候，我们贴着建筑边缘向西南撤退，一路躲避无人机的视线，但过桥的时候没有遮挡，“熊牙”还是被突袭上来的无人机炸死了。

本来他可以躲开的，但白天的作战消耗了我们太多体力，“熊牙”的反应变慢了。

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快跑”。

我遇到过很多次突然的离别，这一次我甚至没时间悲伤，因为集合点设在城西，离我们还有5公里，必须赶在天黑之前到达。

我带走了“熊牙”的臂章，“罗马”一直痛骂该死的短视的政客。

“熊牙”的老婆还在伏尔加格勒等着他，他的孩子才3岁，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家人。

赶到集合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冬天很冷，但相比于旷野，市区里的风要小得多，道路也很平整，如果没有死神提着镰刀时时割你的脑袋，其实赶路体验还不错。

集合点有不少人，都是熟面孔，也有很多人没有出现。

“作家”打着绷带，样子有点滑稽，气色比前两天好一些。

看到我手里染血的臂章，“作家”问我“熊牙”死得痛苦吗？我耸耸肩，想说点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我和“罗马”去弄了点吃的，谢天谢地居然有热的红菜汤。

吃饭的时候，“罗马”的眼泪掉进他的汤碗里，说实在的一脸络腮胡肌肉爆炸的壮汉这么哭有点娘唧唧，但所有人都装作没看见。

我低头又拿了一块面包，狠狠蘸进汤里。

晚上开会，“牙医”告诉我们，局势不太妙。

现在将军大人正在和克里姆林宫进行最后一次谈判，那些政客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还欺骗其它战士来和我们战斗。

城南的部队见形势不妙，从佯攻变成了实攻，我们压力顿时变大了。

大家痛骂墙头草，“牙医”很快制止了我们无用的抱怨，开始分析战场局势，以及我们如何应对。

显而易见，一旦谈判失败，今夜的战斗会变成一场惨烈的绞肉战。

地图上看，我们仍占据少许优势，但如果不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利，我们将无法应对其它地区源源不断的军队。

“牙医”说将军让所有人做出选择，现在退出，将军会发一笔钱，并把退出的人送到黄区。

我明白将军爱护自己的士兵，但这种选择毫无意义。

果然，没有人退缩，能坚持到今天的，都是忠诚而勇敢的战士，我很自豪成为其中之一。

这是拯救祖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要么让新苏联重生，要么为新苏联殉葬。

-74-S-6

■档案■ NUSSRA245324578906541解码中.....

2064年11月19日

天空中洒下来很多纸页，是劝降书。

那些人将我们定义为“被卡特蛊惑的爱国军人”，称只要我们投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原地退役，交出所有武器之后，以平民身份离开。

我拿这玩意儿擦了擦靴子上的红色冰渣，挺好用。

冬天真冷，我想念爸爸烤的牛肉披萨了。

真可笑，平民身份？在罗联的统治下做一个乖顺的平民吗？

抛弃我们的祖国，抛弃我们的文化，像养鸡场里的鸡一样只关心吃饭睡觉？

从加入KCCO的第一天起，我就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平民那种生活了。

因为从那一天起，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但我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死。

到了后半夜，又一支大军压过来，我的枪烫得能煎牛排，所以我只好拿走了“罗马”的枪。

“罗马”就躺在我旁边，他的臂章在我的内侧口袋里。

“熊牙”和“罗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一起面对过无数危险，在黄区的废墟、繁华的城市，我们把后背交给彼此，完成一次次任务。

现在他们都死了，“罗马”被打得像个烂西瓜，我拿着他的枪苟延残喘。

也不记得交火了多久，反正天亮时分，“牙医”终于下令撤退。

我心里一沉，问他，将军呢？

“牙医”说他也不清楚更详细的情况，只命令所有活着的人必须撤离。

我们撤到了莫斯科郊外，车里还有三个带伤的兄弟。

我终于想起来问“作家”的下落，然后“牙医”从口袋里摸出了“作家”的臂章。

“牙医”说据点被轰成了废墟，那些人根本不在乎误伤周围的平民。

后排的兄弟追问我们到底输在了哪里？明明我们一度占据优势。

“牙医”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他，我们输了，它就是那样发生了。

是的，它就是那样发生了，我们没能拯救自己的祖国。

莫斯科在后视镜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的灵魂里飞走了。

这次任务从始至终，我没有和家人联系过，他们毫不知情，也许这样他们受到的牵连会小一点。

我希望爸爸能大骂我一顿，然后公开宣称与我断绝关系。

但我不希望他这么做。

我好累……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场恶战。

而我可耻地活了下来。

我应该死在战场上的……

-74-S-7

■档案■ NUSSRA212489231245673解码中.....

2064年11月19日

我们撤退到克林齐附近的时候，天上下起大雪。

我打开最后一罐牛肉罐头，冰冷的肉块上裹着白色的油花。

这是“罗马”留下的遗产，我吃下一大口牛肉，好像吞了一块石头，沉沉地坠到肚子里。

我们分着吃掉了罐头，有点咸，车里还有一些水，但大家喝得很克制，并匀了一瓶送给后面车辆上的战友。

一个伤员发烧了，我们给他打了一针抗生素，希望他能撑过去。

我清点了一下医药箱和剩余的食水，告诉“牙医”我们得想办法搞点补给。

“牙医”笑了笑，说等到了黄区，凭我们的力量，物资不是问题。

我问他，以后我们要沦落成流寇了？

“牙医”一下子沉了脸，继续向前开，车灯前雪花纷乱，谁也没有说话了。

.....

过了克林齐，上级联系“牙医”，告诉我们大部队正在向边境撤退，但莫斯科追得很紧，问我们能否承担掩护撤退的任务。

上级的声音有显而易见的愧疚，“牙医”没有一口答应，问将军在哪儿，上级沉默了一会儿，说将军死了。

我当时头脑嗡得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牙医”追问怎么回事，上级说指挥中心被攻破时，将军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将军怎么能这么窝囊地去死？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们？

通讯里好像还说了什么“失败”“遗迹”，但我当时太激动了，只顾着破口大骂，后排有人哭出声，我吼了他闭嘴？虽然我自己脸上也有泪水。

直到我写下这篇日记的时候，我依然没办法回过神来。

将军就像我们心中的那株松树，或者旗帜，屹立在那里。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将军的情景，他站在主讲台上，告诉我们何为国家，何为文明，我们KCCO为什么而战。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牙医”把伤员换到后面那辆车上，让他们去边境找大部队汇合。

我将最后两支抗生素交给他们，那个发烧的兄弟这会儿满脸通红，昏迷不醒，希望他能及时得到救治。

然后我们挥手告别，开往相反的方向。

我贪婪地看着窗外的房子、树、田地、工厂……多美啊。

这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土地。

图像扫描完毕。

“虎鲸”、“阿列克谢”、“KCCO”、“莫斯科”、“妹妹”、“爸爸”、“披萨”……

精确匹配检索中……

无搜索结果，请检查关键词或信息检索权限。

模糊匹配检索中……

信息筛选中……

秘密信息，未公开。

新苏联国防部，2060年3月22日，国防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由涅科夫向陆军某旅高级准尉阿列克谢·彼得罗夫同志授予勇气勋章。

新苏联国防部，2061年7月4日，国防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由涅科夫向KCCO某旅少尉阿列克谢·彼得罗夫同志授予勇气勋章。

新苏联国防部，2063年11月26日，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由涅科夫向KCCO某旅中尉阿列克谢·彼得罗夫同志授予新苏联英雄称号。

信息上传至蜂针系统，loading……

归档完毕。